

時代
創作

水

滸

中

傳

下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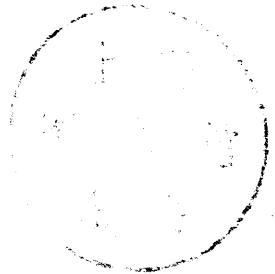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3 2772B

時代創作

水滸中傳 下冊

姜鴻飛 著



水滸中傳回目 下冊

第十六回 一丈青活擒李將軍 吳學究義釋張公子

第十七回 辦真偽輕騎認扈娘 惜將才厚禮聘周侗

第十八回 周侗計擒盧俊義 宋江跪迎宿太尉

第十九回 梁山泊全夥受招安 登雲州三雄擒刺客

第二十回 宋公明奉旨征猿臂 沒羽虎飛石打麗卿

第二十一回 連環計巧取猿臂寨 雙詐降智殺哈蘭生

第二十二回 道君恩赦祝永清 花榮箭服陳麗卿

第二十三回 破檀州遼帥殞命 戰玉田宋將亡身

第廿四回

射箭書龐義獻名城

掘地道凌振轟霸州

第廿五回

得奇北方臘佔浙江

燒戰船李俊上金山

第廿六回

斬虎將賊和尚施威

捉方貌入雲龍作法

第廿七回

跳高城扈三娘歸神

擒反寇韓世忠讓功

第廿八回

烏龍嶺追虎斷左臂

六和塔尋幽傷殘生

第廿九回

混江龍湖中避殺禍

呼保義席上論官箴

第三十回

飲酖酒忠臣完大節

殺欽差孝子歸漁鄉

時代
創作

水滸中傳 下冊

浙姚姜鴻飛著

第十六回 一丈青活擒李將軍 吳學究義釋張公子

王介評文。李成聞達爲大名府上將。前傳但見其渾戰。不見其武藝。此處方見。兩人本領。能與顏路子林武師二人力戰。武藝果不弱也。

王英好戰喜功。而每戰必敗。李升擒之不費力。豈知已亦被一丈青所擒。是出李升意外者。禮曰。來而不往。非禮也。擒人之夫。而被其妻所擒。斯誠六月債。還得快。讀之好看煞人。張公子之計。非不佳也。惜爲梁山偵者所得。吳用因而防之。以吳用之智。豈無破之之策。乃煩公孫先生迫霧者。以公孫除迫霧作法。別無所長。

作者雅不欲寫公孫勝之法術。然不寫。則太冷落了公孫。故終此書。凡寫公孫勝。無非迫發陣霧兒。聊以塞責。其餘法術。半句不提。蓋恐提倡迷信。貽害社會也。讀者諒之。

觀吳用之釋張公子。而雙方之情感。益厚矣。公子歸來。王英乃去。而李升亦得還營。數天大戰。實等於不戰。水滸傳自有戰爭以來。從無此和平若戲者。

雖然有此和平之戰。然後有後來捨命之血戰。衆好漢捐軀沙場。爲國犧牲者。實由此和平之戰而起也。

話說濟州道上。忽地變做了戰場。鑼鼓喧天。殺氣瀰漫。官軍和梁山兵。兩陣對圓。那邊官軍陣上。旗門開處。一對對將領。騎馬而出。各執兵器。排列陣前。元帥張叔夜。同兩位公子。伯奮仲熊。親自押陣。這裏梁山兵列成陣勢。擁出三十多員頭領。一字兒勒馬陣前。盧俊義。吳用。公孫勝三人。押住了陣脚。鼓聲響處。官軍隊裏。大刀聞達。拍馬橫刀便出。這裏豹子頭林冲。正想挺矛出去。只見顏路子大吼一聲。一匹馬。一桿刀。早已飛出陣去。接住聞達便鬥。這兩個都是使的大刀。接上手。便見霍霍的刀片刀光。攪做一團。那顏路子展開那柄大刀。恰如神獅弄球。上下左右。一似流星般的飛舞。饒那聞達出名的大刀手。用盡了天字第一號的氣力。也佔不得半點便宜。二人翻翻滾滾。不覺已戰了百合上下。兀自不分勝負。依舊拚命很鬥。死不相讓。又戰了二十回合。那聞達已去了幾分火候。看顏路子時。却是虎虎生氣。越殺越勇。喜得林冲驟馬直出。神矛到處。聞達左腿早着。翻身落馬。官軍隊裏。李成大怒。挺鎗拍馬。如飛出陣。接着林冲便戰。顏路子見聞達落馬後。已被官軍救去。也使勒馬回陣。看林冲和李成大戰。那天王李成鎗法精妙。本是大名府屏障。今天遇見了林武師。正是聞名久矣。如何敢怠慢。卽把金鎗向林冲馬頭擲來。林冲把矛頭一撥時。那枝鎗早已飛上林冲面門。林冲忙把頭一側。却將蛇矛順勢送去。李成卽把鎗桿撥開。却將坐馬一撥。跳出圈子。斜

刺裏便走。林冲見他無故敗走，必有原故。心中暗暗留神。早已拍馬趕上。李成見林冲追來，心中暗喜。忙端整了金鎗。已見林冲追上。李成大喝一聲。回馬鎗如飛擲來。林冲早已防到。一伸左手。執住了李成鎗桿。右手一矛早去。却擲着李成的馬鞍。李成順手也將蛇矛執住了。二人在馬上各奪兵器。一時分析不開。恰被梁山陣上矮脚虎王英見了。忍不住拍馬舞鎗。向李成擲去。李成大驚。忙丟了金鎗。拍馬如飛回陣。林冲取了金鎗。回來。已見呼延灼和鄧從雲奮呼大戰。那鄧從雲使的是雙鎗。要圓開來。却也敵得過呼延灼的雙鞭。林冲暗暗稱奇。但見鞭去鎗迎。鎗來鞭撥。閃閃爍爍的好如兩條神龍。搶一對綉球。看得兩陣上采聲雷動。二人戰到深處。鄧從雲左鎗早起。直向呼延灼頂門蓋將下來。呼延灼卽起一鞭。向上隔去。用得力猛。却震痛了鄧從雲左手虎口。那柄鎗一脫手。直飛起有五六尺高。滴溜溜直落陣地。鄧從雲只剩了一鎗。勉強戰了數合。官軍陣上辛從忠見了。橫着二口寶劍。飛出陣前。替回鄧從雲。扭住呼延灼又鬥。這裏秦明看得火起。大吼一聲。舞着狼牙棒。直奔辛從忠。替回呼延灼。又是一對虎將相爭。兩個英雄拚命。戰了六十多合。不分勝負。官軍陣上李升見辛從中不能取勝。挺槍出來助戰。却喫王英接住便戰。二條鎗飛舞盤旋。戰了二十多合。王英槍法已亂。李升把馬一緊。一伸左手。把王英活捉過來。早被官軍擒去。秦明見王英被擒。不覺吃了一驚。無心戀戰。勒馬回陣。一丈青見丈夫被捉。不覺大怒。舞兩口日月雙刀。如飛出陣。接住李升便鬥。李升見是一員女將。毫不放在心上。手起一鎗。向一丈青當心刺來。一丈青把左手一口刀。撥開了鎗。右

手一口刀。早向李升馬頭砍去。李升忙用鎗撥過了。二人戰了三十多合。一丈青氣力不加。拍馬便走。却暗暗取出紅錦套索。只待李升追來。要和丈夫報仇。那李升擒了王英。又見一丈青敗走。已是志得意滿。不顧利害。驟馬趕去。一丈青見李成已在馬後。忙把馬拉向左側。李升的馬恰好上去。一丈青一拋紅錦套索。把李升鈎落馬下。早有小嘍囉將李升捉住。這時已是黃昏。雙方鳴金收軍。不說梁山收兵回寨。且說官軍收兵回帳。張叔夜升帳坐定。叫把王英推上來。張叔夜道。你叫什麼名字。王英道。俺是矮脚虎王英。張叔夜道。你爲甚麼在梁山落草。王英道。只爲犯了小案。被官府追拿得緊。和二個兄弟。在清風山落草。後來救了宋公明大哥。一同上梁山的。張叔夜道。宋公明是怎樣有恩與你。要你去救他。王英道。你曉得甚麼。俺大哥。自來輕財仗義。濟困扶危。是一個當今豪傑。山上弟兄們。就是替他死。也情愿。俺如何不救他。張叔夜點頭。喚人把王英囚了。好好管待。張叔夜計點人馬。也少了一個李升。被梁山擒去。張叔夜道。梁山各頭領。果然利害。不知那個擒李升的女將是誰。李成道。那個女將。便是一丈青扈三娘。也就是這個王英的妻子。張叔夜道。原來一丈青就是他。可惜沒人認得他。不然。卽可以明瞭刺殺天使的。究竟是不是他。張叔夜想了想。忙叫文案修起一封信。差部將趙龍。速往東京。樞密那裏投稟。要那天使候蒙的四個護衛。同來濟州。上陣看認。那趙龍將了文書。騎上劣馬。如飛去了。張叔夜道。各位不知。本帥想梁山衆頭領。個個好武藝。和他力戰。難操勝算。今天聞將軍受傷。李升遭擒。雖也捉了王英。算來還是我們吃虧。俺想待得四個護衛到來。

叫他單認一丈青。倘如射死天使的。果然不是他。俺想設法招降他們。當今國家多事。外侮日迫之時。正用得着他們。再好設計勝他一陣。也顯得本帥用兵手段。各位有何妙計。只見伯奮道。爹爹依孩兒之意。明天爹爹再和他們主將單騎決戰。待孩兒率領一萬人馬。同兄弟仲熊悄悄地向他們背後去夾攻。必獲大勝。張叔夜笑道。這個雖然不是必勝之計。好在我去攻他。無論如何。終不致吃虧。今夜月色清明。二更以後。你二人同了周虎、李太、蔣忠、史同四員大將。領了一萬人馬。須要悄悄疾走。趕到那裏。明天俺同盧某戰鬥之時。你們放炮爲號。俺也率領各將殺上。使他首尾受敵。只是你們去後。千萬小心。萬一他們如有準備。還是回來爲妙。伯奮、仲熊唯唯聽命。自和周虎、李太、蔣忠、史同四人領了人馬。悄悄前去行事不提。且說盧俊義等回帳。吳用笑道。王兄弟雖然遭擒。可喜扈家妹子也捉了一員將軍回來。又且聞達受傷。終算我們勝利。盧俊義命把擒來的人。推上帳來。盧俊義見了。忙去解了繩索。請在帳中坐地。道將軍尊姓大名。李升道。小將李升。山西人氏。久隨張元帥。吳用道。元帥平日爲官如何。李升道。元帥平日愛民如子。端的是一員好官。現在領兵到此。也有告示。上陣不准輕殺人命。元帥深慕各位英雄。極愿各位投降國家。爲國出力。公孫勝道。將軍所言甚是。俺們只望皇上御旨下來招安。要是以兵力威迫。俺們怎地肯服。李升稱是。盧俊義吩咐排宴。與李將軍壓驚。李升謝了。約飲到三更時分。忽見白勝進帳。對吳用悄悄的報告機密。吳用不覺吃了一驚。忙請李升歸臥內帳。囑幾個上等頭目。小心看守了。吳用道。剛纔白兄弟報說官軍約近萬人。悄悄

從西南角上過去。小弟想來，倘是來劫營，早已殺到寨前。他們這樣悄悄的行動，定是大寬轉，抄過俺們後面去。或去攻打水泊，或來攻俺後營，即請關勝、徐寧、花榮、楊志四人率領一萬人馬，速即退往數十里。上水泊要路上紮住，以防萬一。公孫勝道：「據小弟想來，他們只有一萬人馬，決不敢輕往水泊。倒是後營，不得不防。」吳用道：「雖然如此，小心爲上。」即令關勝四人率兵去訖。又請公孫先生親往後營作法，立時迫起五里大霧，罩住左右後三面寨柵，使他們認不出路徑。公孫勝大喜，自去披髮仗劍，步罡踏斗，請神降霧。吳用又令朱仝、燕青、石秀、黃信、燕順、楊林，帶着五千名撓鉤手，端整了利刃、藤繩，在霧內埋伏。但有官軍進來，用撓鉤鈎人，利刃單砍馬足，藤繩縛人，不可輕殺性命。朱仝等各自準備好了。只等官軍到來，那時已是天光大明。但見左右後方三營外面，漫天蓋地的白霧籠罩了寨子，正是密密層層，走向霧內，伸手不見五指。吳用見了，心中甚喜。那大營前面，却是天氣清明，絲毫不見霧兒。約在辰牌時分，忽聽大營外戰鼓大鳴，報說張元帥親來搦戰，聲言要和盧寨主決個勝負。盧俊義道：「軍師這是何意？」吳用笑道：「兄長勿憂，放膽出去交戰。這裏自有小弟佈置。」隨請顏路子、林冲、秦明、武松、李逵、史進、董平、張清、索超、呼延灼、十員上等頭領，跟了同去。預防官軍衝過來，拚着他渾戰。盧俊義大喜，結束好了，一聲炮響，領了十員虎將，一萬人馬，衝出營來，排了陣勢。已見張元帥帶了將兵，手提方天戟，在馬上大叫道：「盧頭領，今天本帥和你決個勝負。」說着一拍坐馬，挺戟出陣，直取盧俊義。盧俊義舉槍迎住，二人又戰。鎗來戟挑，戟去槍迎，二人大戰了七十多合，不分誰

勝誰負。張元帥一面迎戰。一面心中暗暗打算。只望梁山後方。號炮聲響。便把戟望後一招。大隊攻去。豈料自辰牌戰至午牌。還不見分毫動靜。心中十分着急。深怕兩個嬌兒失手。戰到深處。忍不住把戟朝後一招。各將領巴不得出戰。立時紛紛殺上。顏路子林冲等十人見了。也忙出來迎戰。陣上數十員大將。大呼廝殺。金鼓震天價響。張元帥這時已撇了盧俊義。回本陣。換了一匹馬。重又殺出來。但見梁山頭領中一個行者。手使兩把戒刀。與李成大戰。看李成將要敗了下來。却被二柄戒刀迫住了。一時脫身不得。張叔夜一見大驚。忙把馬頭一擡。手起一戟。向武松面門刺來。好武松。耍着二把戒刀。敵住了一戟一槍。李成見張元帥親來助戰。立時精神大振。和張元帥二人。戟槍並下。只向武松身上攢刺。武松殺得性起。那管來將勇猛。使開二把戒刀。婉如閃電潑雪。價快。只見二片刀光。遮住了渾身上下。張元帥和李成一戟一槍。却一時沒從處。武松順手一戒刀。戮着李成馬脚。把李成顛下馬來。幸得官軍救去。張元帥大怒。奮起神威。單戰武松。正在奮鬥。猛聽得吼一聲。只見李逵拍着雙斧。撲到張元帥馬前。張元帥忙把方天戟。敵住二人。約戰了十合。上下叫聲苦。不知高低。分明兩只猛虎。撲來廝拚。如何敵得。只得落荒敗走。李逵想趕上去。武松一把拖住了道。不要趕。二人回頭一看。見陣上殺得塵土冲天。火雜雜地。一時分不得誰勝誰負。急得李逵拍着雙斧。一時找不到對手廝殺。看看天色已晚。雙方鳴金收軍。只得各自回寨。且說天王李成。也是一員虎將。如何被武松戰敗。原來李成已和雙槍將董平。戰了多時。後來遇着武松。滿想一槍刺死他。却不料武松武藝高。

強。又且是生力軍。不曾遇着對手。那兩把戒刀。更是別出心裁。解數奇妙。李成已是戰乏的人。如何敵得。張元帥雖來助戰。也是和盧俊義戰了二個時辰的人。後來加了李逵。怎的不敗將下來。當下收集人馬。却喜沒有損傷。帳下各將。一個個戰得神疲力倦。張元帥升帳道。今天這場惡戰。本帥險遭敗辱。那個使戒刀的行者。聞說當年在景陽崗打虎的武松。就是他。果然武藝絕頂。只是兩兒。還不見回來。又不曾施放號炮。多分則多吉少了。正在納悶。忽聽外面人喊馬嘶。報說大二公子和各將領都已回來。張元帥大喜。忙令進帳。只見伯奮、仲熊、周虎、李太、蔣忠、史同六人。一齊到來。俯伏在地。口稱死罪。張元帥道。你們爲何不放號炮。不去攻他後營。本帥險些命傷陣上。伯奮道。爹爹有所不知。孩兒等昨晚二更以後。悄悄出去。不料走到仙人谷。天已大明。約離梁山後營。不過一二十里路程。却見漫山遍野。都是大霧。對面不見人。深怕中了埋伏。如何敢殺進去。後見霧兒漸漸淡了。已過辰牌時分。孩兒恐怕有誤所約。只得冒險殺去。豈知將近他們後營。那空中大霧。忽的重重蓋了下來。一霎時。伸手不見五指。於是人心大亂。東西亂竄。正想紛紛退回。却吃他們在霧中。伸出無數撓鉤短刀。上鉤戰將。下砍馬蹄。孩兒等六人。一個個被他遭擒。軍士被捉的。半數以上。那天霧兒。端的奇怪。等得孩兒們被擒。忽然天氣清明。到處沒半點霧兒了。李成道。多聞梁山上有個公孫先生。專能呼風喚雨。降霧駕雲。這天霧。必是他的法兒了。張叔夜點點頭。又道。後來怎樣呢。伯奮道。孩兒們被擒後。解到大寨。却得吳用親來解縛。置酒款待。黃昏以後。蒙他們放了俺們六人。併軍士們。徒手回來。特

向爹爹請罪。張叔夜道：敵人才勇，勝於我們，這是本帥之過，如何可罪你們？伯奮又道：吳用又請爹爹，明天將李升來換王英。張元帥道：這事又有什麼不可？他們捉了你們，絲毫不會動傷。本帥甚爲感激，速請王英到來道：王英軍多，蒙貴軍師厚待小兒等，本帥不忍再拘將軍在此，你可端整軍器馬匹，明天一早放你回去。煩你請你們軍師，也將李升放了回來。王英拜謝。次日王英結束了，辭了張元帥，匹馬單槍，自回營去。拜過了盧俊義等道：昨兒軍師放了大二公子，及被擒各將兵回去，張元帥十分心感，故將小弟放了回來。並請軍師速將李升也放他回去。吳用稱是，卽請李升出來，還了軍器馬匹，請其回去不提。那一丈青自丈夫被擒，可憐綉衾孤悽，蛾眉長鎖。今天見王英安好歸來，如何不喜？自此兩軍各自罷戰。忽一天，張元帥會集各將道：國家興亡，端在人才。梁山各頭領，個個盡是可用之才。本帥必欲使他歸降，各位有何妙計？這時大刀聞達，腿傷已愈，立起身道：元帥所言極是，不過刺殺天使一案，必須先認明了凶手。小將倒有一個人，若是請得到時，管教盧俊義自來投降。張叔夜大喜道：是誰？請將軍作速設法。真是國家之幸。那聞達說出那個人來，有分教：紅顏佳人，雪了不白奇冤；白髮英雄，來顯驚人手段。欲明後事，請看下回。

第十七回

辨真僞，輕騎認扈娘。

惜將才，厚聘禮周侗。

王介評文。

張叔夜之初意，本欲陣上勸降。及聞吳用表出主意，不得已與之戰。戰而不能勝，乃

算及護衛。來認扈三娘。以明真偽。再決和戰也。

寫張叔夜認三娘。輕裘緩帶。完全一儒將身份。一丈青打扮輕巧。亭亭麗質。活現紙上。誠不愧爲梁山之美人。不知較麗卿如何耳。

周侗爲岳武穆之師。詳於岳傳。並謂盧林二人。亦爲其徒。作者非憑空杜撰。

聞達久居大名府。詳談盧員外生平。最爲得體。激周侗一番話。句句打入老周心坎。周侗雖欲不出不可也。

張叔夜一見周侗。竟以元戎之尊。拜一野老。可見越是有學問者。越是不肯搭架子。非若今人。一旦得志。便而目中無人。夜郎自大矣。

周侗在第一回。已經提及。其於此方始出現。妙。

話說大刀聞達。正要說出那個人。可使盧俊義束手歸降。忽見趙龍領了四名護衛。由東京回來。直到中軍帳。恰好打斷了聞達話頭。原來趙龍奉了元帥將令。宵行夜住。不日到了東京。逕投樞密府。投過了信。童樞密拆信觀看。只見寫道。

知海州張叔夜。書奉樞密恩相關下。叔夜蒙恩相識拔。提師征討梁山。奉命以來。早達濟州。兩軍相拒。於要道之間。大小爭戰。已經數陣。不謂敵方。智勇足備。以叔夜驚劣之才。一時實難奏功。恐負恩相付託之

重。中夜惶惶。莫名慚愧。竊查梁山衆寇。咸負文武之資。若使歸降朝廷。定有奇功足効。叔夜曾於陣上。而詢賊魁盧俊義。探其語氣。實望聖上招安。殺天使者。亦謂非梁山之一丈青。乃一女賊假冒。蓋其欲破壞梁山之受招安也。且一丈青扈三娘。現在陣內。欲明真假。亦非難事。乃叔夜及部下將領。雖已識得其真。實難明乎其假。伏乞鈞相。奏明皇上。卽派前天使。候蒙之四獲衛。同部將趙龍。速來濟州大營。以便陣上辨認。果如殺天使者。爲零一女賊。則梁山自遭冤誣。叔夜竊原斗膽招降。以助邊旅。是否有當。伏候鈞旨。

童貫看罷。沈吟了半嚮。叫趙龍暫住數天。聽候消息。次日清晨。童貫上朝。奏明了道君皇帝。皇上准奏。立命開封府。放了四護衛。同趙龍前往濟州軍前。趙龍辭了童貫。領了獲衛。如飛離了東京。來到濟州大營。見了張元帥。進上手本。張元帥接來一看。才知四名護衛。喚做王能。李立。孫二。周林。張元帥道。你們從前在清風山上。眼見一名女賊。射死天使。那女賊的相貌身段。你們可還記得麼。王能。李立。孫二。周林。齊道。元帥在上。護衛前在清風山上。親眼見那女賊。身披繡甲。手挽強弓。騎匹赤驢馬。生得十分美貌。背後大旗上。明明寫着梁山泊美人一丈青。八個斗大字兒。他臨走的時候。還說是水泊上宋大哥差他下山來的。怎說是假。張叔夜道。你們只要識得這個女賊。就可卽時認去。護衛孫二道。俺們去辨認不難。怕的是他們又將真一丈青藏過。却弄一個假的出來。豈不又被他們瞞過。張叔夜聽了。沈吟不語。只見李升上來道。元帥。這有何難。那個一丈青。就是那天拋紅錦索兒。擒住小將的女將。小將在那裏住了幾天。已認識那個女將。確

是一丈青扈三娘。他還惦念着丈夫被俺們擒來。曾來含淚動問小將吉兇。小將對他說。元帥有意來收撫衆位。決不肯將王英殺害。他聽了。方才歡喜。這裏如去辨認。待小將也去。斷不怕他掉包。張叔夜稱是。當下又寫了一封信。喚一名小卒。送到對陣。那吳用見張叔夜按兵不動。也令各頭領守了寨子。不可輕動。一面把交戰情形。詳細報上山去。宋江十分歡喜。忽一天。見張叔夜差人下書到來。吳用和盧俊義等。拆開看去。只見寫道。

知海州張叔夜。書達梁山盧頭領暨各位均鑒。竊以天生豪傑。所以保國殺賊。庶不負男兒好身手。豈可久埋緣林。貽羞祖宗。爲萬世子孫唾罵。受全國英雄恥笑。是豈丈夫之所爲哉。本帥雅愛各頭領。才調堪用。忠義可嘉。雖奉上命征討。實不忍輕加殺伐。所以愛各頭領者。亦云至矣。曩者天子使候。侍詔前來招安。半途被殺。從者親見貴寨女將一丈青。引箭射中候使咽喉。臨行之時。且言奉宋公明將令。天子因而震怒。命叔夜前來征勦。貴頭領力辯。射死候使者。爲人所假冒。叔夜以非親目所親。何能遽信。故特由東京調到前候使之護衛四名。定明日上陣辨認。望貴寨亦派該一丈青親臨陣前。以明究竟。而解干戈。千萬千萬。不盡欲言。

吳用等讀了來信。深感張元帥一片熱忱。當下重賞來人。寫了回文。准約次日上午。着一丈青臨陣。任憑張元帥率領護衛認看。以明真假。那小卒別了吳用。回轉大寨。見過元帥。呈上回文。張元帥大喜。到了次

晨。張元帥輕裝軟帶。騎在馬上。左右伯奮仲熊。後面李升。領了王能。李立。孫二。周林四名護衛。統計只有八個人。騎了八匹馬。飄然出了營門。望對陣時。却是靜蕩蕩地。不見一人一馬。李升上前叫道。對陣聽着。張元帥親帶候。天使四個護衛。特來認看。貴寨一丈青。請速即出來會見。早有嘍囉飛報進去。吳用問道。他們如何來的。嘍囉道。張元帥親領六七騎。不帶一兵一卒。又且手無兵器。個個輕裝而來。吳用笑道。這位元帥。端的是儒將風流。不同凡俗。當下也請盧俊義。便服上馬。自己同了公孫勝。關勝。王英。四人也是手無寸鐵。各騎了馬。却命一丈青。頂盔貫甲。手執一張弓。騎了一匹馬。盧俊義在前。後面便是吳用。公孫勝。關勝。王英。一丈青。一行六人。迤邐出得營來。早見張元帥同了二位公子。李升。四名護衛。八匹坐騎。一字兒排着等候。盧俊義見了。也是左首吳用。右首公孫勝。關勝領了王英夫妻。立在後面。盧俊義馬上謙身道。元帥請了。多蒙關愛。衆兄弟萬分感戴。今天特着一丈青。扈家妹子。來到陣前。請元帥仔細認看。以明真假。說到這裏。背後大刀關勝。領了王英夫妻二人。轉了上來。關勝對了張元帥道。元帥請看。這二位。便是王英。和其妻一丈青。扈三娘。張叔夜和兩位公子。及李升。并四個護衛。一齊看去。只見一丈青。湖色繡花巾。抹額。腦門。額。巍巍一顆大紅繡球。身披湖色繡花軟甲。腰懸一壺箭。手執一張弓。足登大紅繡花緞鞋。窄窄金蓮。看去不過三寸。生得蛾眉杏眼。搗腮梨窩。粉臉朱唇。長身細腰。騎在馬上。恰如風擺楊柳。天仙臨凡。端的是個絕世美人兒。飛在眼前。張元帥暗暗稱奇。看勾多時。忽問李升道。個那可是一丈青。李升道。不錯。那個正是一丈青。那

個矮子王英。就是他的丈夫。張元帥聽了。又問王能。孫立道。二位看明白了沒有。刺殺天使的。可就是他麼。王能。孫立道。這真奇了。這個要是真的。是一丈青時。那個刺死天使的。果是被人假冒了。青風山上的女賊。頭戴鳳盔。身披繡甲。跨匹赤驕。不但打扮兩樣。那面貌身段。也是完全不同。但不知李將軍認得那員女將。可是日前交戰的一丈青麼。李升道。如何不是。正在談論。吳用道。元帥。今天可以看明白了麼。扈家妹子一丈青。貴軍李升將軍。認識多天。今天都在此地。真假立時可決。俺們做事。向來光明正大。不肯藏頭露尾。今天已是水落石出。俺們也對得住當今天子了。請元帥講句公話來。張叔夜等。到了此時。已是澈底明瞭。在馬上對吳用道。這事。本帥早經料得。貴寨受誣。因奉天子之命。不得不進兵驚擾。且喜今天事已大白。貴頭領也可釋然於懷。何不就此降了本帥。各罷了兵。同上東京面聖。豈不是好。不知各位愿麼。公孫勝道。元帥金言。足承關切。端的令人可感。只是要俺們歸降。非朝廷誠意招安。親賜給書不可。此外。請元帥休談。說吧。盧俊義等六人。齊向張叔夜。在馬上深深打拱。作別便去。張元帥見吳用等回去。也領各人回轉中軍帳內。喚四個護衛道。今天已是認明那個刺客。並非梁山上的一丈青。待本帥寫了文書。各位轉去。呈上樞密。奏請聖上定奪。本帥在此候旨。那四個護衛。持了文書。別了元帥。自回東京不提。且說張元帥因盧俊義等。沒有聖旨。不肯投降。心中有點不服氣。戰又不能取勝。端的心中煩悶。委決不下。驀然想起一事。便問大刀關達道。將軍說得。須請一個人來。可使盧某來降。究不知這人是誰。如何盧某。怎地怕他。關達道。小將正要稟

明元帥。不料來了那幾個護衛。打斷了話兒。小將自幼生長在那河北大名府。深知盧俊義底細。他也是河北大名府人氏。他有百萬豪富。出名的是河北玉麒麟。大名盧員外。自幼愛使槍棒。投過了多少名師。後來拜着了一位河北第一條的豪傑。名字喚做周侗的。厚禮請到家中。同一個豹子頭林冲。一同拜了周侗爲師。盡心練習武藝。那周侗看二人資質聰明。把本身苦功練就的武藝。全副傳給了二人。所以兩人的本領。可算天下無敵。都是周老兒的心血。後來林冲。被高太尉尋事。迫上了梁山。那個盧俊義。本來安坐家中。享盡人間富貴。不料禍起不測。梁山上自從晁天王死後。宋江深慕盧員外大名。特和吳用設計。下山騙了去。却把管家李固。放了回來。偏說盧俊義已在梁山坐了交椅。永不回來的了。那李固原和盧某的妻子賈氏。平日有首尾的。聽見主人落草。他便回轉家去。公然做起主人來了。把一個員外的心腹燕青。趕出了門。沿門求乞。渡日。過了一月光景。那盧某堅辭下山。回得家去。早吃李固同了賈氏二人。往梁中書前出名告發。可憐盧某。吃了一場官司。險些吃梁中書斬了。又得燕青報信。宋江派了楊雄石秀。恰好半途遇着燕青。那日正在法場行刑。却得石秀跳樓相救。因衆寡不敵。二人又被擒住。關在牢內。後來梁山弟兄下來。劫牢反獄。血戰了數天。才將盧員外救上山去。從此盧員外好好一份家業。平白地化爲烏有。只得在梁山坐了第二把交椅。那時小將和天王李成。都在大名府勾當。親歷爭戰。小將聞得盧員外爲人寬厚仁慈。對了他的老師。尤其惟命是從。好在小將與周老英雄也是多年知交。元帥如要收服盧某。非請到周侗不可。元帥

快寫一封聘書。待小將前去以利害說之。那老英雄爲人十分熱忱。量無不來之理。張元帥聽吧大喜道。那老英雄。見在何處。聞達道。他是一個閒散的人。平生不樂仕進。憑了一身本領。只以教授度日。現今他在大名府黃縣管下麒麟村。王員外家中。教授生徒。上幾月小將正到那裏。和他會過一次。承他點撥了許多武藝。張元帥不覺大喜。立刻修起聘書。備了幾色禮物。卽請聞達帶了四名親隨。作速前去。聞達領了聘書禮物。同了親隨。別了元帥。逕向河北黃縣而來。馬行得快。不到幾天。早到了黃縣。聞達是熟路。逕投麒麟村。王員外的大門外。這時正是上午。辰過已初。聞達等在大門外下了馬。捋了行李聘物。把馬拴在旗杆上。五個人聞達爲先。進得門去。却是一座大院落。足有四五畝大。方方的好片廣場。泥地上遍處長着青草。看將去一片碧綠。好似綠毡舖滿了大地。在那東北角上。草地上。只見一個老年英雄。白髮銀鬚。短衣馬褲。足登快靴。正在練拳。四個小學生。不滿十歲六齡年紀。都生得活潑潑地。也在一腿一拳的練習。聞達一看那個老兒。正是周侗。不由心中暗喜。只爲正在教徒用功。不敢上去驚動。悄悄的同了親隨。立在大門內。遙遙看着。那周侗這日。恰好教生徒學拳腿工夫。看他打過一套。又是一套。那幾個學生。果然名師點撥。不同凡俗。一舉手一抬腿。雖是小小年紀。都能按步就班。不亂尺寸。聞達等看得呆了。心中只是佩服。好一息。周侗已將功課教畢。猛抬頭。見有幾個人。在門內觀看。路離得遠。却看不出是誰。聞達見了。不敢怠慢。疾忙搶了上去。撲的拜倒在地。口中叫道。晚輩聞達。特來請安。周侗見是聞達。不覺哈哈大笑。趕忙俯身扶了起來道。賢弟

甚風吹得來。且請進書房長談。聞達聽了。把手一招。那四個親隨一齊搖了聘物。跟了進去。周侗富先領路。背脊聞達同了四個小學生。最後是四個親隨。一行十人都進了高堂。轉了灣。却是一間很清幽的書房。周侗請聞達等進了上房。吩咐學生。今天先生有客。暫且回家練習。不可遊玩荒廢了功課。那學生們聽得放假。一齊跳躍去了。聞達見學生們走了。這纔將出禮物。排在桌上。納頭便拜周侗。不覺愕然道。賢弟快請起來。這是做甚麼來着。聞達道。請先生先把禮物收了。晚生方敢起來。周侗道。多年知交。有話但說不妨。何必如此多禮。快請起來。聞達立了起來。望懷內取出了張叔夜親筆聘書。雙手呈上道。老先生。且請先看了此信。便知端的。周侗接來看了道。原來爲了兩個小徒。有勞張元帥下禮敦聘。不瞞賢弟說。老夫山野村夫。平日閑散慣了。實不堪當此重任。望賢弟將原物帶了回去。爲老夫好言復了張元帥。小徒們年歲非小。老夫行將就木之年。如何管得許多。聞達正色道。老先生錯矣。古人說得一日爲師。終身爲父。那盧俊義和林冲二人。這身本領。都是老先生教出來的。他二人是老先生的高徒。天下的人。那個不知。他二人若是爲了忠臣孝子。老先生面上多麼光采。如今不爭。仗了老先生教出來的武藝。却去上了梁山做那最下流的強盜。別人說起來。終說老先生教導有虧。收了二個得意學徒。不教他們學上。却教他們去做強盜。老先生千秋萬世之後。這個強盜先生。請問你受得了麼。周侗聽了。不覺心中一動道。照賢弟說來。定須要老夫走一遭的了。聞達道。那張叔夜爲人。非貪官污吏可比。平生愛民如子。惜才如命。他不但見了兩位令高徒。非常可

惜。就是梁山上各頭領。也是一視同仁。望他們全部投降朝廷。將來爲國家出力。所以特請老先生出山。去建這件大功。真是對得起國家人民的好事。老先生功德無量。周侗聽聞。說了一片大道理。口中不得不允。當叫小僮請王員外到來道。東翁。老夫今蒙張元帥禮聘。不得不告假前去。至多一月。必當回來。請東翁嚴束子弟。不要荒了功課。王員外道。不知何事。老先生怎地要緊。周侗道。說來也爲了幾個徒弟的事兒。時間匆促。且待回來詳談吧。當下聞達大喜。周侗取了聘禮。收拾了行李。帶了一包蒙汗藥。結束好了。聞達請周侗上了馬。別了王員外。一行六人。逕望濟州而來。一日到了濟州城外。早見伯奮仲熊迎了上來。一見聞達。同了一個老英雄到來。卽忙滾鞍下馬。在道傍拱身道。小姪奉了家父將令。特來迎接虎駕。周侗見了。心中好生過意不去。道。山野村夫。何勞元帥禮聘。伯奮仲熊大喜。擁了周侗一路。到了大營。張元帥親自牽了各將出營。迎了進去。到了中軍帳裏。張元帥看那周侗約近七十歲年齡。生得身長八尺。虎背熊腰。白髮銀鬚。面如嬰孩。兩眉入鬢。雙目有神。龍行虎步。果然英雄。張元帥十分敬愛。忍不住倒身下拜道。小子久仰。老先生。如渴思飲。今日一見。不由張某不五體投地了。周侗一把扶起了道。無名老朽。蒙元帥見召。趨行來遲。已是罪甚。怎的元帥行此大禮。枉自折了草料了。張元帥這時如同得了寶貝。滿心歡喜。立時擺宴接風。席間張元帥道。令高徒盧俊義。林冲二人。才調出家。令小可心中愛煞。身陷綠林。又令小可十分可惜。特請老夫子光降。設個計兒。請令高徒盧林二人。降了國家。則梁山全部。必來投誠。小可才疎學淺。敢請老夫子妙

計指教。小可洗耳恭聽。周侗聽了。堆起二個指頭。說出一番話來。有分教。憑空伸出乾坤手。要捉驚天動地人。畢竟周侗如何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周侗計擒盧俊義 宋江跪迎宿元景

王介評文。周侗之擒盧林二人。早於動身時算定。不則如何帶得蒙汗藥來。老人做事。畢竟精細過人。

或曰。濟州地面至廣。周侗等二人。何敢仍在安樂村。與宋江拒徐槐處相同者。何也。曰。水滸一書。攻戰至多。然在鄆城境內。則未嘗多戰也。宋江與徐槐。在安樂村一戰後。此後絕不復動刀兵。百姓乃得安居樂業。盧林二人在安樂村一戰以後。梁山一百餘人。從此脫離盜籍。即可安身樂命。此作者所以兩用安樂村也。周肯突如其來。吳用不疑有他。及至盧林一去不返。吳用諒當料得。故不使人探訪。安坐以待消息。作者雖不明寫。讀者當自知之。觀周侗復來。一經說破。吳用毫不遲疑。即請宋江下山者。可知矣。蓋以張叔夜之誠意。周老之熱心。人非木石。能不動心。况宋江等本欲投誠者乎。

前傳寫宿元景。華山進香。不詳其出身。此傳方寫得細到。寫李逵對宋江一番話。一字一淚。忠直無比。異日與宋江同死。早於此處一逗。

話說周侗在酒席上道。小徒林冲爲了高衙內看中他的女人。和高俅串通了。設計陷害。迫得他無路可走。萬不得已上了梁山落草。盧俊義也被奸夫淫婦。出首誣告。險些一命傷了。幸得宋公明救上山去。坐了第二把交椅。其行雖鄙。其情可憫。元帥統兵到此。熱望他們歸誠。真是一片好心。小徒們出頭有日了。張叔夜道。令高徒武藝驚人。慚愧本軍非其敵手。本帥屢次面請他們歸降。巨耐他們。決意要天子聖旨下來。方肯投誠。本帥雖已差人前往東京。只是杳無信息。怕的是朝中有人阻擋。本帥和令徒盧俊義。有言在先。若能擒得盧某。他們情愿全夥歸誠。本帥因此拜煩老夫子。設個法兒。務將盧俊義林冲二人。盡先降了。然後再行奏請天子。降旨赦罪。不知老夫子作何主張。周侗道。這倒不難。但是不可力敵。只宜智取。靠近可有市鎮。李升道。此地離安樂村甚近。村上有個小鎮。不知老英雄有何用處。周侗道。論他二人的武藝。雖是老夫手教。但是現在。老夫上了年紀。也敵不過他們壯年勇猛。況且師父同徒弟動手。究竟不雅相。老夫想明天親往那裏。候一個便。騙他二人出來。逕往安樂村鎮上。找個小酒店。上去吃酒。老夫隨身有蒙汗藥帶了來。俺自會悄悄的。下在酒內。這裏元帥先派幾名壯漢。備了軟索。在那裏鎮上等候。覷見我們師徒上得酒樓。隨後也跟了上來。萬無一失。張叔夜聽了大喜。卽派精細部卒。先往安樂鎮上。找好了酒店。省得明天蘇繫。那部卒去了一個多時辰。回來道。安樂村上。果有一條市街。約長二里多路。各色買賣都有。在市中心。却有一座酒樓。喚做醉仙樓。着實堂皇。進出飲酒的。大半是體面人物。周侗道。元帥記着。就是那座醉仙樓上。

相會吧。當日計議停當。只待次日行事。且說盧俊義和衆頭領。終日談論張叔夜的爲人。吳用道。宋大哥日夜盼望招安。據小弟看來。爲期不遠矣。俺們的出身。定在張元帥身上。諸位兄弟瞧着吧。李逵道。你們都在做夢。好好的放着好漢不做。却希望什麼招安不招安。當心各人的腦袋。將來都給那般奸賊殺了去。你們自管去受招安。鐵牛却是不去。吳用聽了。默然不語。盧俊義道。李兄弟說的是。俺們如何輕易去受招安。衆兄弟正在閒談。忽報有一老人。要進來。自稱姓周名侗。來看盧林二寨主。盧俊義林冲忽聽師父到來。不覺心中大喜。立時迎了出來。果見師父周侗。單身匹馬。立在營門之下。盧林二人一見。趕忙搶上前去。一齊拜倒在地。口中叫道。師父大駕光臨。弟子們迎接來遲。伏望恕罪。則個。周侗滿面春風。分開左右二手。把盧林二人。扶了起來。道。賢契們。如何曉得老夫到來。怎好見罪。林冲盧俊義立了起來。陪了周侗。進到帳內。請周侗上首坐了。那匹坐騎。叫嚙囉牽了去喂草料。吳用等。見是盧林的師父。正是久仰大名。如何還敢怠慢。一過來拜見過了。周侗還禮不迭。中軍帳內。立時安排酒席。請周侗上坐。各頭領卜位相陪。盧俊義林冲二人。親自斟酒。吳用道。老夫子身懷絕藝。却甘優游林下。不聞仕進。古今來能有幾人。真令晚生五體投地。周侗道。老夫賤骨。平生不愛做官。並非甘老林泉。林冲道。弟子等。身犯大罪。上梁山暫時避難。不知者。以爲弟子們甘入下流。實也出於沒法。只是對不住師父一番教導之恩。只有後來補報的了。飲到半酣。周侗起身要走。盧俊義道。師父遠來不易。如何坐不暖席。便要別去。周侗道。賢契們有所不知。老夫同了敝東王翁。有

要事來安樂村勾當。聞得賢契們在此。特請敝東在那村上醉仙樓上立等。因此不敢久延。各位多飲一杯。老夫只得少陪了。各頭領見挽留不住。只得一齊立起送將出去。那周侗謝了衆位。兩手攜了盧俊義。林冲走出營去。盧俊義叫小喽囉牽過了三匹馬。各人騎上了。迤邐行去。周侗道。賢契們請回。不勞遠送了。盧俊義林冲道。師父好說。安樂村離此地甚近。弟子們理當送行。貴東翁既在醉仙樓上相等。弟子們欲請師父也到那裏飲三杯了去。略表孝思。權作送別。周侗心中暗喜道。如此只好生受了。三人一路閒談。已到了安樂村鎮上。林冲眼快。早見醉仙樓已在面前。三人跳下了馬。把馬交給酒保。一齊奔上樓去。却見樓房廣大。安排着十多付座頭。看那牕口。已有四人佔了座頭飲酒談心。周侗在樓上四面望了望道。可笑敝東怎地糊塗。這時還不會來。林冲道。俺們且先揀付座頭等他。周侗稱是。當下三人在東壁傍坐了。酒保上來。林冲叫他打三角酒。又搵一席上等菜上來。酒保答應下去。不多時。一一搵了上來。安了一桌子。林冲斟酒。師徒三人傳杯遞盞。細話衷腸。端的十分投機。盧俊義和林冲心中無限快活。周侗覷個空兒。悄悄的將蒙汗藥傾入酒壺。把着酒壺道。老夫生受賢契。今天一別。不知何日再會。說着沙沙的在林冲盧俊義杯中。斟滿了酒。道。賢契們飲了這杯。略表老夫寸心。盧林二人謝了。舉杯一飲而盡。不料不飲時。萬事全休。飲了這杯酒。下在腹中。頓時天旋地轉。撲地倒在椅上。那邊桌上四人見周侗同了二人進來。早已心內明白。此時見二人着了道兒。趕忙立起。過來向周侗丟個眼風。取出軟索。把二人綁了。背下樓去。店門口自有軟轎。二頂俵

候。把盧俊義、林冲二人兩個伏侍一個。背入轎內。四名大漢。抬了轎子。周侗騎上了馬。又叫從人把盧林二人的坐騎帶了。如飛而去。不到一個時辰。早到了官軍大寨。帳叔夜已在營外迎候。周侗笑道。不負元帥美意。已把二個小徒招了來了。只見後面二頂轎。也到面前。張叔夜大喜。命把轎子抬入帳中。扶出盧林二人。兀自暈迷未醒。張元帥親解其縛。一面用冷水噴去。二人悠悠醒轉。只見身在官軍隊裏。師父周侗笑嘻嘻地坐在面前。二人暗暗叫奇不已。盧俊義忍不住道。師父。俺們好端端在酒樓上飲酒。怎的到了這裏。還請師父說明了。周侗用手指着張叔夜道。你們過來。先謝過了張元帥。再和你們細談。張叔夜聽了。忙向盧林二人深深打揖。盧林二人只得也回了禮。周侗請二人坐了道。二位賢契。都是人中豪傑。張元帥萬分敬愛。曾經屢次相勸歸降。賢契們決意不肯。因此請了老夫。轉請二位到此。賢契須放明白。天生你們這一副人才。如何甘爲盜賊。遺臭萬年。天幸張元帥愛才若命。正是你們出頭的日子到了。怎的還是迷而不悟。我問你。對得住你們的祖宗麼。對得住老夫教導你們的心血麼。周侗說到這裏。不覺兩行老淚。吊了下來。盧俊義、林冲見了老師。這樣熱心。不由雙膝落地道。師父金言。怎敢有違。弟子們避禍梁山。也是出於無奈。既蒙張元帥收錄。那有不願之理。只是弟子們一百九人都曾對神盟誓。同生同死。永無異言。如今弟子二人。已降朝廷。其餘兄弟。怎樣處置。還請元帥立斷。張叔夜正要開言。只見周侗道。賢契勿憂。老夫做事。不肯半途而廢。爲今之計。賢契們且安心在此。不出十天。管教你們弟兄。全夥兒受着皇上赦詔。堂堂皇皇的。棄暗投

明。張叔夜道。老夫子有何妙計。請先說明了。好叫本帥和盧林二兄放下心事。周侗道。日下聞得邊境有事。國家正在用人之時。上次天子。差候蒙前來招安。本也想請梁山上好漢。爲國家討賊安境。後爲候蒙被弑。因而引起干戈。幸得真僞已判。倘如有力者。向天子說去。定須二次下詔收撫。不瞞諸位說。這事兒。老夫雖在山野。却早得一個相識來信。關照過了。今天時間尙早。待老夫再往對陣去。待和宋寨主接洽好了。再定第二步辦法。說罷。起身便去。張叔夜同盧林兩人。送出營門。方回帳中。叔夜立命排宴。與盧林二人接風。席間各談心事。十分投機。正是英雄識英雄。奸漢惜奸漢。張叔夜道。小弟萬幸得識二位豪傑。真是奇緣。如蒙不棄。結爲兄弟如何。盧林二人大喜。席散以後。立時紅燭高燒。焚起一爐好香。三人一齊跪下。對天盟誓。結爲兄弟。張叔夜年齡最大爲兄。次爲盧俊義。林冲最小爲弟。張叔夜命伯奮、仲熊。過來拜見了二位叔父。帳上帳下。無不歡悅。齊來與三人賀喜。這且不提。

且說吳用、公孫勝和衆頭領。自盧俊義、林冲陪了周侗去後。看看已近黃昏。還不見二人回來。吳用心裏好生記念。暗暗算去。多時不見的師徒們。決沒有甚麼差池。不見得老師來。賺生徒想了。却也安心了許多。忽報周侗老師獨自一人。又來營外。要進帳中。和軍師們說話。吳用聽得周侗一人獨來。不覺吃了一驚。忙同公孫勝、關勝、呼延灼、花榮、徐甯五人。出帳迎接。果然不見盧林二人回來。只見周侗見了吳用一行。人出來。頓時健步如飛的。走了進來。吳用等半路上迎着了。一齊擁進了帳中。吳用道。老夫子朝上和盧林

二位出去以後。好久不見盧林二兄回來。晚生等好生掛念。不知盧林二兄那裏去了。爲甚麼老夫子一人獨來。周侗道。各位豪傑。都和小徒爲生死知交。老夫斗膽。想來說幾句心腹話兒。不知各位容得老夫說麼。吳用道。老夫子太謙了。如蒙教誨。正是有幸。周侗道。老夫本在黃縣授徒。日前張叔夜親筆修下聘書。請老夫出來。務請各位歸降朝廷。信上說得大義凜然。不由老夫心感不已。不得不來走一遭。先從兩個小徒入手。如今盧林二人已在張元帥營中。老夫再三以大義責之。可喜他二人天良未泯。已是沒甚話說。只是記念各位情份。誓不獨自歸降。因此老夫不勞跋涉。再來貴寨。不知各位意見如何。吳用等聽了。個個面面相覷。一時做聲不得。關勝立起身道。老夫子古道熱腸。着實令人可感。弟兄們都是清白出身。豈肯長此爲盜。只爲天子沒有書詔。恐將來仍被奸臣所害。以是委決不下。周侗道。這個請各位放心。老夫自當安排。只要各位有此決心。不出十天。老夫管教天子。自有赦詔下來。老夫活了這把年紀。難道還來欺騙你們不成。吳用等聽了。方才大喜道。既蒙老夫子如此熱心。待晚生卽請宋大哥到來。從長計較。周侗稱是。當下吳用令神行太保戴宗。速往水泊。請宋江連夜下山。有要事商量。戴宗得令。如飛去了。這裏帳內明燭高燒。各頭領陪了周侗飲酒閒談。那戴宗作起神行法。眨眨眼。早到梁山。稟過了宋江。請宋江騎上快馬。二人各飛下山。瞬息已到大寨。吳用等見了大喜。宋江見了周侗。立刻拜了下去道。多蒙老夫子熱忱可憐。宋江等自屈在此。以爲永無出頭之日了。天幸老夫子出來相救。令宋江等感切五中。沒齒難忘。周侗扶起了宋江道。各位

都是王佐之才。豈可久埋綠林。這事老夫還在其次。第一倒是張元帥。敬愛各位。方請老夫出來。和各位相見。宋江道。晚生等久欲投誠國家。只是沒有機緣。剛纔戴兄弟說起老夫子有計。可使天子降詔。不出十天。即可了當。不知怎地辦法。請道其詳。周侗道。不瞞各位說。老夫有一個晚輩知交。姓宿名元景。現在當朝爲太尉。深得皇上信任。待老夫修一信去。請他從中設法。決無不准之理。聞得貴寨有個神行太保。能勾一天走上八百里。就請他明天走一遭便了。宋江大喜。立時取過文房四寶。請周侗卽席揮毫。那周侗果是文武全材。鋪紙執筆。颼颼地一霎時。把那封信寫好了。寫的好一手字。端的鐵劃銀鈎。滿紙飛舞。又在名下。蓋了印章。宋江等讀過了。封得完固。交給戴宗。次日起來。戴宗別了宋江。周侗。作起神行法。飛往東京去了。第二天。就到了東京。逕投太尉府。投過了書信。宿太尉看過了信。請戴宗客室內暫住了。原來這個宿元景。就是那年奉旨親往西岳華山進香。宋江要救史進。向宿元景賺取元黃吊掛的。那宿太尉。雖是少年得志。却是公正瀟灑。滿朝文武。那一個敢得罪他。道君皇帝更是言聽計從。他在昔年上京赴考。半途上遇了強盜。險些送脫性命。幸得周侗相救。安然赴京投考。恰好高中甲等。直做到太尉。他却受恩不忘。時常念着周侗救命之恩。朝中出了大事。必有函告周侗。今天接着周侗來信。求他竭力奏請皇上。招安梁山好漢。他看在周侗情份如何推却。次日五更。宿元景上朝面聖。奏道。臣聞遼主野心勃勃。朝晚將來生事。又浙江巨寇方臘。十分猖獗。告急文電。雪片飛來。如此緊急事兒。萬不可再行姑忽。上次陛下。曾有招安梁山羣盜。使討方臘。

之舉。不料候使被弑。以致又動干戈。日前張元帥調去護衛四名。眼見那個一丈青。不是弑候使的凶手。足見被人假冒無疑。又聞張元帥親詢賊魁。確有投誠之心。伏祈萬歲。速降詔書。把梁山衆寇赦罪招安。國家幸甚。道君道賢卿所奏。深合朕心。惟恐狼子野心。將來如有反覆。賢卿須負全責。宿元景道。聖上果如招安。臣原負全責。決無二言。道君大喜道。如此。朕當即修詔書。就着賢弟前去招安便了。宿元景謝恩不迭。道君回宮。各官退班。宿元景回到府中。卽對戴宗道。恭喜頭領。皇上已准下官奏請。不日有旨下來。卽着下官前來招安。你可先去通知周老師。並請貴寨主。預備接旨。就是戴宗大喜。辭了宿太尉。仍舊作起神行法。不日回轉大寨。把宿太尉言語。對周侗和宋江等說了。各人盡皆大悅。周侗別了宋江。自回官軍隊裏。也和張叔夜。盧俊義。林冲三人說了備細。各人歡喜不必細表。且說宋江吳用等。曉得不日宿太尉到來。忙在營中。築起一座接旨亭。掛燈結采。打掃道路。恭候天使。一面請張元帥。同盧林二人。齊來觀禮。又命裴宣趕造花名細冊。上自宋江等一百九人。下迄大小頭目。有不愿隨去者。每人賞銀百兩。遣歸田里。其愿投誠的。全數寫在冊上。又令蔣敬。把山寨糧草。兵器。馬匹。衣甲。也造了細冊。均待天使查點。各頭領聽得將受招安。有的十分愿意。有的也不放在心上。只有李逵。跳進跳出的不快活。宋江恐他得罪了宿太尉。特叫李逵進帳。宋江道。李兄弟。俺們蒙周老夫子竭力設法。不日皇上聖旨下來。赦去了各人本身大罪。從此以後。不再做這個強盜了。李兄弟。心上快活麼。李逵睜起怪眼道。快活甚樣鳥。剛纔快活了幾年。又要去受奸臣們的氣惱。鐵

牛不曉得做甚麼官。一生一世。只跟了你走。要是好臣們。有誰得罪了你。鐵牛不管道理。不道理。就是趙家官兒。也要吃鐵牛兩三板斧。宋江道。好兄弟。只要你聽我的話。就是正在談論。忽見盧俊義和林冲二人走了回來。宋江等見了大喜道。二位賢弟。想殺小可了。盧俊義林冲齊道。招安一事。兄長們諒已端整好了。宿太尉親捧詔書。帶了三百名禁軍。又蒙皇上頒賜御酒一百單九瓶。采緞花紅無數。已到張元帥那裏。定明天午時。來本寨開讀詔書。小弟先行回來報告。明天張元帥也須和宿太尉同來。宋江聽了。忙把山寨上一應表冊。并花名細冊。一齊端整好了。又從營門起。一路掛起燈彩。復用黃沙鋪地。迤邐直達接旨亭。足有三里路長。並令神行太保戴宗。速往山寨。請大小頭領。各帶冠袍。卽來大營接旨。到了次日上午。各頭領全數到來。宋江傳令各人。務要衣冠整肅。舉動安詳。不許大呼小叫。不許飲酒胡說。看看已近午時。早有軍樂隊。在營門口奏起軍樂。宋江盧俊義爲首。吳用公孫勝第二。以後便是顏路子和五虎將。二人一排。分做三排。後面一排排。都是二人並肩。三十七人之行。便是七十二地煞。也是二人一排。肅靜威武。秩序井然。兀立在營門之下。恭候宿太尉到來。看看已到午時。猛見對陣。旗門開處。三百名禁軍。簇擁了宿太尉張元帥二人。紛紛過來。梁山營內。頓時號砲三聲。接着軍樂悠揚。宋江等深深的揖了下去。迎進了宿太尉張元帥二人。三百禁軍。緊緊的護着。一齊到了接旨亭。宿太尉道。梁山泊義士宋江盧俊義一百八人。及新頭領顏路子。一齊上來聽旨。宋江等聽了。紛紛在亭前分做十排。跪了下去。口稱萬歲。俯伏在地。靜聽宿太尉宣讀詔書。

宿太尉捧起聖旨，朗朗誦道。

朕自卽位以來，求賢之心，未嘗少息。愛民之政，猶恐未週。念爾宋江、盧俊義等，常懷忠義，不施暴虐，歸誠之志，既決，報效之心，久矣。雖犯罪戾，各有所由，察其情懇，深堪憫憐。朕特差殿前太尉宿元景齋奉詔書，親來招撫。將宋江以下大小人員，所犯本身罪惡，盡行赦免，賜給御酒一百單九瓶，金銀牌一百單九面，紅綠錦一百單九匹。赦書到日，莫負朕心，早日歸降，必當重用。着宋江等一百九人，卽行來京面朕，仰體朕意。故茲詔敕，想宜知悉。宣和四年二月日詔。

宿太尉讀罷詔書，宋江等謝恩畢，宿太尉教取過御賜各物，請張元帥按名給散。又將御酒開了，宿太尉親自斟了一杯，一飲而盡道：「這是御酒，下官奉命，賜給各位，誠恐各位見疑，故而下官先飲。」於是一杯一杯的斟了，請宋江先飲。宋江跪着，接飲御酒。以下依次跪飲，衆頭領感謝不已。宋江接過了聖旨，喚裴宣珍藏了，吩咐擺酒款待。宿太尉、張元帥二人，宋江等慇懃勸飲，三百名禁軍，自有上等頭目接待，不必細表。那宋江正在勸酒，忽然想起二人，叫聲：「啊呀，俺怎地把他忘了。」衆人大驚，正是人遇喜事精神爽，酒逢知己量倍洪。宋江自上梁山以來，大小歡宴，不盡其數，只是這次筵席，吃得分外快樂，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梁山泊全夥受招安

登雲州三雄擒刺客

王介評文。梁山酒席上談話。宋江自宋江。張叔夜自張叔夜。宿元景自宿元景。周侗自周侗。公孫勝自公孫勝。各人有各人聲口。各人有各人身份。句句自心中說出。毫不欺詐。

公孫勝回二仙山。作者爲欲避免征遼時。寫許多無意識之門法文字也。

宋江一受招安。梁山泊立化平民村。且得老弱有所養。壯健有所耕。幼童有所讀。雖父之待子。亦不爲過。此宋江之所以爲及時雨也。

寫周侗不別而去。免去許多應酬文字。作文可省卽省者。此類是也。

寫宿元景與宋江同行者。爲欲明刺客也。刺客一明。乃知刺天使者。果爲猿臂所遣。後文奉詔征剿。方得不嫌突厄。

燕青精神過人。雖石秀亦所不及。登雲州擒刺客。爲宋江上京第一功。其關鍵甚大。燕青之功。豈不偉歟。

寫宿元景文官。膽小如畫。

擒刺客一段。可以看出吳用機警。燕青乖巧。石秀勇狠。楊雄託大。宋江大度。呂方活潑。各極其妙。忠臣孝子。國之寶也。此宋江所以獨縱苟英。亦惟忠臣能惜忠臣。孝子能愛孝子。讀此。深幸苟英得遇宋江。而能保全首領。是亦天之所以報孝子也。

話說宋江正在大排筵筵。款待宿元景。張叔夜。忽地想起了周侗。尚在宮軍隊裏。不會和張元帥同來。還有一個聞煥章。也在梁山上面。宋江見這裏酒席。已是飲了過半。不便再去請了來。又在軍營之間。究非待客之道。想了一想。頓時有了計較。立起身子道。小可弟兄們。蒙太尉元帥。竭力拔出火坑。真使小可們。粉身難報。目下戰事已了。弟兄們萬死餘生。此後誓把此身。效死於國。只是二位。及周老夫子的大恩。無從報答。小可敢請三位大駕。同上山去。請在山上。盤桓數天。待小可把諸事料理完畢。即同太尉元帥。進京面聖。這是小可愚忱。務望二位勿却。張叔夜道。宋兄所言甚有見地。太尉難得到此。理當上山一遊。宿元景道。元帥有興。小弟奉陪。宋江大喜。即請盧林二人。前往敦請周侗到來。張叔夜也回了營。吩咐二位公子。小心留此屯扎。三軍見戰事和平。無不歡忻鼓舞。濟州道上。一片冲天殺氣。倏的變了祥雲靄靄。瑞氣千條。好個張元帥。能化干戈而爲玉帛。端的是仁者之師。不重殺戮。真不愧爲員上將。後來金兵南犯。張叔夜假降了敵人。却得保全了河間府。多少的人民。免受着屠戮。至今傳爲美談。於此可見張叔夜的爲國爲民。苦心孤詣了。閒話丟開。且說宋江請了周侗。宿元景。張叔夜三人。傳令全師。卸甲回山。不到半天。已到水泊。一百單九籌好漢。簇擁着周宿張三人。上了忠義堂。宋江盧俊義。陪了貴客。遊玩山景。吳用。公孫勝。裴宣。蕭讓。朱武。蔣敬。燕青。陶宗旺。一班兒。或的查點花名人數。或的統籌錢糧倉廩。或的計點兵庫甲仗。或的搬運行李衣。着粗笨生活。自有大小頭目。做去。由各頭領監督着。日夜工作。人多手衆。不足半月。已是草草停當。頭領中。

只有公孫勝不愿進京。爲官要回二仙山奉養老母。侍候羅真人。宋江等再三挽留。公孫勝決意要去。宋江等見留不住。只索擇日起行。樊瑞也要跟了同去修道。却喫宋江苦苦留下了。那一天忠義堂上擺起筵筵。一而款待貴客。一面替公孫先生送行。席間宋江道。公孫先生是山寨首義兄弟。多與山寨出力。今天剛蒙聖上下旨招安。不料先生又要高引遠避。弟兄們心中其實萬分難捨。目今國內多事。弟兄們歸降了朝廷。難免東征西討。行兵佈陣。料敵決勝。雖然還有吳軍師和朱兄弟二人在此。怕的是陣上遇了異人。施起妖法來。叫俺們怎地迎敵。公孫先生若念弟兄義氣。當望早去早回。小可幸甚。公孫勝道。多蒙兄長高誼。小弟何忍捨去。只爲老母在堂。久虧孝養。本師羅真人亦且早晚望弟歸去。陣上倘過敵人有施妖法的。好的有樊瑞兄弟在着。他的功夫年來大有進步。非比往昔。一班野狐禪的小法兒。決非他的對手。萬一遇到道行高深。法術廣大的敵手。兄長可差戴兄弟來取小弟。決無不來之理。宋江道。既然先生記念老伯母時。這是人生孝道。小可怎敢攔阻。只是將來果如遇到樊兄弟。敵不過的敵人。小可着戴院長飛行來講時。先生千萬不可推故不來。公孫勝笑道。兄長勿慮。小弟豈是言而無信之人。宋江等聽了甚喜。張元帥道。公孫先生果然道通天地。令人莫測。那天小兒被擒。也是先生迫了大霧之功。以吳軍師之神機妙算。加以先生之法術。諸位豪傑的英勇。莫怪無人可敵。如今投誠了國家。真是天子洪福。自今以後。還望諸位一心一德。報效朝廷。才不負宿太尉一片好心。周老夫子滿腔熱望。宿太尉道。可不是哩。那天下官奏請之時。天子曾說。怕

的是狠子野心。不能安穩。後來下官竭力擔保了。方才准許。周侗看着盧俊義林冲二人道。賢契們聽得麼。人家爲了你們衆兄弟。這等熱忱。你們將來也須怎樣的不負人家才是。宋江盧俊義林冲吳用等齊道。小可們得能重見天日。都出三位大恩。沒齒終身。不敢忘懷。席間談談說說。不覺人人大醉。聞煥章秉性忠厚。在席上默默無言。見了梁山已受招安。自身也得脫囚回去。却也十分歡喜。到了次日。張元帥和周侗二人下山別去。公孫勝取了行李川資。帶了幾名伴當。也和衆人洒淚下山。自回二仙山去了。這裏計議上京八數。除了宋江一百另八個頭領外。有一大半頭目。仍愿在山耕種度日。情愿跟了同去的。經裴宣淘去了老弱。挑選得壯健漢子。恰有一萬。都是山東河南關西湖北的大漢。作爲基本部隊。將山下酒店收起。六關上敵樓砲架。一齊拆去。改作圍牆。營房改爲民房。所有已墾田畝。概歸在山頭目。永遠管業。丈量了畝數。報明鄆城縣。按畝付糧。完全與民間無別。宋江又將庫中金銀。按份表散。各頭目沒有妻小的。勒令討娶成室。按戶置腰刀一把。以防盜賊之用。其餘兵器。一概帶往京師。又往鄆城縣。重金聘到二十名學究。把忠義堂。改爲公明書院。大小頭目的子弟。不論男女。均得在書院內用功讀書。如有成器的一樣。可以上京赴試。考取功名。這樣一來。幾萬頭目。歡聲雷動。宋江又將做良民。安分守己的話。懇懇切切的教訓了幾遍。如有作奸爲非。不改盜性的。不許住在山中。將來一經發覺。輕則驅逐離山。重則送官法辦。宋江把諸事了當。擇吉起行。宿太尉見宋江辦事公正。恩威並施。心中暗喜不迭。吳用分派了隊伍。於宣和四年夏日。全山頭領。乘盜

歸正下山進京第一隊關勝秦明花榮李應魯智深武松顏路子林冲呼延灼柴進朱仝楊志李忠周通湯隆杜興鄒淵鄒閏朱貴朱富施恩蔡福蔡慶李立李雲焦挺石勇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王定六郁保四白勝時遷殿景住並軍漢三千名第二隊盧俊義朱武董平張清徐寧素超劉唐史進戴宗李逵穆弘李俊張橫孔明孔亮項充李袞金大堅馬麟童威童猛候健陳達楊春鄭天壽陶宗旺宋清樂和龔旺丁得孫穆春曹正宋萬杜遷薛永馬麟也是三千人馬第三隊宋江吳用雷橫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張順楊雄石秀解珍解寶燕青黃信孫立郝思文彭汜魏定國裴宣鄧飛楊林蔣敬郭盛皇甫端一丈青宣贊韓滔單廷珪蕭讓歐鵬燕順凌振呂方安道全王英鮑旭樊瑞却帶四千人馬宿元景和三百禁軍與宋江中軍同行聞煥章却在第二隊內臨行之時盧俊義林冲同了宋江吳用親往張元帥那裏不料周侗已是走了張元帥早已備了公文飛報童貫把交戰經過宿太尉下來奉旨招安梁山衆頭領不日來京面聖等詳細節目絲毫不漏的寫了又說自己部隊須待宋江等進京後方可來京覆旨等語到了宋江等這日前來告別張元帥已經得到重樞密的獎諭下來當下請宋江赴席飲酒自有一番客套毋庸細表宋江告別出來立時拔隊起行一路秋毫無犯在那山東境內百姓焚香遮道歡聲震天宋江等一路謝了過去行到登雲州地界前面第一隊已是出了山東境地第二隊剛在邊境宋江和宿太尉第三隊最後那日已是黃昏時候宿太尉一時高興同了宋江吳用楊雄石秀燕青呂方換了青衣小帽宋江把軍士繫在城外吩咐雷橫張順等

小心管束軍士。不可出營遊蕩。宋江吩咐過了。一行六人。伴了宿元景。迤邐往城內遊去。却也街市熱鬧。人物齊整。只爲已將黃昏。一般小販買賣。紛紛的收了擔子。肩挑出城。宋江等一行人。在街上左顧右盼。倒比在山上時。另有一番風光。宿太尉隨朝伴駕。輕易不出東京一步。這次奉旨出京。雖是風塵僕僕。心中却是快活非常。今天又同宋江等。在登州城內。信步閒遊。頓覺胸襟一爽。喜溢眉宇。前面開路的。是石秀吳用。第二。便是宿元景宋江。楊雄呂方第三。最後却是浪子燕青。那燕青爲人。最是機警乖巧。他雖一路閒遊。那兩隻眼睛。總是息息的。瞻前顧後。到處留意。約摸走個了二三條街巷。猛一回頭。見有一個大漢。一個俊秀矮小的人物。緊跟着走。離燕青只有四五步路。亦步亦趨。不離丈尺。燕青偷眼看去。二人足下。着實有勁。必是武藝中朋友。爲何緊緊跟定了。頓時疑雲重重。不能去懷。正在低頭暗想。宋江等。驀然止住了脚步。恰在一家。仕宦行臺的門口。宿太尉商量着。要進去。開二個上等房間。叫一桌上好酒菜。各人飲幾杯兒。就在這裏住宿一夜。明天出城上京。宋江等點首贊成。一齊進了大門。燕青也走了進去。回頭打一望時。已不見那二人的蹤跡。燕青不放心。跑出店門。在街上細細看將去。果然不知去向。暗暗叫聲慚愧。方將心上一塊石。放了下來。石秀不見了燕青。忙出店外找尋。已見燕青進來。一行人。自有夥計慇懃接待。到了一隻大房間裏。面足有數丈寬大。鋪設的堂皇異常。靠裏還有二間小房間。前後共是大小三間。鋪着七八隻朱紅漆的眠床。錦帳綉衾。潔淨精緻。衣櫥桌椅。山水字畫。佈置得井井有條。果然是個仕宦僑寓的所在。房外一隻大廳。

大廳口是一方大天井。天井左側却是幾隻雙人單人的小房間。燕青前前後後。看在眼裏。房內已是酒餚雜陳。宿太尉上首坐了。左右宋江。吳用。燕青。楊雄。石秀相陪。呂方下位斟酒。歡呼暢飲。心花大放。只有燕青心上終放不下街上的二人。飲到中間。宋江笑道。太尉還記得那年。上西獄華山進香。小可要救一個兄弟。史進。向太尉借取元黃吊掛。當時多有驚動。想不到今天小可們。又是蒙太尉竭力拯救。真是兩次大恩。如何報答。宿太尉笑道。爲人只須存心忠義。怕沒有好結果。下官適逢其會。何足掛齒。談談說說。已是初更時分。燕青忍不住道。剛在街上有兩個人。只跟定了俺們行走。直待到此。方在不見。小弟看去。像是二個賊人。各位兄長。今夜千萬小心了。吳用道。各位兄弟。可曉得猿臂山。離此地有多少遠近。呂方道。不遠。只得四五十里。吳用道。是了。又是那話兒。跟了來作祟。今夜倒要防備着有人來行刺。宿太尉聽了。大驚失色道。軍師說什麼刺客不刺客。吳用笑道。太尉但顧喝酒。有弟兄們在此。怕怎的。趕快吃過了飯。待小可安排好了。以備萬一。各人聽了。立時用飯。飯罷。叫夥計把房內收拾得乾淨。吳用請宿太尉和宋大哥在最裏一間歇宿。吳用同呂方合住一間。外面大間。却是燕青石秀楊雄三人。吳用道。今夜請石兄弟特別留意。石秀道。可惜不曾帶了撲刀來。身邊只有一把解腕尖刀。鬥起來。恐怕不趁手。燕青道。三哥休怕。小弟弩箭。隨身帶着。來人倘是本領了得。小弟用弩箭射他。呂方道。石秀哥。小弟有兩口寶劍在此。先分一口給你。你終比尖刀利便。說時。驢地抽出一口劍遞給石秀。石秀接來看了看。不覺甚喜。楊雄空着手。一時找不到兵器。團團的在房

內尋了好一息。却尋着一條齊眉短棍。着實用得。拿來擺在身傍。吳用請宿太尉。宋江安心睡了。自己和呂方。却是和衣倦着。外面楊雄。石秀。燕青三人。都是摩掌擦怒。只等賊人到來。看看已近三更。却是沒甚動靜。石秀道。小乙哥。好多心。這樣熱鬧所在。如何敢來。不要等了。還是睡罷。說着打了一個呵欠。自和楊雄二人上床睡去。燕青提心吊胆。如何敢睡。一個人和衣斜在睡床上。調息呼吸。鏗鏘的外面正打三更。燕青好像聽得天井傍。小房間。門兒開響。不由心口一跳。靜了神。細細聽去。果然隱隱約約的。像有細細的脚步聲。條條的已在窗外。燕青忍不住了。輕輕的起來。房內點着一盞油燈。照得人面也認不清楚。燕青走到石秀床沿。輕輕的推了石秀一下。石秀條條的跳了起來。見燕青啣着嘴兒。做着手勢。曉得果然來了。忙把寶劍取在手。中。不敢叫楊雄醒來。怕驚動得賊人走了。二人伏在地上。靜靜聽着。不一刻。猛聽窗兒落落兩聲。抬頭看時。一扇左左窗兒。已經開了。接着撲撲。跳近二個人來。燕青細細一看。果是日間兩個。不由心中暗喜。忙一個箭步。跳到窗口。端整了弩箭。大叫道。賊人來了。楊大哥。快起來捉賊。聲言未絕。石秀早已一劍。向那大漢砍去。那大漢即用撲刀迎住石秀。一個矮的賊人。見已有着準備。要想走。見有人守住窗口。只得在房內挺了撲刀。幫同大漢。雙鬥石秀。剛一接手。楊雄提了齊眉棍。內室呂方。提了寶劍。二人一齊上前。劍棍齊下。向二個賊人圍了大門。宿太尉聽得外面。釘釘鏘鏘的兵器聲。曉得已在廝殺。嚇得渾身亂抖。索落落的縮在內間。怎敢出來。宋江在傍張胆。吳用却是立在門口。大叫賢弟們。休放賊人走去。務要生擒活捉。將來自有用。

處。燕青聽了。卽把窗門關上。隨手找一條門拴。走上幾步。冷不防。向大漢腿上。盡力打去。大漢只顧上面。和石秀三人拚命死鬥。那裏防到下路。有人算他。不由撲地倒下。早喫呂方。燕青二人按住。那個矮的。如何鬥得楊雄石秀。兩個拚一個。一個不留神。也被石秀一劍砍着左腿。撲通一聲。也倒在地。吳用早把繩索端整好了。見賊人已經拿住。心中大喜。忙將索子。擲給燕青。把兩個賊人縛了。吳用叫請宿太尉。宋江二人出來。審賊。二人聽得賊人。果然生擒活捉。頓時放大了胆。一前一後。走了出來。點起了幾盞燈火。看賊人時。都在地上。兵器拋在半邊。宿太尉。宋江。吳用三人。上面坐了。叫把賊人扶了起來。宋江看去。只見那大漢。生得七尺以上身材。黃頭髮。沒有鬚子。眼如銅鈴。獅子鼻。闊嘴巴。滿面長着麻子。穿着一身皂衣。青緞抹着額角。好個凶惡相貌。那個矮小的。看去不滿五尺身材。穿一身天青緞掛褲。却生得面目俊秀。吳用道。兩位壯士。同誰有仇。却來行刺。倘是被人主使。那是受人利用。情有可憫。只要實說了。定可從輕發落。大漢道。俺是猿臂山。猿臂寨的頭領。奉了寨主哈蘭生將令。特地同了這位苟英兄弟。下山來行刺天使宿太尉。俺姓忽。名如吼。端的上命差遣。身不由主。如蒙放了。誓死圖報。吳用笑向宋江道。兄長如何。小弟一聽小乙哥說起。已料着七八分。又是那廝的把戲。宋江點頭。宿太尉道。下官與你們寨主。有甚麼冤仇。却要遠來行刺。苟英道。不瞞太尉說。俺寨主。是遼國人氏。奉了遼主之命。來中國佔住了猿臂。將來遼主來取中國天下。準備着接應遼主。宋江道。看你也是大宋民子。怎地沒志氣。去投降外國人。來給他出力。苟英道。你曉得什麼。如今皇上。

只知信用奸佞。屈害忠良。先父苟上達。也是一員將官。多與朝廷出過力。爲了一點小事。無端的被重貫殺了。還要捉拿俺們全家。迫得俺們兄弟二人。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所以情愿投在那裏。但能報了先父仇恨。就是千刀萬剮。死也瞑目。宿太尉嘆道。看不出。倒是一位孝子。只是與下官有甚干涉。苟英道。俺們寨主。但怕梁山好漢。受了招安。將來和遼主對敵。因此上次遣了陳麗卿。在清風山。壞了一個侯天使。今天又差俺們下山。滿想殺了宿天使。推在梁山好漢身上。使他受不成招安。這是句句實言。大丈夫視死如歸。所恨父仇未報。心不甘服。伏望高抬貴手。饒了小子。沒齒不忘。吳用聽了。喚石秀四人。好好看守。自同宋江。宿太尉二人。立起身。直往內室坐下了道。這事怎地辦法。請太尉作個主張。宿太尉道。論二人蓄志叛逆。又敢行刺下官。端的殺無可赦。不過看那苟英。是個孝子。爲了要報父仇。陷身匪窟。情實可愿。志也可憫。依軍師主見。怎地處置。才是。宋江道。若殺忠臣孝子。天地也不相容。依小可。只把忽如吼。解上東京。把苟英放了。那是看在孝字面上。要是地。將來果然跟了外國人。來攻中國人時。那時在陣上拿住。自當明正典刑。以正國法。使他死而無怨。不知太尉以爲怎地。宿太尉道。下官也是此意。惟不可傳揚開去。童樞密面上。須不好看。宋江吳用一齊道。那個是然。當下商量好了。天也漸漸微明。又坐談了一個多時辰。已經辰牌時份。燕青把房門開了。夥計進來。送過了茶水點心。見有二個客人。本是小房間內住着的。怎的縛在此地。忍不伴問燕青道。客官。這二位。也是小店客人。爲了怎的。縛在這裏。燕青道。這二個是賊人。昨夜來做刺客。俺們拿住了。停息

俺們自會帶去。送官究辦。不幹你們的事。你快去幹你自己的活兒。休要在此多言。那夥計聽了。如飛的報告掌櫃的去了。正是事不關已休開口。煩惱只爲強出頭。不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詳。

第二十回 宋公明奉旨征猿臂 沒羽虎飛石打麗卿

王介評文。吳用一得陳麗卿假扮一丈青。刺死候蒙消息後。所以不卽廝殺者。原爲今日受招安後。奉旨征討之地步。則真僞旣判。名正言順。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非復以賊攻賊。雖勝不榮者矣。

面道君。僅宋江等十人者。恐人多口雜。有失朝儀。實最爲得體。道君一見宋江等十人之儀表。頓生罪在朕躬之感。可見道君實非庸主。特所用非人。上下朦蔽。朝政顛倒。民不聊生。致有金人南侵之禍。宗廟以禘言之可歎。

征猿臂。派朱武爲軍師者。以神機軍師。自上梁山以來。從未設計運謀。施耐菴旣已誤之於前傳。作者豈忍埋沒奇才。不令一展懷抱乎。朱武有知。當感謝作者不已。

哈蘭生所用之獨足銅人。寫得生氣勃勃。乃遇魯達之鐵禪杖。銅人一變而爲呆人矣。妙哉。朱武派將。獨留下顏路子者。早爲降張本。想已籌之熟矣。的是一位好軍師。此吳用所謂。兄長

萬事與朱武商量。決操勝算。誠非過譽也。

張清別無長處。惟能以石子取人耳。以陳麗卿之手脚活潑。尙在粉頸上。着一記道兒。則永清擲石之術。幾不亞花榮之神技也。忽氏四兄弟。夜劫宋營之計。如何滿得過朱軍師。猿臂寨衆人中。僅祝永清一人。料得必無勝理。於此見永清之智。在衆人之上。醜郡馬宣贊。以軍官而征賊。爲賊。又以賊。復爲軍官。征賊而亡其身。諺云。好漢難免陣頭亡。信然。

自有梁山以來。爭戰之亡身於陣也。自宣贊爲始。而晁蓋不與也。上梁山者。除杜遷宋萬外。以林武師爲第一。林冲以後。衆好漢源源而來矣。今宣贊亡矣。去矣。讀者拭目以待衆好漢之亡矣。去矣。源源不絕。亦如來時者矣。嗟乎。生死有命。興廢無常。讀之。廢書三歎。

話說那個夥計。聽燕青說了。疾忙奔到帳房。向掌櫃照樣說去。掌櫃大怒。趕了進來。要和燕青理論。吳用道。店家。好不知來由。我們是梁山上的好漢。現在奉旨招安了。要進東京面聖去。見有大軍屯在城外。那位坐在上面的。是當朝宿太尉。這二個賊。是昨夜來向太尉行刺的。却喫弟兄們拿住。今天正要解往京師去問罪。你怎的跑來多事。那掌櫃聽了。嚇得跪了下去。口中沒口子的叫饒不迭。吳用笑了笑。不知者不罪。店家且去。那掌櫃謝着去了。當下吳用付清了店帳。和宿太尉宋江等。帶了二個刺客。離了客店。走到城外。自有各頭領迎了進去。吳用傳令。拔隊起行。把忽如吼。用囚車關了。却把苟英。暗暗的在半途上放了回去。三軍在路。毫不耽誤。不滿幾天。已到東京。見第一。第二兩隊。已在那裏等候。當時各隊會合了。暫時扎個

大寨候旨定奪。宿太尉道：請宋頭領挑選幾位豪傑。同下官進京面聖。宋江與吳用商量好了。啓請關勝、林冲、顏路子、董平、呼延灼、花榮、李應七人。連同宋江、盧俊義、吳用三人。共計十位頭領。帶了花名細冊。個個整冠束帶。跟定了宿元景。進了朝陽門。逕赴朝房。宿太尉吩咐宋江等：小心候着。自己出了朝房。直登金殿。向值殿太監說了備細。自有內侍傳報進去。不一刻。聽得景陽鐘響。天子臨朝。宿太尉俯伏丹墀。奏道：臣奉陛下詔旨。前往梁山招安。宋江等一百九人。內除入雲龍公孫勝爲欲奉養老母。回鄉修道。其餘一百八人。帶同部卒一萬。遵旨同臣來京面聖。現把大軍暫時屯在大華門外。宋江、盧俊義領了八個弟兄。隨臣前來見駕。都在朝房候旨。道君聽奏。心中大喜道：這事早有張叔夜詳報樞密院。童樞密已經奏過。朕心甚慰。卽着宋江十人上殿見駕。宿卿風塵勞頓。賜錦椅坐於殿側。宿元景謝了。自有內侍往朝房宣召宋江等十人。步上金塔。俯伏道：山野草士。宋江、盧俊義、吳用、關勝、林冲、顏路子、董平、呼延灼、李應、花榮等見駕。願萬歲聖壽無疆。道君道：卿等平身。宋江等謝恩立起。把那花名細冊呈了上去。道君把花名冊細細看了。道：卿等共有一百九人。除了公孫勝返家奉母外。現有一百八人。投誠朕躬。尙有九十八人。爲甚不與卿等同來見駕。宋江道：弟兄們大半粗魯成性。不習朝儀。誠恐驚動聖駕。亦且部下萬人。也須彈壓。不敢擅離。花名冊上詳書姓名、年齡、籍貫、相貌、性格。本領、伏乞萬歲細細詳察。也是一樣。道君聽了。再把花名冊細細一看。果然九十八人。歷歷如在目前。又把宋江十人當面看去。只見宋江黑胖臉兒。微有鬚鬚。生得滿面和氣。顯着忠

厚仁慈。雖是身材矮些。却是胸挺腰直。精神飽滿。盧俊義堂堂七尺。貌如天神。吳用亭亭天表。文靜多智。關勝赤面長髯。壯繆再世。林冲豹頭環眼。桓候重生。顏路子虬髯虎背。氣吞牛斗。董平面如傅粉。風流無雙。呼延灼面似黑漆。勢若奔馬。花榮神采奕奕。文雅絕俗。李應雍容華貴。大將風範。道君看吧。滿心歡喜道。衆卿個個是人中豪傑。怎可久埋綠林。朕之過也。此後只望你們忠心報國。朕自當重用。暫封宋江等三十六人。爲正統制。朱武等七十二人。爲副統制。將來有功。自當陞用。宿太尉道。宋江等一百八人。各有家眷同來。又加部兵萬人。乞陛下降旨。撥地安頓。道君道。這事。童樞密早已提及。陳橋驛地方。多有兵房。可容十萬人。已經修理一新。宋卿等可在那裏安頓。按月糧餉官薪。自由官家發付。母須掛念。將來邊境安靜。宋卿等立有功勞也。須賜給府第。以傳子孫。宋江等謝過了恩。吳用奏道。上次陛下差候天使下來招安。不料在青風山。有一女賊。假冒了臣等寨裏的女將一丈青。把候使射死。因此又同干戈。幸得張叔夜明察秋毫。把這事證明了。日前在登雲州地方。又有賊人前來行刺宿太尉。幸得當場擒住。據賊人口供。乃是猿臂寨遼國奸細哈蘭生。因恐臣等受了招安。爲國家出力。所以上次着陳麗卿冒了一丈青。這次若是得手。又想冤屈臣等。使臣等受不成招安。那個刺客。名叫忽如吼。也是遼國人氏。還囚在臣等營內。請旨定奪。道君道。多聞遼主。要來奪取天下。旣然國內出了奸細。怎可容其久佔猿臂。以成大患。宿卿有何主見。當面奏來。宿元景道。臣這次好險。若無衆義士。早已被刺了。那刺客尙在城外。可卽發交刑部。明正典刑。就請宋義士等。前往猿臂。

把哈蘭生勦滅了。以絕大患。道君大喜。卽命宋江帶領本部。前往山東猿臂山。尅日進兵。不可有誤。宋江謝恩。一齊退出朝來。由宿太尉陪了。先到蔡太師府中拜過了客。又去樞密院拜見了童貫。再到殿師府拜見了高太尉。蔡京童貫高俅等。却也勉強了許多言語。宋江等告退出來。謝了宿太尉。回到軍營。和衆頭領說了備細。人人大喜。卽把人馬開到陳橋驛。果然好個所在。兵房官舍。何止千間。團團的遍處都是。中間一片大操場。也有箭靶。講堂。宋江等看了甚喜。卽命工兵。把房舍打掃得乾淨。各頭領盡數遷入官舍。內室安頓了妻小。騰出幾間。作爲辦公之處。兵房裏自有床舖桌椅。兵士們也把行李安頓了。宋江和吳用。點了人數。也分着職司。逐天辦公。次日。宋江在講堂上。召集各頭領。並及幾個上等頭目。宋江道。弟兄們。今日不比往昔。各位已是統制官銜。受了皇上恩典。當思盡忠報答皇家。這裏是歷史上有名所在。喚做陳橋驛。當年本朝太祖皇帝。曾在這裏。黃袍加身。身登大寶。我們身居此地。理當時體念太祖創業之艱。我們爲臣子的。務要忠勤廉明。上報帝德。下愛百姓。望衆位約束部下。千萬不可驚動了百姓的一草一木。以免累了俺們歷來的名譽。衆人聽了齊聲道。愿受大哥約束。始終不敢有違。宋江道。雖蒙衆兄弟義重如山。還請各自奉公守法。須知做官不比爲盜。倘如犯了軍令。只有按法懲處。不能像在山寨裏。可以隨便釋放了。衆人稱是。吳用道。聖上命俺們。尅日征勦猿臂。大哥快發將令。準備明天動身。宋江道。這個就請軍師照舊調遣便了。吳用聽了。忙令帶上忽如吼。片刻忽如吼。兩手拷了鐵練。由二個兵士。扶了上來。吳用和顏悅色的問道。壯

士休要擔驚。俺們好歹。要把你從輕發落。你可把那猿臂的兵力人才。細細講來。忽如吼道。寨內有四五千
人馬。十幾個頭領。哈寨主。使的是獨足銅人。武藝十分了得。沙氏兄弟。要算沙士義。武藝最好。還有一個女
將。端的出色。實有萬夫不當之勇。其餘雖然了得。只是及不來這三位。吳用聽了。卽請蕭讓。寫了文書。差四
名精細部卒。由戴宗領了。押着忽如吼。立時進京。送到兵部。再把文書。投到樞密院。請童樞密。速把軍餉籌
備着。交付戴宗。源源解來。戴宗奉令。押了刺客。搵了文書。進城去了。吳用道。猿臂只有幾千人馬。十多員戰
將。俺們用不了全部都去。且煩宋大哥。親自走一遭。並請神機軍師朱武。參贊軍機。隨了同去。又請顏路子。
李應。花榮。張清。董平。秦明。魯智深。武松。宣贊。孫立。黃信。一丈青。王英。白勝。十五個兄弟。五千人馬。尅日
起行。糧草自會叫戴宗逐日解來。這次是第一次爲國家殺賊。各位務必小心。但願宋大哥。馬到成功。小弟
和盧兄等。在此坐候捷音。宋江道。軍師爲何不與小可同去。吳用道。俺們新來這裏。當心朝廷有事。小弟實
不敢輕離。朱兄弟。深明軍機。勝於小弟。兄長萬事與他商量。必可大勝。宋江大喜。辭了盧俊義等領了人馬。
浩浩蕩蕩。逕奔山東猿臂山而來。路上行了三四天。已到山下。朱武吩咐扎了寨柵。宋江升帳。問那幾位兄
弟。先去見一陣。試試敵鋒。只見帳下各將。一齊要去。朱武道。只要留下顏兄。其餘隨使幾位兄弟。分一半。出
去討戰。顏路子不悅道。朱軍師。爲何不令小弟上陳。朱武道。顏兄不知。小弟自有妙計。破猿臂。只在你的身
上。請你暫時在帳中坐地。千萬不可露面。顏路子。方才明白。只得安坐帳中。宋江營內。陡然放起冲天號炮。

宋江領了花榮、李應、張清、秦明、魯智深、燕青、宣贊、黃信、八個大將，二千人馬，旗門開處，一面綉旗飛出，那旗桿足有五六丈長，旗上寫着兩行字：第一行是「殿前正統制」，第二行是「山東呼保義」。下面斗大一個「宋」字，隨風飛舞，好不威武。早有嘍囉飛報上去，哈蘭生聽了，不覺吃了一驚，卽點人馬下山迎敵。哈蘭生手提獨足銅人，身騎高頭大馬，領了沙士信、沙士義、祝永清夫婦、忽氏四兄弟，叫苟桓、苟英、沙氏二兄弟，四人守山，也領了二三千嘍囉，如飛下山而來。宋江見來勢凶猛，忙把人馬退了幾十步路，恰好是片戰場，列了陣勢，等候交戰。哈蘭生下得山東，也把人馬排好了，當先出馬，大叫道：「那個是宋江？」上來說話。宋江在馬上道：「在下就是宋江，奉了宋天子之命，特來收捕叛黨。」哈蘭生罵道：「你這不識抬舉的賊，大遼皇帝好好以禮來聘你，你却推說不肯出來。如今仗了趙家官兒的勢，敢來這裏嚇人。別人怕你梁山，俺哈某却是不怕。說時一挺銅人，飛馬直取宋江。魯智深舞着禪杖，接住便鬥。只見哈蘭生舞起那個銅人，施展開來，那隻銅人上的頭、手、脚，都是解數，碰着了，都可傷命。衆好漢從來不曾見過，這樣兵器，無不暗暗稱奇。幸得花和尚那條禪杖，施得文風不透，呼呼的，解數出奇，盡夠敵得任那哈蘭生那個銅人。二人大呼廝殺，鬥到五十多合，不分勝負。看得秦明火起，吼一聲，舞起狼牙棒，直奔對陣。陳麗卿提了梨花古錠鎗，拍着火炭赤溜馬，杏眼圓睜，柳眉倒豎，接住秦明便鬥。秦明見是一員女將，曉得便是那個假扮一丈青的女賊，聽人說得好武藝，今日恰好遇着，不覺心中大喜，把那條狼牙棒，施出神出鬼滅的武藝。陳麗卿起初不把秦明放在心上，鬥了二十

合上下。方知秦明端的了得。忙把古錠槍緊一緊。放出渾身本領。敵住秦明。一來一往。鬥到百合上下。兀自不分勝負。那裏哈蘭生。同魯智深。拚命很鬥。一個馬上。一個步下。已戰到一百四十多合。看得兩陣上。幾乎伸出舌頭。那哈蘭生。用盡了平生氣力。估不得半分便宜。深恐馬力乏了。只得勒馬回陣。魯達這時。也覺得有些疲乏。見哈蘭生回去。即便收住禪杖。步行回來。看秦明和陳麗卿二人。還是死鬥不退。張清見秦明不得取勝。挺槍驟馬。出到陣前。叫道。秦兄且息一息。待小弟來殺這個婆娘。秦明巴不得有人替他。把馬跳出圈子。飛回本陣。讓張清去戰陳麗卿。兩個接住。又戰恰好。都使長槍。槍來槍去。正像兩條神龍。張清之志。不在很鬥。勉強戰了十合上下。把馬一拍。敗了下來。陳麗卿如何肯放。一蹣馬頭。緊緊追上。張清早已端整石子在手。聽得後面馬鈴響處。一起左手。一石子照着陳麗卿面門打去。陳麗卿忙把頭一低。那石子却打着陳麗卿鳳盔。餘力未盡。順勢溜落。陳麗卿粉頸上面。不覺火辣辣一陣痛。不敢復追。勒馬回去了。宋江把鞭梢一指。各頭領率領軍士。渾殺過去。那邊哈蘭生。即忙鳴金收軍。紛紛退上山去。宋江令上山搶去。不料山上擡木砲石。紛紛打下。不能上去。只得退回。朱武看天色晚了。也即鳴金收軍。宋江升帳。秦明道。這個女賊。果然好本領。今天若不得張兄弟一石子。真不知誰勝誰負。魯達道。那個哈蘭生。也甚了得。宋江道。照忽如吼悅起。他們寒裏。還有一個姓沙。也是好武藝。除了這三個。別的不打緊了。李應道。今天祝永清。也在陣上。你看他。見了俺們。却是不敢出手。朱武道。今天晚上。當心他們來劫寨。張清董平。可領一千人馬。暗暗的在

山脚下。左林內埋伏。花榮李應也領一千人馬。在山脚下。右林內埋伏。這裏請武松。燕青。宣贊。黃信四人。在大寨外候着。也是一千人馬。但等賊人來時。殺上去。張董花李四位。見他們下來。只管放他過來。待他走盡。從後面掩殺過來。這叫做四面包圍之計。正是壘中捉鱉。必得大勝。各人領令。自去暗暗行事不提。且說哈蘭生。自從差陳麗卿。在清風山刺死了候蒙。後來聽得朝廷。派了張叔夜。征討梁山。不覺心中大喜。不料梁山又得受了招安。頓時憂悶異常。不得已。又用老法子。想把宿太尉。在途中也刺死了。使梁山受不成招安。豈知行刺不成。反送了忽如吼。苟英得蒙宋江放了回來。心中甚是感激。只說自己見風頭不對。逃了回來的。哈蘭生聽了。更加煩悶。這日正在談論。忽報宋江奉了朝命。殺將來。哈蘭生明知敵不過。不得不勉強下山。應敵第一陣。恰好遇到梁山大將魯智深。殺得他。渾身大汗。又見陳麗卿。也不能取勝。只得收兵回山。在聚義廳上計議道。巨耐梁山好漢。果然英勇難敵。如今他把人馬。圍在山下。不知各位。有甚妙計。退得宋江。待俺差人。卽速前往大遼。請他快快出兵。英苟道。趁他們今天戰了一日。必然神疲力乏。俺們不如悄悄下山。去劫他的寨子。料他們必然防不到的。哈蘭生道。好計。祝永清道。不可。他們有個軍師。吳用。深通謀略。如何不防俺們去劫寨子。忽如龍道。怎的這樣膽小。如何可以打仗。今夜月色無光。正好偷營劫寨。待俺兄弟四人。只要一千人馬。前往廝殺。以報兄弟之仇。哈蘭生稱是。付了一千人馬。忽家兄弟。領了。候到三更左右。悄悄下山。迤邐殺奔宋江大寨而來。離大寨門。不到幾十步路。忽聽一聲鑼響。武松當先殺來。忽如龍曉得。

中計。只得奮勇迎戰。四兄弟各執一口大刀。迎住武松。燕青。黃信。宣贊便戰。後面喊聲震地。花榮。李應。張清。董平領了二千人。殺了上來。忽如虎。忽如龍。忽如豹。忽如彪。還道哈蘭生救應到來。頓時精神陡振。奮呼大戰。忽如豹。恰與宣贊力戰。殺氣影中。忽如豹一刀砍去。宣贊頭顱飛去。董平大怒。過來一槍。把忽如豹挑於馬下。忽如龍。忽如虎。忽如彪。見後面圍殺上來的。又是梁山人馬。不覺嚇得魂不附體。唿哨一聲。拚命逃走。早吃武松追上去。一戒刀。把忽如虎斬落馬下。晚上交戰。雖有火把。却不比白天。亂鬩鬩地。已被忽如龍。忽如彪。二人落荒逃去。猿臂兵。殺死的。一半以上。逃去的。也有二成。其餘的情願歸降。天已明亮。朱武收兵。計點人馬。殺死二個賊將。只是宣贊戰死。兵士們把屍體檢了出來。宋江哭得死去活來。衆人無不大哭。趕往城市買了一副上等棺木。把宣贊屍體殮了。下令三軍掛孝。先差白勝帶一百人馬。扶柩回去。這裏計議破敵。朱武道。黑夜交戰。不比白天。悔不該派宣贊上陣。心中懊悔不迭。當下喚過顏路子道。小弟起先本想把賊人一鼓盪平。不料賊人却也善戰。他們只要據山固守。俺們一時要破他。却也不易。宋江道。軍師有何妙計。給我那宣兄弟報仇雪恨。朱武指着顏路子說出一番話來。正是。神機不讓吳學究。能使強敵一旦休。不知朱武有何妙計。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連環計巧取猿臂寨 雙詐降智殺哈蘭生

王介評文。吳用之破祝家莊。計名連環者。以孫立、孫新、解玲、解寶等。新投梁山。卽令其往祝家莊。探友內應。其計雖奇。其險亦甚。孫立等。新來入夥之人。其心不可測。設與祝家莊之教師。說明其計。以賺之。宋江等。能全師以返梁山乎。蓋孫立等。與楊林、鄧飛。二人之交。朋友之交也。至與祝家莊教師。欒廷玉。則誼關同師。豈等泛泛。同是犯罪避難。若能避於祝家莊。則強於梁山爲盜矣。吳用計不及此。其成功者。天也。非人也。今朱武之用顏路子。使其詐降哈蘭生。則萬無一失矣。其計實較吳用爲妥也。

顏路子有恩於祝永清夫婦。而哈蘭生。尤在用人之際。故其詐降。毫無疑忌。其理極明。

武松與顏路子真戰。爲欲試顏之武藝也。此武松之所以平生不服硬之性格。與前傳不改絲毫。魯達不爾。林冲不爾。李逵不爾。石秀似之。實亦不爾也。此武松之爲武松歟。

第二個被顏路子擄去。而詐降者。用李應。因李應曾放祝永清。雖被擄去。必安如泰山。且欲說祝永清夫婦。又以李應最爲相宜。朱武妙計。且令顏路子對哈蘭生。直言李應恐非真降。而使祝永清監視之。於是李應之說祝永清也。可能從容不逼。侃侃直談。激之以大義。示之以出路。永清夫婦。有不感激涕零。俛首而降者乎。顏路子之降。並祝永清亦不使知之。足見朱武用計之密。

忽如吼曰。猿臂勇將。僅三人。曰哈蘭生。陳麗卿。沙士義也。故李顏二人。一與沙士義並馬。一則緊隨哈蘭生。出其不意。斬之。毫不費力。小說用詐降計者。試問有勝過此回者乎。

話說朱武向顏路子道。吳軍師嘗對小弟說起。足下和猿臂山祝永清有恩。小弟不派仁兄上陣。正爲便於用計。這條計。那年吳軍師三打祝家莊時。用過的。喚做連環計。今天恰好用得。那朱武說罷。走上一歩。附着顏路子耳朵道。足下匹馬單刀。快推到他們山後上去。見了哈蘭生。你可如此如此。交戰時。你須這般這般。見了祝永清夫婦二人。你就如此這般。不出十天。此山即可打破了。顏路子聽了。暗喜。結束了刀馬。別了宋江。大寬轉上那猿臂去了。且說哈蘭生。自派忽氏兄弟去後。眼睜睜。只望劫營成功。不料天剛一亮。忽如龍。忽如彪。二人殺得渾身血污。領了幾百敗兵。回上山來。對了哈蘭生。放聲大哭。訴說中了埋伏之計。二個兄弟陣亡。人馬死了一半以上。宋江隊上。却也吃兄弟如豹。殺死一員大將。哈蘭生十分傷感。安慰了忽氏兄弟一番。和苟英等。商議迎敵。苟英道。悔不聽祝兄弟的話。壞了二個兄弟。祝兄弟。你看如何應付方好。祝永清道。爲今之計。只有堅守。一面派人速往大遼。請其作速出兵。其圍自解。哈蘭生點頭稱是。忙令精細頭目。帶了書信川資。選一匹快馬。卽往遼國而去。這裏山前山後。多備擋木石灰。緊緊固守。以防宋江殺上山來。發付方畢。忽報後山上來一人。匹馬單刀。要見寨主。哈蘭生等。一齊迎了出去。見了顏路子。本來是認得的。祝永清陳麗卿二人。見了。分外歡喜。迎進了聚義廳。顏路子對了哈蘭生。納頭便拜。哈蘭生扶了起來。道。將軍甚風兒。吹得到此。顏路子道。說來話長。容弟細稟。小弟那天。同陳教頭二人來此。爲的是祝家兄弟。和陳氏姪女二人。當時却不過朋友情面。和陳教頭二人。空手下山。陳教頭一人。却上江西修道去了。小弟

一人回轉東京。對高太尉說了一個大謊。却也安然無事。不料梁山衆盜降了朝廷。奏說祝賢弟夫妻現在貴寨。又說和俺串通。賣放了二位。欺瞞太尉。太尉大怒。立時要把小弟斬首號令。小弟得了消息。嚇得魂不附體。靜思無計。只得來投奔大哥。當名小卒。豈知走到山前。見有大兵屯紮。不知同誰廝殺。只得從山後上來。望寨主收錄。則個哈蘭生等衆人聽了。個個心中大喜。即時大擺酒宴接風。席間祝永清盛稱顏路子武藝出衆。哈蘭生益加歡喜道。不瞞將軍說。山下的兵馬。正是梁山。上宋江的兵。奉了聖旨。來和俺作對的。已經戰過二陣。俺們壞了二個兄弟。將軍有何妙計。可以殺退宋江。顏路子道。小弟初來。無功可言。明天和他對敵。務要打個勝仗。以鏗他們銳氣。衆人聽了。盡皆大悅。到了次日。請顏路子下山迎敵。哈蘭生親自押陣。一聲砲響。領了一千人馬。衝下山來。顏路子一馬當先。背後便是祝永清夫婦。和哈蘭生。瞬息到了山下。排下陣勢。顏路子勒馬橫刀。大叫道。對陣有本領的出來納命。宋江朱武見顏路子出來挑戰。心中暗喜不迭。忙也點了一千人馬。喚過李應道。如此如此。又喚武松。董信。董平。張清。一路前去。倘與顏路子交戰。只可敗。不許勝。各人領令出營。果見顏路子耀武揚威。尋人廝殺。李應叫董平出馬。顏路子一刀戮來。董平用槍架了。二人便戰。鬥了二十合上下。董平氣力不加。敗了回來。李應又令武松去戰。那武松雖和顏路子打過一套拳。曉得武藝果是了得。只是不會用了軍器廝殺過。如今聽得李應叫他出馬。不由暗暗歡喜。有心要試試看。舞起戒刀。向顏路子馬頭砍來。顏路子用刀隔過了。與武松飛舞週旋。不料武松把兩口刀施出平身。

本領。只向着顏路子緊要處擄來。顏路子險些真的敗了下來。不由恍然大悟。曉得武松好勝。有心要試自己本領。使也把大刀一緊。施展得只見一團白光。霍霍的籠罩了上面的人。下面的馬。刀風颼颼。和武松兩把戒刀。宛若天上三條閃電。飛到了陣上。連得哈蘭生陳麗卿二人。見了也是佩服。李應好生奇怪。恐怕武松忘却了計策。忙把馬一拍。叫道。武二弟回來。待俺來捉這廝。武松聽了。對顏路子笑了笑道。果是好武藝。殺你不過。收回刀。條的奔了回去。李應方才定心。飛到垓心。接住顏路子大戰。二人假戰了二十合上下。李應故意一槍。向顏路子擄來。却擄了個空。連人和馬。直撞上去。恰好把身子撞在顏路子懷裏。顏路子順手一把。將李應搶了過來。飛馬回陣。哈蘭生見了大喜。命祝永清等。殺了上去。武松拚命。敵住陳麗卿。大戰了一陣。各自收軍。哈蘭生大勝而回。片刻回到聚義廳上。燈燭輝煌。叫把李應推了上來。祝永清上帳跪下道。請大哥。不要殺他。這位李大官人。和俺同村知交。從前梁山三打祝家莊。是被宋江用計擒住了的。哈蘭生道。既然如此。且與李將軍鬆綁。請坐了好談。李應謝了。哈蘭生道。將軍堂堂一表。如何屈在奸臣手下。不如降了俺們。將來大遼。得了中國。你我都是開國元勳了。李應跪下道。如蒙不殺。愿效微勞。哈蘭生大喜。顏路子悄悄對哈蘭生道。哈大哥。只是心直。那李應。多年跟隨宋江。怎的無此信他。哈蘭生道。這事怎處。顏路子道。可與祝永清夫妻一起住了。防他生變。他們是自小同鄉知友。萬無一失。哈蘭生稱是。吩咐祝永清夫妻二人。好好管待李應。暫時就在祝永清下處住了。祝永清點頭。李應暗喜。當夜即在祝永清外室住下。祝永

清備了體已酒菜。請李應進入內室。喚麗卿過來。拜見了李應。三人坐了。飲酒談心。祝永清道。前被一丈青攔住。多蒙大官人搭救。小弟沒齒難忘。李應覷得房內無人。又往窗外看了看。却喜也是靜靜地。沒一個人影。李應回到座上道。恭喜二郎。不日有大官做了。永清道。這話怎講。李應道。聞得遼主兵強將勇。即日來取中原。一旦成了大事。足下豈無大功。那顆斗大金印。不是太尉。便是郡帥。這開國奇勳。俺豈可不賀。永清聽了。低頭默然。麗卿道。俺二人爲了避罪。在這裏躲災。這做官二字。做夢也不去想他。永清道。大官人。小弟是得過且過。暫度眼前。這斗大金印。小弟何敢妄想。李應正色道。二郎。貴府祖先是那裏人氏。永清大驚道。俺祝姓。累代生長在祝家莊上。兄長豈有不知。李應道。這祝家莊。可是大宋土地。永清道。兄長笑話。俺祝家莊在山東境內。自然是大宋土地。兄長何須問得。李應道。如此說來。足下祖先。也是大宋子民了。怎的。你肯幫了遼國的奸細。出死力。俺怕老弟的貴祖先。在泉下痛哭狂叫。二郎。俺和你祝家。多年世交。令兄一家歿後。全仗你一人。接傳香火。虧你堂堂一表。怎的。顛倒做起漢奸來。二郎。這金印。可惜遺臭萬年。永清聽了。飛紅了臉道。啊。嚟。大官人。怪道小弟有點狐疑。原來老哥。果是來詐降的。李應道。遼主親自詔聘。俺們尙且回絕了他。俺怎肯來降這個哈某。老實說。俺特地爲你二人。單身詐降到此。來勸你去走一條大路。你如執迷不悟。憑你把俺送去請功。永清聽了。撲的跪下道。小弟也是一個人。豈肯甘入下流。怎那身犯重罪。如蒙搭救。無不從命。李應大喜。雙手扶起了永清道。二郎從善如流。端的可兒。當下李應悄悄的。對了永清。麗卿。如此

這般的說了一遍。二人點頭會意。陳麗卿道：李家伯父，那個使兩把戒刀的行者是誰？李應道：他就是從前在景陽崗打虎的武松。陳麗卿道：怪道怎地了得。原來是武都頭。不知你們那裏同他本領一樣的有幾個。李應道：多着哩。少說說有二十多個。陳麗卿道：還有一個神箭手。據說有百步穿楊之技。果然有這個人麼？李應道：有。他叫花榮。休說百步穿楊。就是古時的養由基，恐怕也贏不了他。陳麗卿道：俺不信。天下有這樣的好手，俺待將來和他倒要比試試。李應笑道：你們降了過去，即是自己弟兄，比箭耍子，有甚不可。原來陳麗卿對於射箭一門，也下過一番苦功。深惜不曾逢到一個敵手。今天聽說花榮這等手段，他心內如何不喜。當夜談論了許多辰光，三人心，個個歡喜不迭。那李應喜的是計已用妥，祝永清夫妻倆喜的是，就能重見天日。當夜三人安然入睡。一宿無話。次日起來，都到聚義廳上。顏路子道：昨天一戰，敵人胆已寒了。今天趁一股銳氣，只請苟氏兄弟二人守山，俺們全夥下去殺他一個片甲不回。方顯小弟手段。李應道：小弟初來貴寨，不會出過氣力。如蒙信任，願爲前部。當先殺敵。祝永清道：哈大哥，李兄和小弟知交。昨夜對小弟吐過心腹，誓愿幫着大哥，殺上東京。將來遼主得了天下，須求大哥特別保舉。小弟斗胆，答應了他了。哈蘭生大喜道：那個自然。只要大家出力，俺遼主有功必賞，非比大宋昏君。只是信用奸臣。今天務請各位努力說罷。點起沙士仁、沙士義、沙士禮、沙士信，祝永清、陳麗卿，忽如龍、忽如彪、顏路子、李應，共是十員大將，令苟桓、苟英、守寨。哈蘭生帶了二千人馬，當先提了獨足銅人，殺下山來，列成了陣勢。大呼廝殺。宋江、朱武等。

正在談論假降一節。忽報哈蘭生等下山討戰。看將去。顏李二人也在那裏。朱武暗喜道。宋大哥大事了也。快也全部出去。這一仗。定可成功了。宋江大悅。親自同了衆將。紛紛出營。也排了陣。望對面時。果見顏路子和哈蘭生並馬立着。李應却在第二排。靠近沙士義。宋江假意罵道。李應。你不該投降賊人。拿住你時。碎屍萬段。哈蘭生提了獨足銅人。早出陣前。這裏雙槍將董平。挺鎗搦住便鬥。二人果然勇猛。戰了三十多合。不分勝負。顏路子向着李應。把眼一丟。抬馬舞刀大叫道。哈大哥。不要怕他。俺來助你。哈蘭生見顏路子出來助陣。心中暗喜。不料顏路子飛馬衝到陣上。刀光起處。直向哈蘭生砍去。一個頭顱飛去。哈蘭生頓時了帳。賊軍大驚。李應手起一槍。把沙士義挑落馬下。祝永清一槍。向沙士仁刺去。沙士仁大驚。想逃。早吃陳麗卿一槍一個。瞬息見沙士仁。沙士信。二個刺落馬下。嚇得忽如龍。如彪兄弟二人。手足無措。早被董平趕上來。也是一槍一個。挑死馬下。只有沙士禮。同祝永清二人。併命很撲。戰到深處。魯智深過來一禪杖。把沙士禮打爲兩段。祝永清大喜。早有嘍囉報上山去。嚇得苟桓苟英。魂不附體。趕忙收拾了兵器馬匹。行李金銀。一溜烟。從後山下去。逃得不知去向。到了此時。祝永清夫妻。才知顏路子也是假降的。當下心中十分歡喜。宋江傳令上山。已不見苟英二人。宋江頓足道。惜乎走了二人。不然也叫他們投降了。豈不是好。朱武道。他們兄弟。與童貫有仇。降了反而不便。還是讓他逃了的好。宋江稱是。各將領一齊到了聚義廳上。各人紛紛上來報功。宋江笑道。朱兄弟。神算不亞吳兄弟。真是小可之幸。祝永清領了陳麗卿。上來請罪。宋江扶起道。這

次破得如此容易。全在二位奇功。怎的還要請罪。祝永清吩咐。排酒上來。各人圍坐了。歡呼暢飲。祝永清道。小弟當時犯了事。本想投奔貴寨。不想給苟英留住了。後來內人假扮一丈青。也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伏請宋大哥原諒。宋江道。那是各爲其主。何能深責。如今深幸二位。棄邪歸正。可賀可賀。說吧。親斟了二杯酒。遞了過去。祝永清夫妻謝了。接來一飲而盡。顏路子道。祝賢弟。自今以後。也同俺們一起了。宋大哥義重如山。各兄弟無不敬重。唯命是聽。真是賢弟。重見天日之時。祝永清道。顏兄如何。也投奔了宋大哥。又却爲何來這裏假降。不會和小弟說明白了。連得李兄。也是一字不提。端的使小弟如在夢中。顏路子笑道。那是奉了俺們朱軍師的將令。這就叫做神機妙算。祕密爲上。不則俺們交頭接耳。豈不被哈蘭生們。瞧出破綻了麼。祝永清佩服不已道。多聞貴處。有個吳軍師。有鬼神不測之機。怎的還有一個朱軍師。用兵這等奇妙。雖令小弟當一名小卒。也是死心塌地了。宋江指着朱武道。這位就是神機軍師朱武。當下朱武也同祝永清夫妻。見過了禮道。兩位奇事多哩。用手指着一丈青。扈三娘道。這位扈家妹子。從前陳麗卿將軍。曾經冒了他。去殺候蒙。他也冒了你。去騙過高俅的。二位冒來冒去。果然在今日。却巧遇了。豈非天緣。陳麗卿大喜。看一丈青生得如此美貌。心中十分愛慕。一丈青見了陳麗卿。也是十分親熱。二人當時姊妹相呼起來。顏路子道。祝賢弟。講到俺的投奔宋江大哥。其實也是爲了二位起因的。當將怎樣怎樣的。說了一遍。永清感戴不已。李應道。祝二郎。雖是將功。足以抵罪。惟怕高俅那厮。不肯輕輕放過。這事却要斟酌。朱武道。小弟

已有計較。只是不敢拿穩。且回去和吳軍師商量好了。再作區處。祝永清立起了坐位。抱着雙拳。團團作揖。道。全仗諸兄照顧。小弟沒齒不忘。宋江道。賢弟太謙了。俺們一百多人。都是同生同死。有福同享。有難同受。宋江說到這裏。不覺潛然淚下。衆人道。兄長。第一次奉旨討賊。幸得一鼓成功。理該歡喜不迭。怎地如此悲懷。宋江道。想俺一百八人。自從聚義上山。大小爭戰。不計次數。上托晁天王福庇。下仗兄弟們英勇。每次上陣。都幸完好歸來。却不道這次。官兄弟陣亡。多年雁序。少了一人。細想起來。如何不痛。宋江幾句話。提起了衆兄弟。想起宣贊平日情分。個個不勝悲楚。祝永清夫妻見了。深感衆人義氣。果然怎地深重。花榮道。兄長不知。公孫先生。曾對小弟說起。天下的事。花無常好。月難常圓。弟兄們。若是在山爲盜。終然大敵當前。也無生命危險。爲的是負了一個盜字。名譽上已受虧損。倘如受了招安。難免沙場殞命。他說。弟兄們福厚的少。只有混江龍李俊。關勝。呼延灼。燕青。黃信。孫立。等三十二個人。將來能做一番大事業。爲已死的弟兄們吐氣。其餘的。他終沒有半句好言。他這次飄然遠去。怕的是也恐遭了劫數。座間各人聽了。個個汗毛直豎。宋江道。大丈夫。能得殉身於國。戰死沙場。名垂青史。功傳百世。死也值得。我們豈可已受了朝廷官位。再去爲盜之理。顏路子道。兄長金玉之言。小弟向來視死爲歸。怕的沒有死所。從前跟秦表弟。投降大哥。曾請表弟賭過咒的。小弟極佩大哥。是個當今豪傑。聽了此言。更使小弟五體投地了。花榮道。俺爲公孫先生。曾經這樣說過。所以談談。俺豈是貪生怕死的人。說得衆人笑了起來。酒罷。宋江請祝永清。把哈蘭生與遼國往來

的文書。函件。猿臂寨的糧草。金銀。軍器。名冊。一齊收拾好了。又把哈蘭生。沙氏四兄弟。忽氏四兄弟。九顆首級。先把漆漆了。藏在箱內。祝永清又將自己細軟也收拾了。大大小小。足有百件以上。命軍士裝在車上。宋江傳令。奏凱回京。三軍無不大悅。臨行之時。一把火。燒得猿臂寨的聚義廳。幾十間瓦房。百多間草房。頓時化爲白地。又把三關拆了。宋江看諸事了當。連忙令衆下山。浩浩蕩蕩。回轉東京。早有戴宗解糧時。回去報信。盧俊義。吳用並各兄弟。人人大悅。在陳橋驛外面。迎接宋江等到了裏面。宋江把各將如何戰鬥。朱武如何用計。祝永清夫妻如何歸降。哈蘭生九盜如何斬殺。苟桓兄弟如何逃去。一一說得明白。各人聽了。暗暗佩服。朱武用兵。又見祝永清夫妻。長得如此美貌。也甚歡喜不迭。可惜宣贊陣亡。衆人談起了。又是一陣悲痛。內中關勝。赫思文二人。更是哭得雙目紅腫。吳用請聖手書生蕭讓。立時寫好了表章。宋江取了表章。帶了祝永清夫妻。又命軍士押着戰利各品。並九顆人頭。一齊進城。要去面奏天子。只因這一去。却教宋江做一番驚天事業。蓋世奇功。正是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道君恩赦祝永清 花榮箭服陳麗卿

王介評文 衙內之被殺也。按律而論之。奸夫淫婦。自當論罪相抵。况敢假冒一丈青。行刺候天使。兩重大罪。殺無可赦。此吳用所以密使祝陳二人。隨宋江同去面上。蓋逆料道君一觀二人之貌。必

生憐愛之心。且有破猿臂大功。爲之後盾。宿太尉熱忱。爲之力保。高俅雖奸。至此亦無能爲力矣。讀此頓悟面目。生得美麗者。到處便宜不少也。

花知寨神箭。名滿京東。惜前傳無人。與之一比。雖有楊志與周謹一段比箭文字。讀之固覺爽心悅目然。花榮不與也。讀者總覺不滿於懷。安得有人與之一較短長。以快讀者之心乎。

王英武藝不及乃妻一丈青。祝永清本領亦不若陳麗卿遠甚。若以一丈青較之陳麗卿。則實力似乎略欠一等。然一有紅錦套索。以助其力。一則有穿楊妙技。以張其威。二人天造地設。真是一對美人兒。前回寫一丈青。在陣上一身打扮。讀之恍觀一丈青其人。亭亭玉立。於讀者心頭眼底。惟恐其速去。此回又寫陳麗卿一身打扮。則若見其俊美活潑。輕巧流利。活現紙上。讀者恨不將其一把抱住也。

花榮與陳麗卿比箭。所以稟明宋江者。因男女有別耳。花榮文雅而知禮。真是可愛。射箭難。跑馬射箭尤難。馬不停蹄。一箭中的更難。速射三箭。箭箭中的。則難之尤難。非小李廣。誰其能之。麗卿雖能射。觀此神技。安得不拜倒哉。

寫二人比箭。跑馬六圈。射箭五次。一次有一次射法。一次有一次筆法。真是好看煞人。無怪見之者喝采。卽今讀者亦當喝采。

話說宋江征討猿臂。得勝回來。與吳用盧俊義朱武等計議好了。進朝覆旨。因見時正午後。先把戰利

各物。並九顆盜首。逕往兵部呈過了。又往樞密院。稟過了童貫。童貫慰勉有加。辭了出來。復往宿太尉府中。帶了降將祝永清。夫妻二人。拜見宿太尉。把征討猿臂。殺賊降將等節目。一一稟過。宿太尉十分歡悅。請宋江等三人。即在府中過夜。第二天五更起來。同宿太尉逕上朝堂。又讓祝永清等。坐在朝房候旨。宿太尉領了宋江。相將登殿。瞬息。道君臨朝。只見童貫。出班奏道。近有邊報。遼主貪心不足。現欲與兵犯界。聞得已在發動。請聖上速派大將。前去防邊。道君點頭。童貫退下。宿元景奏道。正統制宋江。奉命征討山東猿臂寨。遼國爪牙哈蘭生。前後不到一月。已將猿臂完全勦滅。斬護哈蘭生。盜首九級。並收得糧餉。馬匹。軍器。衣甲無數。已經呈往兵部。有降將二員。臣命宋江帶來。候旨面聖。道君大喜。即召宋江見駕。宋江聽了。當即上前跪倒。口呼臣宋江見駕。道君道。宋卿平身。宋江謝恩起來。奏道。臣宋江。奉了聖旨。率領部下。前往猿臂。收勦賊寇。托萬歲洪福。已將猿臂。完全勦滅。宿太尉已經奏明陛下。惟臣部下副統制官贊。夜戰陣亡。其餘全師而返。尚有降將祝永清。陳麗卿二人。本和殿帥府高太尉。有深切關係。因犯了殺人罪案。二人逃上猿臂。落草避難。這番臣與盜賊廝殺。幸得祝永清。陳麗卿二人。與臣內應外合。斬了賊魁。並將遼國通賊的文件證據。也得他。取了出來。因此他們二人的功勞。着實非小。二人此後。誓願悔過歸正。特地同臣前來。面聖請罪。刻在朝房候旨。道君道。既然怎地。可着二人。前來見駕。自有近臣傳了祝永清。陳麗卿二人上殿。道君一見陳麗卿。是個女子。不覺心中一愕。二人上了金殿。連忙俯伏在地。口稱犯臣祝永清。同髮妻陳麗卿。誠惶誠恐。

萬死見駕。道君道。二人抬起頭來。祝永清陳麗卿二人。只得把頭抬起。道君一見。頓時心花怒放。分明一對璧人。果是天生佳偶。不料高俅見了。不由怒髮冲冠。上前奏道。臣兒冤遭這對男女。奸淫殺死。至今案存開封府。尚未伸雪。伏乞陛下作主。卽早奸夫祝永清。淫婦陳麗卿。千刀萬剮。以正國法。臣兒九泉之下。也得瞑目。道君道。你沒頭沒腦。說些什麼。高俅頓首道。這個女子陳麗卿。是前禁軍正教頭陳希真之女。因臣兒尙無正室。請了虞候孫高爲媒。聘娶了他爲臣媳婦。不料他不守婦道。私和禁軍副教頭祝永清。通了奸情。膽敢殺死臣兒。雙雙逃去爲盜。這陳麗卿。又且假扮梁山一丈青。在半途刺殺候蒙。正是罪大惡極。若是赦了他們。國家法律何在。陳麗卿聽了。不慌不忙。侃侃奏道。罪女陳麗卿。有冤情奏上。道君道。你且奏來。麗卿道。罪女與祝永清。自幼曾訂婚娶。只爲家父在高太尉軍前。當教頭。孫高來做媒人。實在却不過情面。勉強答允了親事。後來嫁了過去。罪女自問。頗守婦道。有一天。忽然遇着祝永清。不免言談幾句。却不道衙內。無端大怒。立同兩個教師。拏了鑊刀。要殺却罪女。和祝永清二人。那時罪女一時性起。不顧利害。不合把衙內等三人殺了。同祝永清二人。逃了出去。在患難之中。結成了夫婦。又爲犯了大罪。無處可走。不得已投奔猿臂苟英。那苟英。原是祝永清的師弟。那個猿臂寨寨主哈蘭生。見罪女二人。武藝了得。所以命罪女。扮了一丈青。殺死候蒙。此後方知哈蘭生。是遼國的奸細。俺二人滿想將他殺了。以絕後患。却恨衆寡不敵。直待宋義士統兵到來。才得把哈蘭生斬殺。投誠陛下。說時。喚祝永清取出遼國給哈蘭生的函件。呈上龍案。又道。這

是好細證據。伏乞陛下鑒察。致於罪女殺害高衙內。刺死侯天使。自知罪惡深重。但憑陛下裁處。決無怨言。道君看了函件道。卿等且退。暫在宋江部下。聽候詔書便了。各人叩首謝恩。道君退朝。各官散去。宋江辭了宿太尉。同祝清夫婦。回到陳橋驛。把面奏道。君恰好高俅也在殿上。見了祝陳二人。大怒奏請一節。詳細對吳用等說了。吳用笑對祝永清道。看皇上語氣。不見得將二位問罪。只是高俅那廝。是個小人。倒要防他。暗箭傷人。二位沒事。但在驛內坐地。等候聖旨下來。便見分曉了。祝永清唱個肥喏道。這事。全仗各位兄長了。宋江道。祝兄弟放心。俺們有福同享。有禍同受。好在有宿太尉在那裏。小可再三託他。諒無大礙。從此祝永清夫妻二人。在宋江部下。陳橋驛內暫住着。宋江撥出二間官舍。幾名小兵。服侍他二人。使喚。却也安閒度日。宋江又撥一間官舍。打掃得乾淨。把晁天王靈位。供在上面。下首供了宣贊的靈位。延請了幾個道士。在內誦經超度。宋江同了各兄弟。每日清晨。焚香禮拜。又把官贊靈柩。擇地安葬好了。終日裏。練兵講武。騎馬射箭。只待替國家出力。一日。忽報張叔夜到來。宋江大喜。領了衆人。出驛門迎到裏面。張叔夜笑道。恭喜各位。替國家出力。勦滅了猿臂。皇上甚是歡喜。聞得不日。有詔下來。又要重用衆位了。盧俊義道。兄長。刻從那兒來。怎地曉得備細。張叔夜道。正要報告衆位。小可日前來京。皇上因小可招安了衆位。蒙恩多方嘉諭。即陞小可爲河間節度使之職。今日辭了聖駕出京。便道前來。看望衆位。宋江道。照此說來。小可等。也要給元帥賀喜了。說吧。吩咐在講堂上。擺起盛筵。請張叔夜上坐飲酒。宋江等下席相陪。真是山珍海味。好生佳美。

酒過三巡。張叔夜道。聞有猿臂降將二人。現在宋大哥部下。盧俊義道。正在這裏。爲了他二人。弟兄們心上。好生不安。兄長無端問起。定有甚麼消息。小弟們洗耳恭聽。張叔夜道。二人可在席上。宋江道。不在席間。張叔夜道。高太尉再三奏請。把二人正法。以報他兒子的仇恨。皇上初時不肯答應。怎奈昨天早朝。蔡京童貫。楊戩三人。幫了高俅。力請明正典刑。以伸國法。說得皇上帝意思動了。宋江聽了。大驚失色。道。啊呀。以後怎樣。張叔夜道。宋兄休驚。當時宿太尉見了。立時免去了冠。當殿立爭。他說。二人殺死衙內。行刺天使。固然殺無可赦。只是破猿臂寨。他二人曾有大功。既經悔過投誠。理當赦他前罪。以觀後效。況且自古以來。聖主賢臣。從不聞有殺降誅服。以阻後來來路之理。陛下果欲殺他二人。臣願罷歸田里。道君見宿太尉這樣力諫。方才赦免二人前罪。准二人將來上陣立功。宋江等聽了。方才大喜。張叔夜又道。近日邊報緊急。遼兵已在發動。宿太尉力保各位。前去爭戰。各位趕快準備着。出征北方。免得臨時匆忙。宋江等稱是。酒罷。張叔夜別去。宋江盧俊義林冲三人。送了十里方回。不表張叔夜。先回海州。交卸了公事。帶了二位公子。前赴河間上任。且說宋江。回轉陳橋驛。對了祝永清夫妻倆。把張叔夜一番話說了。二人才把心上一塊石。放了下來。那陳麗卿。性直口又快。活像一個顧大嫂。他在陳橋驛。沒有事。常和顧三娘。顧大嫂。孫二娘三人。談論武藝。較量鎗棒。端的十分投機。比了在猿臂寨時。却要快活的多了。有一天。陳麗卿悄悄地問一丈青道。妹子聞得花將軍。箭術精妙。姊姊在此多年。定然曉得備細。不知他的箭。怎樣的超羣絕倫。妹子却是不備。一丈青道。好。

叫賢妹得知花將軍是出名的。喚做神箭手。又叫小李廣。俺們弟兄中。像楊志。史進。燕青。都有百步穿楊的技巧。只是和花將軍比起來。却是差得遠了。陳麗卿道。不瞞姊姊說。妹子最喜的是這個。想和花將軍較量一下。只是初來。說不出口。一丈青道。妹子有與不妨耍一下子。待俺和他說去。陳麗卿道。怎地時。有勞姊姊了。一丈青笑着。攥了陳麗卿的手。逕望操場而來。進了場門。恰好花榮。被一付軟甲。執一張硬弓。領了一班弓箭手。教練箭術。那班弓箭手。約有三百名。個個手執弓箭。止在射靶。花榮往來點撥。練得十分起勁。陳麗卿見了。頓時心花怒放。手癢難熬。好容易和一丈青二人在操場內。直等了一個多時辰。方見教練完畢。兵士紛紛散去。花榮猛一回頭。忽見一丈青。同了陳麗卿二人。笑容可掬的。走了上來。心裏非常納罕。只見二人齊唱了一個喏道。花將軍辛苦了。花榮道。好說。這是俺分內之事。何勞二位下慰。一丈青道。這位陳家妹子。仰慕將軍神射。想來請教幾箭。特地叫妹子領了來。拜見將軍。花榮笑道。小可箭術。徒有虛名。毫無實學。怎好和陳小姐較量。陳麗卿道。俺初學箭法。久仰將軍神術。不亞當年養由基。如蒙不把外人看待。必要請教幾箭。否則俺也沒顏在此了。花榮道。怎地時。且同去。稟明了大哥再處。陳麗卿大喜。同了一丈青。飛也似的出了操場。自去準備去了。這花榮在操場左角。拾起了一支箭。插在箭壺裏。出了操場。走到講堂。見宋江。盧俊義。吳用。林冲。一般上等頭領。都在那裏閒談。花榮道。剛才小弟正在教練弓箭。扈家妹子。同了陳家妹子。走了來。那陳家妹子。定要和小弟比射弓箭。小弟不敢答應。要請兄長們主張。宋江道。這是危險的勾當。

怎可輕易比試。祝永清道。各位兄長。休要見笑。他只是孩子氣。提起了射箭。連得性命都不顧。他屢次。求着小弟和花兄說去。小弟只是不答應。不料他。却向扈家妹子說去。花兄。不要睬她。由她一人去射罷了。楊志道。自己弟兄們。比着耍子。這有何妨。如怕危險。可把箭簇。用棉布包了。塗上白粉。也是一樣。當年洒家。在大名府。和周謹比試。也是這地。宋江聽了點頭道。只要沒有危險。自當練習練習。免得上陣時。手脚生疎。花兄弟。快去結束了。休要使人難堪。花榮聽了。自己去打扮去了。花榮去後。接着陳鵬。騎了赤溜。如飛而來。一到講堂門口。倏地跳下了馬。整一整衣甲。如紛花拂柳一般。走上堂來。見了各位。灣一灣柳腰道。小妹意欲和花將軍。練習幾箭。長長見識。諒蒙兄長們金諾。不使小妹丟臉的麼。宋江道。賢妹好志氣。這是武將們。理當練習的。如何不答允你。請等一等。花兄弟就可來了。俺們一齊看去。麗卿大喜。在講堂上。專候花榮到來。那匹馬。自有馬夫。在堂外牽着。往來溜步。宋江等。看麗卿時。只見她。頭帶一頂銀地金綉鳳盔。腦後斗大一顆紅纓。鬚邊斜插一朵綉球。身披一副銀葉攢成鎧甲。腰繫一條。鍍金綉花束帶。前後兩面白銅護心鏡。上籠着一領緋紅團花襖。垂着兩條緋紅綉花領帶。下繫一條。大紅繡花小脚褲。小小金蓮。套了一雙縷紋小皮靴。右帶一張弓。左懸一壺箭。襯着雪膚花貌。恰如木蘭重生。幸得宋江。盧俊義等。都是頂天立地的奇男子。要是有了個色鬼在此。那魂靈兒。怕不飛去半天。當時衆好漢看了。暗暗稱讚不迭。不到片刻。聽得鸞鈴響處。花榮拍馬到來。到了講堂門口。也下了馬。走上講堂。看他結束。也是英勇。但見。頭戴一頂鋪霜耀日鑽鐵

盔上撒一把白纓。身穿一副細瓣梅花榆葉甲。繫一條湖色繡花勒甲條。前後獸面掩心。上籠着一領白羅生色花袍。垂着兩條紫絨飛帶。脚登一雙黃皮快靴。一張皮靶弓。幾根鑿子箭。約有半數。箭簇上包好了棉布。那花榮叉手不離分寸道。小弟已在幾支箭簇上。包了棉布。免得射着了身子。有了危險。陳家妹子。可曾帶得棉布來。麗卿道。阿也。這却不曾帶得。花榮道。我有。說着。隨手取出一把棉布。遞了過去。麗卿接來包好了。幾根箭簇。宋江一聲令下。堂上幾十員頭領。簇擁了花榮。陳麗卿二人。出了講堂。各人騎上駿馬。齊到操場而來。走到半路裏。却見一丈青。同了孫二娘。顧大嫂三人。興高采烈的也來了。不一刻。大衆進了操場。宋江等。盡在看臺上。紛紛坐定。請花榮二人。小心比射。這是較量本領。休要客氣。推讓。花榮道。陳家妹子。要怎樣地比法。麗卿道。且請宋大哥吩咐如何。宋江用手一指道。兀那小溫候呂方。帶着畫戟在此。可叫小卒。插在靶子上面。二位可學古時。呂布轅門射戟的辦法。離開靶子一百五十步路。連射三箭。箭箭射中戟眼的。爲勝。若有一箭不中的。爲負。關照打鼓手。射中一箭。打鼓十下。六箭齊中。打鼓六十下。花榮麗卿二人。聽了大喜。麗卿道。大哥好射法。只是立定了。平射了去。一來不顯手段。二來沒甚趣味。依小妹。離開箭架二百步。豎一根木桿。俺們騎在馬上。一前一後。在場內團團追跑。以木桿爲起點。向左手跑去。跑向靶子那邊。再兜過來。跑到木桿所在。隨手射去。馬不准停蹄。一路連跑三圈。俺們也連射三箭。射箭的時候。却不許離開木桿。以定勝負。不知花兄以爲怎樣。花榮聽了。暗暗吃驚。看不出他有此能耐。估量自己手段。却也甚合心意。

當下滿口答允道。怎地時。却好。場上衆人聽了。盡皆伸出舌頭來。且看二人。怎地射中。宋江聽得新奇。也是分外高興。忙令小卒。量了脚步。立了木桿。又把畫戟。在靶子上巔巍巍地插了。場內百十個好漢。加了部卒。場丁。足有二百多名男女。睜着眼。靜觀二人比箭。悄悄地。鴉雀無聲。青面獸楊志。手執令旗。跳澗虎陳達。管着鼓手。花榮在前。陳麗卿在後。各自騎在馬上。相離不足二丈。二人各端整了弓箭。叩定了馬繩。但等得楊志令旗招展。花榮麗卿。二匹馬離開木桿。潑喇喇飛跑了去。在那碧綠一片草地上。但見八隻馬蹄。翻蓋撒鉢相似。眨眨眼。已過箭靶。復從那裏圓跑回過來。看看花榮的馬。離開木桿。只有五六丈路。衆人提心吊膽。只望花榮一箭中的。說時遲。花榮的馬。一霎時飛過木桿。那時快。花榮的箭。早已中了畫戟。撲咚。幾聲戰鼓。頓時平地雷鳴。喜得衆人。暴雷也似一聲采。陡然而起。接着陳麗卿的馬。一霎時也飛過了木桿。第二次鼓聲。咚咚的。又響了起來。場內看衆。又是一聲暴雷大采。采聲未已。花榮第二次。又已近了木桿。只見花榮。紐轉狼腰。反背一箭射將去。神駒過去。鼓聲又起。衆人喝采不迭。麗卿也到。但見一擺柳腰。那支箭。如流星趕月。飛上戟眼。打鼓手。來不及打鼓。喜得衆弟兄。個個手舞足蹈。那兩匹好馬。却也跑出精神。你看他越跑越快。眨眨眼。花榮第三次。早近木桿。好花榮。一起三支神箭。搭上弦。拽得滿了颼颼。穿梭般射將去。似三道閃電。撲奔畫戟上去。一箭也不會落空。那匹馬。潑喇喇毫不停留。早已過了木桿。看得衆人。眼花撩亂。叫奇不已。那麗卿。見花榮連中三箭。也想抽矢射上三箭。不料那馬。如飛過去。早離木桿所在。已是不及心。

中懷悔不迭。連忙下馬。拜倒在地。道：「花將軍神箭。果然名不虛傳。使小妹佩服不已。花榮連忙跳落馬下。道：「陳家妹子。快請起來。自己人。要子分什麼勝負。像賢妹的箭。也算千中少一的了。當有一丈青過來扶起了麗卿。宋江笑道：「看不出陳賢妹如此射手。真是俺們的光彩。麗卿道：「小妹久仰花將軍妙箭。只是不曾眼見。心中好生不信。今日一見。方知名下無虛了。衆人見比箭已了。紛紛出場。齊上講堂。尙未坐定。忽報朝廷差使齋捧聖旨到來。宋江卽排香案。不一刻。果見天使到來。宋江率領盧俊義等。全夥弟兄。跪下迎接。使臣開讀詔曰：

詔曰：舜有天下。舉皋陶而四海咸服。湯有天下。舉伊尹而萬民俱安。朕自卽位以來。任賢之心。夙夜匪怠。近得梁山義士宋江等一百八人。順天護國。不滿一月。盪平猿臂。勦絕巨患。厥功甚偉。宋江等各升一級。以獎忠勇。已死副統制宣贊。爲國陣亡。殊堪憫惜。卽封東京土地。以安忠魂。其子宣花。將來成人。當襲父職。降將祝永清。陳麗卿二人。旣已悔過投誠。赦其前罪。暫封候補副統制。着在宋江部下。效力以觀後效。今有遼兵侵境。勢甚猖獗。不張撻伐。難伸國威。特加宋江爲破遼都先鋒。盧俊義爲副先鋒。其餘各將。如奪頭功。申表奏聞。量加官爵。卽就所部軍馬。尅日興師。直抵巢穴。所過州府。另敕應付錢糧。如有大小官吏人等。不遵將令者。悉從便宜處治。故茲詔示。各宜知悉。

宋江等聽詔拜封。款待天使。調撥人馬。計議出兵。正是：但憑定國安邦手。來作驚天動地人。未知後事。

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破檀州遼帥殞命 戰玉田宋將亡身

王介評文。張叔夜一見童貫曰。征梁山以勦撫兼施爲宜。夫勦撫兼施者。其着重在於招撫也。童貫當時甚贊其說。童貫賊臣。奈何亦有憐才之心耶。曰。是有故也。

童貫職司樞密。賊賊定亂。樞密之職也。北有遼寇。南有方賊。告急文電。雪片飛來。童貫非不知之。道君招安梁山。童貫毫不阻止者。爲欲使梁山代其討賊之勞耳。敗則歸罪於梁山。勝則功及於己身。賊人心計。大都如此。讀者不察。以爲童貫此舉。頗快人意。然則後來謀死宋江。盧俊義者。誰耶。遼人一聞宋江北來。已得之城。紛紛放棄。或曰。無是理也。予曰。安得無是理。當哈蘭生上書遼主。招聘宋江。其言宋江幾乎天神。斯時遼國朝野之心。已有宋江其人。不爲遼主所用。必惴惴焉惟恐受宋主之招安。而爲遼主之勁敵。談虎色變。蓋有日矣。今一日聞飛將軍從天而降。有不驚走者乎。此卽先聲可以奪人也。取薊州。戰玉田。兩樣戰法。兩種寫法。雖金鼓震耳。實頭頭是道。青石峪之戰。朱武先使人去探路。亦云精細之至。而其失敗也。出人意。三將之死。又死得不明不白。冤哉。無怪員外大哭也。郭盛武藝平常。若遇勇將。殊難久戰。獨怪林冲。何不早出助戰。坐令郭盛失手耶。雖然天也。於人何尤。

玉田既下。戴院長突如其來。朱武卽料及宋江已經得手。然決不料得手之奇。奇在一封信上也。話說宋江接了聖旨。款待天使。正在歡宴。忽報宿太尉到來。宋江等迎入裏面。宿太尉叫從人取出黃金百兩。白銀五千。花紅綵緞。不計其數。賞給宋江部下。宿太尉道。邊報甚急。將軍作速起行。皇上特命下官前來催請。且待奏凱回來。再行面聖加封。將軍們先領本部前去。皇上已着趙樞密。尅日帶兵。卽來助戰。聖上坐待捷音。宋江謝了。宿太尉又道。祝將軍賢伉儷可好。祝永清聽了。忙同陳麗卿。走上幾步。拜倒在地。道。多蒙太尉搭救。小將夫婦。沒齒不忘大德。宿太尉連忙扶起道。這事何足掛齒。只望二位。服從宋先鋒將令。盡忠報國。不負下官一片熱心。二位英雄。前程遠大。說罷。宿太尉同了天使二人。別了宋江。自去覆旨。宋江等送過天使。同吳用計議道。邊廷怎地緊急。不得不卽日出師。軍師主張。還是分作二起。還是併作一起。了去。吳用道。這是大敵。非比往昔。部下只有一萬兵士。怎好分作二起。還是全部同去。以厚兵力。宋江稱是。立時率領本部。離了陳橋驛。安頓了家小。浩浩蕩蕩。直望北方進發。按下慢表。且說遼主耶律得輝。年正少壯。性好用武。卽位以來。久欲侵略宋土。特命哈蘭生。佔了猿臂。以通消息。本想招降宋江。不料那宋江。不惟不受其聘。反而降了宋主。征討猿臂。宋主連接哈蘭生。告急快信。請遼主速卽出兵。以解其圍。氣得遼主。拍案大叫。當命丞相褚堅。發兵南侵。出兵以來。順利非常。邊境宋將。紛紛告急。道君卽命老种經略。派人往救。老种經略。派了大將龐義。前去救援。那龐義。雖是一員勇將。却是不熟地理。不到一月。全軍覆沒。龐義被擒。耶

主見他勇猛。封爲大將之職。深得遼主信用。龐義有來。白死無益。只得暫時忍辱。說也奇怪。遼主被哈蘭生一嚇。說得梁山人馬。怎樣地英勇無敵。所以他獨怕宋江。那時聞得宋江領兵北來反攻。真是先聲奪人。那遼軍早嚇得戰戰兢兢。不戰自退。早把已取得的幾縣宋地。紛紛放棄。退回檀州去了。宋江督了部下。催兵北行。兵不血刃。唾手光復了幾縣土地。不覺心中甚喜。一日。問段景住道。賢弟熟悉北地。俺們征遼。何路爲先。段景住道。檀州是他咽喉。取了檀州。巡取薊州。玉田。即可直迫幽州了。宋江大喜。傳令三軍。直向檀州而來。不日已到了檀州境地。吳用與朱武商量了。請宋江紮了寨柵。吳用卽令段景住。帶了時遷。前去哨探。城內有多少人馬。可有水路通進去。速去速來。二人領令去了。去後不到三天。二人轉來道。這裏去檀州城。還有五十里路程。有條水路。喚作潞水。此去直達城池。團團圍着四門。城門口。皆有吊橋。只有北門。裝着水閘。可通城內。守將洞仙侍郎。手下有金、銀、銅、鐵、錫、五仙侍郎。都是遼主挑選了來。把守檀州的。個個武藝了得。城內把守得緊。要破他。也非容易。吳用聽了。向着朱武道。朱兄弟可有妙計。攻破檀州。朱武道。一時却想不到。且先去明攻。攻不破。再用水路上着手。吳用稱是。卽時拔隊向前。趕到城下。已是二更天氣。三軍飽餐過了。一聲炮響。直趨城下。團團圍了。悉力攻打。城內洞仙侍郎。見宋兵已在城下。立令衆將。竭力守城。吳用攻了一日一夜。那檀州城。却是堅固異常。洞仙侍郎。守禦得法。不能動得分毫。吳用十分憂悶。只得退回念里下寨。那洞仙侍郎。見宋兵退去。頓時大喜。親率了銀仙侍郎。鐵仙侍郎。錫仙侍郎。三員大將。五千人馬。開了

東門殺了出來。吳用見城內有兵出來，不覺甚喜，忙令張清、董平、祝永清、陳麗卿、王英一丈青、孫立、顧大嫂八人領了二千人馬前去迎敵。又令李俊、張順、童威、童猛、阮小七五人領五百水軍從潞水悄悄過去。東門拆了吊橋，返身殺回。兩面夾攻，必獲大勝。但能擒得洞仙侍郎，其城自破。各人領令去了。且說洞仙侍郎，迤邐追來，約摸離城十里左右，前面一聲炮響，擺開一彪人馬。只見董平大叫道：「遼狗！好不知足！俺們不來攻城，已經退兵了。你却還要追來送死，說吧！」手挺雙鎗，向洞仙侍郎當心便戮。洞仙侍郎大怒，卽提潑風大刀，迎任董平便鬥。陳麗卿迎住了銀仙侍郎。一丈青迎住了鐵仙侍郎。孫立迎住了錫仙侍郎。那銀仙侍郎使二柄銅錘，一上一下，敵住了陳麗卿。那枝古錠鎗，一丈青日月雙刀，和鐵仙侍郎長槍大門，孫立單鞭，敵住錫仙侍郎的鋼叉。四對戰將大呼廝殺，戰到深處。陳麗卿一鎗刺中銀仙咽喉，落馬便死。錫仙侍郎却喫孫立一鞭，削去了半個天靈蓋。洞仙侍郎一見大驚，不敢戀戰，虛砍一刀便走。鐵仙侍郎想走，被張清一石子打落馬下。王英順手一槍，結果了性命。遼兵大亂紛紛逃回，已被宋軍殺得血流遍地。洞仙侍郎逃不到三五里，忽見前面一彪人馬殺將來，抬頭一看，又是宋兵，嚇得魂不附體。混江龍李俊奮勇上來，只一叉把洞仙侍郎叉死馬下。遼兵所餘無幾，紛紛逃去。走到城邊，已無吊橋，只叫得苦。背後宋軍追將來，只得跪地求降。後面吳用聽得遼將洞仙侍郎全軍覆沒，心中大喜，忙令全部開了上來，仍把檀州圍了。一面叫把洞仙侍郎四顆首級拋進城去。城內金仙侍郎、銅仙侍郎、二兄弟嚇得目瞪口呆。那裏還敢迎戰，開了南門，帶了

細軟。半夜裏混出了城。逃往玉田去了。城內百姓見守將逃亡。只得開城投降。男女老幼焚香跪迎。宋軍進城。紀律森嚴。秋毫不犯。百姓歡聲雷動。宋江出榜安民已畢。百姓紛紛送上牛羊酒菜犒賞三軍。宋江等正在計議進攻薊州。忽報趙樞密親自領兵到來。宋江出城迎接。趙樞密見宋江已取了檀州。十分大悅。道：將軍們用兵如神。果然名下無虛。宋江即請趙樞密守城。趙樞密道：聖上深恐將軍兵力單薄。故着本院帶了二萬兵士前來助戰。既然本院在此守城時。用不了這許多兵。將軍可帶一萬去。悉受指揮。以厚兵力。宋江大喜。當請趙樞密申表朝廷。在檀州休息三天。辭了趙樞密。帶領三軍。逕往薊州進發。吳用道：檀州一破。已取得了遼國門戶。俺們殺去。自是勢如破竹了。且喜兵馬又添了一半。小弟想請盧兄領一半去打玉田。宋兄領一半去打薊州。倘如兩處得手。直趨幽州會合。不出二月。就可成功了。宋江盧俊義二人稱是。當下分派人馬。盧俊義以朱武爲軍師。去取玉田。宋江吳用去取薊州。各領了五十多員戰將。一萬人馬。兩下分別前去廝殺。不說宋江去取薊州。先說盧俊義。朱武林冲。張清。董平。李應。朱同。魯智深。武松。史進。劉唐。燕青。楊雄。石秀。穆弘。李俊。張橫。張順。柴進。孫立。郝思文。彭汜。魏定國。裴宣。鄧飛。楊林。蔣敬。郭盛。皇甫端。王英。扈三娘。孔亮。李衮。馬麟。童猛。侯健。楊春。樂和。陶宗旺。丁得孫。曹正。杜遷。李忠。湯隆。鄒淵。朱貴。施恩。蔡慶。李雲。石勇。顧大嫂。郁保四。孫新。時遷。共是五十四人。別了宋江。逕取玉田。行了數天。忽見前面有座高山。擋住了去路。看那山勢。甚是險惡。朱武見了。不敢冒險過去。忙喚土人到來問道：前面是甚麼山。土人道：那山喚做青石谷。

滿山盡是青石。上去山路甚是狹小。過了這山。便是玉田了。朱武聽說。賞了土人。卽命李雲、石勇二人。先上山哨探。怕的是山上有了埋伏。李雲、石勇二人。別了朱武。換了土人衣服。布衣草履。上得山去。果然高險異常。走得滿身大汗。走到山上一看。却是靜蕩蕩沒半個兵士。走過去。看那邊山下時。只見幾十里之間。盡是曠野田畝。再望了去。便是玉田城池。約摸不過有四五十里路程。這座青石谷。接連着。左右山脈。看將去綿延不絕。團團的繞了那座玉田縣。李雲、石勇。看得仔細。回來報了朱武。盧俊義。心中甚喜。卽命軍士。開過青石谷去。朱武看了谷內。果然沒有埋伏。大軍下了青石谷。恰好是條大路。可以直達玉田。約行了十里路程。盧俊義。見天色晚了下來。卽令軍士。暫時屯住。埋鍋造飯。軍士點起了火種。搭了營帳。正想休息了。吃飯。忽聽得幾聲胡茄。噓噓地吹響。朱武正要查問。驀然間。炮聲衝天而起。麥田之間。頓時殺出無數遼兵。手執火把。照得如同白晝一般。馬上步下。都是長鎗大刀。紛紛齊向宋軍殺來。嚇得朱武。魂不附體。急令衆兄弟。分頭迎敵。已是馬不及鞍。措手不及。軍士來不及吃飯。只得往後飛逃。已吃遼兵殺了六七百人。盧俊義大怒。親自綽鎗上馬。同林冲、董平、楊雄、石秀、奮勇殺退了遼兵。已是二更天氣。却是原回到青石谷下。朱武大怒。卽令衆兄弟。休辭勞苦。星夜殺上前去。務要踏平玉田。衆弟兄吃了一次敗仗。反而咬牙切齒。勇氣倍增。也不查點人馬。點足了火把。如飛趕上前去。却不見遼兵蹤跡。朱武查看四處。盡是曠野。量不致再遇埋伏。約走了一個更次。盧俊義在馬上望去。見前面黑壓壓一帶松林。不敢進去。忙令軍士暫住。朱武見離玉田

城池已不多遠。城外定有兵馬。究因地理不熟。不敢冒險上去。再喫了第二次虧苦。細細想定了主意。即命在此紮住。小心防備。且到天明再處。盧俊義查點人馬。少了五六百兵士。衆兄弟中。却少了鄧飛。魏定國。馬麟三人。盧俊義心中大急。忙令時遷。楊林。杜遷。湯隆四人。帶了火種。一路尋將回去。不知是凶是吉。個個心驚肉跳。等到天一亮。只見時遷等四人。個個哭着回來道。鄧飛。馬麟。魏定國。均已夜戰陣亡。屍首都都在兵士堆裏。已把他們檢出來。埋在青石谷下。却有暗記做著。盧俊義聽了。頓時暈倒在地。各人無不痛哭。救得盧俊義醒來。盧俊義笑道。俺們弟兄。都是情如手足。俺真對不起三位兄弟。不曾殺到玉田。却先壞了性命。各位兄弟。儘今天。必要破了玉田。以報三位之仇。衆人咬牙道。誓愿同盧兄努力上前。殺盡遼狗。方雪此恨。當下朱武已查得面前松林。並無埋伏。三軍摩拳擦掌。串過了松林。已見玉田城。離不到四五里路。正想撲奔上去。忽見城上。一聲炮響。城門口一隊隊兵馬。如潮水般湧了出來。朱武見敵人出來迎敵。急令擺開隊伍。專候廝殺。原來玉田守將阿里麻。是遼國一員宿將。兄弟阿里奇。也是勇悍善戰。那天檀州失守。洞仙侍郎陣亡。金仙。銅仙二人。逃得性命。出城商量了。來投玉田。見了阿里麻。哭訴檀州已被宋軍奪去。衆將陣亡。宋軍就是梁山人馬。端的利害異常。小將等。只有二人。如何敵得。特地前來投奔。阿里麻聽了。即時申報遼主。一面整頓軍馬。迎敵宋軍。這日忽報宋軍。漫山遍野而來。已近青石谷了。阿里麻大驚道。怎的來的這般快。忙令人馬五千。速往青石谷口。等候邀擊。剛出得城。又報宋軍。已上青石谷了。阿里麻忙令軍士。如飛而

來過了黑松林。遠遠聽得谷內人喊馬嘶。猛然得了一計。急命軍士盡去麥田深處候着。但聽胡茄吹動。端整兵器。號炮鳴時。出來廝殺。果然初更不到。宋軍休息造飯。阿里麻大喜。立時吹茄放炮。紛紛殺出。得了一個勝仗。後見宋將奮力殺回。只得退兵回城。督率兵士通夜堅守。却準備全力。在城門下候着。這時遙見宋軍殺來。即時放起號炮。親自帶了部將領了軍馬出城迎敵。已見宋軍列陣以待。盧俊義罵道。汝主貪心不足。妄思我國土地。如今天兵到此。你還敢前來抗拒麼。阿里麻大怒。提了三尖兩刃四巧八環刀。驟馬直出。早有宋將九紋龍史進。綽刀出來迎住便戰。阿里麻是個大將。展開那柄三尖兩刃刀。上下飛騰。勇悍出衆。饒那史進武藝出色。解數奇妙。戰了三十多合。也是不能取勝。張清看得眼熱。忙向豹皮囊中取塊石子。覷得阿里麻較切。一石子打將去。却打在阿里麻刀背上。鏗地一聲響。那石子飛向遼軍陣上。餘力未盡。恰好打着阿里奇面上。鮮血直流。奇痛難忍。阿里奇大怒。咬一咬牙。拍馬舞鎚直衝過來。早被郭盛接住大戰。郭盛那支戟。却敵不過阿里奇。兩把鎚不上二十合。已無招架之力。林冲一見大驚。連忙挺矛直出。已被阿里奇一鎚把郭盛打落馬下。腦漿迸裂。死於非命。林冲大怒。一矛飛去。阿里奇左腰早着。倒於馬下。林冲順手一矛刺死了阿里奇。一起神矛。又向阿里麻飛去。阿里麻剛見宋將落馬。正在暗喜。忽見阿里奇被殺。頓時心如刀割。勉強與史進力鬥。不料林冲一矛飛到面門。只得避過了。拍馬飛逃。盧俊義把鞭梢一揮。各兄弟盡力追殺上去。殺得遼兵如斬瓜切菜。只恨爹娘少生了兩條腿。阿里麻領了軍士。拚命飛逃。後面宋軍緊

緊追上。直到玉田城邊。已只有一半遼兵。阿里麻不敢入城。却遶着城邊走去。朱武見了。忙請盧俊義領一半人馬搶城。其餘的飛也似追趕阿里麻。趕了不到十里。魯智深、武松、楊雄、石秀、朱同五人已入遼軍隊裏。大呼廝殺。阿里麻大驚。只得回馬力拚。恰好撞着魯達。一禪杖霍地打去。阿里麻翻身落馬。武松上來。一戒刀割下了首級。那些小兵紛紛亂竄。魯達等也不追趕。反身回到玉田。已見宋軍進了城了。盧俊義分一半人馬守了城。自同朱武等進了衙門。一面出榜安民。把玉田戶口、錢糧等詳細備了文書。飛報檀州趙樞密。那玉田百姓也和檀州一樣。十分歡迎宋軍。盧俊義等想起郭盛陣亡。又是一陣痛哭。卽在城內招魂設祭。把郭盛尸首同魏定國三人一起葬在青石谷上。盧俊義吩咐玉田官佐仍命遼官聯任。好好理政治民。那遼官想不到宋軍如此寬厚。真是出於意外。無不歡喜拜謝。過了幾天。盧俊義正要起兵北上。忽見戴宗到來。衆人大喜。迎入衙內。戴宗道：「小弟到此。聞得兄長已取了玉田。心中好不歡喜。盧俊義道：「雖取了城池。只是壞了鄧飛、魏定國、馬麟。郭盛四個兄弟。心內好生悲痛。戴宗聽了。不覺淚下道：「那鄧飛、馬麟二位都是小弟引入大夥。郭盛在對影山也同小弟一齊上山的。魏定國本是軍官。都是賽如同胞的好兄弟。不想死在此處。宋大哥得知了。不知要哭得怎模樣兒。說罷。痛哭不已。引得衆人也哭了。哭了好半響。衆兄弟互相解勸。只得收淚。朱武吩咐排酒。暫時殺殺悲懷。各人舉杯痛飲。盧俊義道：「戴兄弟。想是宋大哥派你來的。戴宗道：「阿也。小弟哭暈了。却忘了大事。宋大哥恐兄長一時取不下玉田。特命小弟來探信。要是一時打不破。小

弟回去報信。再派幾個弟兄來。朱武道。照此說來。宋兒多份已經取了薊州了。戴宗道。怎麼不是。這薊州。取得毫不費力。端的兵不血刃。只費了幾張信紙。一個信封。把那座鐵也似的薊州城。只過了一夜。輕輕地取到手中。衆人聽了。個個驚喜異常。盧俊義道。這話怎講。那戴宗不慌不忙。說出一番話來。怎見的幾張信紙。却換得一座城池。不是小可瞎寫。便是戴宗說謊。畢竟如何取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射箭書龐義獻名城 掘地道凌振轟霸州

王介評文。顏路子自與陳希真別後。匹馬單刀。獨往泰安者。爲訪其友龐義也。讀者不見龐義其人。但聞其三年前。已往投神師道處當提轄耳。又豈料其爲遼國守城池哉。曲折寫來。拍案叫絕。

龐義之投遼主。猶李陵之降匈奴也。蓋皆不得已耳。李陵曰。得機當有以報漢。然但聞其言。未見其行也。龐義則不然。其降遼主。宋人有疑其已歿於敵者。其仍歸宋也。有功而肯讓。悄然回去。不使人知。大丈夫固不當如是耶。李陵對之。有愧色矣。雖然。李陵大名。流傳萬古。彼龐義者。與草木同朽耳。誰其識之耶。作者之功不淺也。

轟天雷。凌震梁山之化學師也。其所發明之地雷。炸藥。子母炮等。在前傳已屢用之矣。本傳破鎮江水師。全仗其炸藥包。以燒戰船。攻霸州。掘地道。埋地雷。炸城垣。若無凌振。吳用雖有妙計。亦何從施。

者。嗟乎。凌振。生不逢辰。如生於今日之時代。則其之發明。或能駕西洋而上之。誠國之干城矣。

話說戴宗酒席上。說起宋江。只用了幾張信紙。兵不血刃的。取了薊州。衆人都不信。戴宗道。盧兄不要性急。聽小弟說。那天宋大哥。別了兄長等。同了衆兄弟。如飛的。殺奔薊州。到得城下。恰在夜裏二更以後。城內城外。靜靜地。鷄犬無聲。吳軍師傳令攻城。俺們剛在準備攻城器具。忽聽得城內一聲梆子響。猛見城上鑽出無數遼兵。數千根火把。照得半天通紅。那遼兵。個個手執強弓硬弩。看敵樓上時。見有一個白髮老將。一個黑臉遼將。全身披掛。在那裏指揮兵士。一聲令下。城上萬弩齊發。如狂雨一般。紛紛射將下來。吳軍師忙令軍士退下。令籐牌兵上前。怖了雲梯。遮了箭雨。想由雲梯上去破他。不料那老將見了。親自出了敵樓。一手執了撓鉤。走將來。把撓鉤搭着雲梯。這時梯上已有五六個人。爬着上去。那老將好神力。只把撓鉤盡力一拖。又向城外一送。那壓雲梯。立不住。一聲響。倒了下來。却壓傷了二個兵士。當時衆兄弟看了。大驚失色。却喫顏路子看得仔細。不由暗暗歡喜。忙去吳用耳朵內。說了幾句。吳用立命退兵。當夜退了十里路。地名喚做嚇虎堡的所在。紮下了寨子。安排了鹿角。防他來劫營。搭起行軍帳。吳用請顏路子到來道。兄弟說那一個老將。是你的知己好友。怎的在遼邦地上。替外國人出力守城。請賢弟說了。好用計策。顏路子笑道。恭喜軍師。這薊州。有他在此。小弟管教不費氣力。去取這個城池。雙手奉上。軍師可記得。前年泰安州。衆兄弟在齊天廟打擂。小弟那時。也在泰州。也爲了要去尋他。他姓龐。名義。年紀也不過四十七下。他是楊公忌。那天

生的。自小便是白髮白臉。白眉白鬚。看將去。活像一個八十歲的老頭兒。却是天生神力。武藝超羣。和小弟是八拜之交。聽得他在老种經略相公那裏。當提轄。怎的顛倒投在遼國。好奇怪。吳用拍着手道。是了。原來就是他。怪道有此大力。顏路子道。軍師難道也曉得他。吳用道。小生前在陳橋驛。一天。殿師府聞煥章來。曾說聖上命老种經略派兵援邊。老种經略就派這個龐義爲將。只一月。全軍覆沒。滿道他。歿於陣上。却不道降在遼國。顏路子道。小弟不會寫字。請軍師代小弟修一封信。待小弟親自射上城去。不出二天。定有消息。吳用大喜。當與宋江說了。宋江也是歡喜。即請蕭讓寫了一封信。吳用取來看時。只見寫道。

義兄足下。弟與我兄交訂八拜。誓以忠忱。許身於國。濶別數載。渴念成疾。年前親往秦州。悉兄投身神帥。竊幸用武有地。不負向日苦學。後聞援邊失敗。此身已殉國難。痛哭之餘。尙慕死節。不謂統帥及此。見兄依然健在。喜之欲狂。惑亦甚矣。以兄平日之行。臨難不及小卒。貪圖富貴。事仇不恥。是豈八拜之初衷哉。弟統兵至此。見兄守城。不忍相攻。兄才十倍於弟。當有以自處也。弟顏路子拜啓。宣和年月日。

吳用讀過了信。封了信套。交付顏路子道。兄弟休辭勞苦。只今夜。他必在敵樓守城。你可帶五百兵。前去送信。見了他。休要多言。但把此信射將上去。待他取了。你便回來。顏路子接了。上馬提刀。領了五百兵士。點起了百十支火把。星夜奔到城下。果見龐義還在城上遼望。忽見顏路子騎馬來。看下去。却不十分仔細。忙在城上大叫道。城下宋將。何故深夜復來。快報上名來。待本師親自出城。來和你鬥上三百合。顏路子

聽了。卽把信箭搭上了弦。大叫道。俺是大宋統制。顏路子。說罷。颯的一箭。射上城去。只見那支箭。恰好射在龐義面前。見龐義取了那封信。縮入袖內。故意大喝。軍士們放箭。顏路子見了。一拍馬鞭。紐回身。飛也似的回轉寨子。兵士們隨後也跟了回來。顏路子見了宋江。吳用。把送信一節說了。宋江。吳用等。無不心中大悅。但看龐義動靜。到了天明。忽然狂風大雨。蓬帳衣甲。淋漓濕透。軍士叫苦連天。吳用見大雨不已。立命速奔城下。龐義如不投降。俺就乘雨攻城。使他矢石無力。倒是極好機會。三軍得令。冒雨上前。十幾里路。瞬息便到。吳用撐了雨具。看城上時。已不見一個兵士。不覺奇異。正備指揮攻打。忽見城門大開。十幾面白旗。首先伸出城來。旗上大書降字。吳用宋江見了。頓時心花怒放。接着便見龐義。左手提了一顆血淋淋人頭。冒雨出城。顏路子一馬迎了上去。龐義道。大雨之下。不便行禮。請大軍放膽入城。有話城內再談。顏路子點頭。把大刀望後一招。同龐義二人。並馬當先。入城而去。後面宋軍。跟定了一湧入城。却喜雨也止了。這時。薊州城內。滿街盡是宋軍。街上店舖。紛紛關門。路上已無行人。宋江等到了內衙。卽令出榜安民。百姓見宋軍。秩毫無犯。方始大膽。開了店門。照常交易。龐義見了宋江。拜倒在地。道。久仰虎威。所向無敵。小弟昔日爲了不熟地理。錯被遼軍所算。不得已暫時降順。只待大軍到來。早備着。仍歸宋朝。却不道顏賢弟也在貴軍。正是可喜。說時。把那顆人頭一揚。道。這是遼將突里山。今晨喫小弟斬了。方得開城投降。宋江道。久聞將軍。是個英雄。這取薊州的功勞。完全出於將軍。待小可申報上去。龐義道。這却不消。俺須仍回種師道那裏去。免得家

中紀念。當下龐義立命大排宴席。歡宴宋軍。席間和顏路子叙了闊別之情。宋江飲酒之間。想起了盧俊義人馬放心不下。酒吧。卽着戴宗前去探聽。那戴宗當時對盧俊義等說了備細。方始恍然大悟。盧俊義問遼官道。此處北去。是否卽是幽州。遼官道。幽州不須打得。只要攻下霸州。遼主自然歸降了。這霸州是遼國重鎮。也是幽州屏障。離此不過一二百里。盧俊義聽了。卽請朱武寫了信。請戴宗帶了。卽回薊州。見了宋江。約他作速前往霸州會合。戴宗別了盧俊義。林冲各兄弟。作別起行。不日到了薊州。宋江已把打破薊州詳情。着人飛報趙樞密。轉請申表皇上。這薊州暫請龐義守了。同了衆弟兄。別了龐義。逕向霸州進發。那遼主在幽州接連接着敗報。檀州玉田先後失去。正在計議迎敵。又報薊州又失。嚇得遼主魂不附體。丞相褚堅立勸遼主親往霸州駐守。若是霸州一失。大事去矣。遼主只得帶了褚堅親往霸州。一面派哨探前去探聽。宋軍到來。準備背城一戰。以決存亡。不到十天。忽報宋軍漫山遍野而來。離城只有五六十里了。遼主大怒。卽時點起大將完顏木。完顏令。阿里生。斯太。林勇。副將麻里巧。大阿哥。左納雄。左完雄。精兵一萬。叫褚堅守城。親自領了開城殺出。一路迎了上去。揀一個緊要所在。列成陣勢。等候宋軍。宋江早得哨探報告。說遼主親自前來迎戰。吳用忙令整肅隊伍。小心應敵。走不到半天。遠遠望見塵土冲天。無數遼軍列陣以待。吳用也令排好隊伍。射住了陣脚。只見遼主在金羅傘下。身騎白馬。手執金刀。大叫道。宋將上來答話。宋江一馬上前。謙身道。宋江在此。遼主有甚吩咐。遼主道。你就是梁山泊上的好漢宋江麼。宋江道。然也。遼主道。你好不

知進退。寡人那時以禮來聘。你却推辭不受。如今幫了宋主出力。看你功成以後。必被奸臣害死。還不快快回頭。只今天降了寡人。決不失王位之封。若是不聽良言。將來休要後悔。宋江道。俺們生爲宋人。死爲宋鬼。爲國亡身。死亦無怨。誰叫你侵略宋土。惹俺皇上下大怒。着俺統兵到來。你要想俺降順。真是做夢。俺勸你還是寫上降表。稱臣大宋。免得再動干戈。有傷貴體。遼主聽了大怒。卽命大將完顏木出馬交戰。宋軍陣上早有秦明。提了狼牙棒。奮勇迎住。兩個大戰。忽然狂風大雨。飛沙走石。兩軍不能交戰。只得各自收兵。恰好盧俊義統兵到來。會合了宋江。訴說兵取玉田馬麟。魏定國。郭盛。鄧飛四人陣亡。宋江聽了。好如青天起了霹靂。大哭不已。衆兄弟無不悲悼。吳用收淚道。怎的盧兄信來。隻字不提。連得戴院長。也不說起。盧俊義道。怕兄弟們聽了悲痛。所以不先說起。宋江道。不到半年。連亡了五個兄弟。怎不叫人痛心。顏路子道。沙場上面。刀槍叢中。誰也保不住生死。五位兄弟都是爲國而亡。死也值得。請各位免了悲痛。宋江稱是。吳用道。如今兵力充足。盧兄仍領原班弟兄。大寬轉去攻城子。這裏一待雨止。仍去迎戰。盧俊義稱是。卽領衆人前往攻城去了。宋江見雨已止。卽命全軍殺上。遼主也命部下奮勇迎住。兩軍混戰。直殺得震天動地。日色無光。雙方各有死傷。也分不得勝負。盧俊義率了衆兄弟。悉力攻打東南兩門。城內楮堅。竭力死守。郤也兩下敵住。朱武看城池堅固。一時實難攻破。猛回頭。正見兩軍混戰。喊殺連天。朱武道。俺們在此無益。不如殺上去。前後夾攻。先殺敗了城外的兵。再行設計取城。盧俊義稱是。連忙棄了城子。紛紛殺奔回來。宋江和遼軍正在

見盧軍夾攻。捋來。頓時勇氣百倍。拚命大戰。不料遼主善戰。他見宋軍夾攻。也命軍士分頭大戰。個個捨死忘生。勇猛很鬥。宋江見遼軍如此勇猛。枉自送了兒郎們性命。只得鳴金收軍。計點人馬。却損失了千人以上。兄弟中間。雷橫戰死。索超。李逵。阮小二。解珍。黃信。王英。個個受傷。宋江十分憂悶。又見雷橫陣亡。不覺大哭失聲。吳用百般勸解。方始收淚。當下紮了二個大寨。徐圖進取。吳用道。遼主親臨戰陣。將士鬪功。個個捨死而鬥。俺們和他力敵。枉自互傷性命。不如用一條計。先破了城子。大事就可了也。吳用與朱武二人。密密計議。那遼主收兵之後。也紮下大寨。阻了宋軍。與城內褚堅遙相呼應。大戰數天。計點人馬。也少了一千以上。大將斯太。林勇陣亡。十分傷悼。且說北方天氣。不比南方。平時難得上雨。這時正是九月初上。秋風怒吼。灰沙蔽日。吹得城上的旗號。呼呼地響。那旗兒。趁着風勢。只向城內飄着。朱武遠遠望去。忽有所悟。急進帳內。和吳用商量道。小弟這見大風。卻得了破城之計。吳用道。莫非用火攻去。朱武道。正是。吳用道。我也是這樣地想。只是如何進城。再好用地雷。且靜靜想去。吳用想了想。喚進凌振道。這裏掘地道。掘到城樓下面。須多少時間。凌振道。這兩三里路。掘將去。一天足矣。吳用大喜道。如此。破城就容易了。即命湯隆領了掘子手。暗暗開掘地道。就煩凌振帶了子母炮。地雷。領十名炮手。跟了進去。直到城樓上面。埋好地雷。火藥。子母炮。外面用棉布包着。免受潮氣。帶幾根幾十丈長的藥線。一端埋入砲內藥庫。待得料理妥當。原跟了掘子手。牽了藥線。仍由地道回來。約摸幾十丈藥線。離了城廊外面時。一齊用火燃着。由他緩緩地燒了進去。

燒着了子母炮。和地雷時。至少轟脫二十丈城垣。我軍就可乘勢殺進去了。宋江聽了大喜。那湯隆凌振二人領了將令。立時前去掘地道。埋地雷。吳用這裏仍請盧俊義領了衆弟兄。大寬轉繞過敵寨。去城邊候着。但見地雷爆發。城垣飛起時。卽去搶城。宋江領了人馬。排列陣勢。只叫遼主出來交戰。那遼主却是堅守不。理。宋江叫軍士陣前百般辱罵。果然罵得遼主心中大怒。帶了幾員大將。營門開處。殺了出來。好遼主親自挺了一口寶刀。拍着坐馬。直取宋江。陳麗卿一挺手中古錠鎗。接住大戰。那遼主見是一員美貌女將。心想必無甚麼本領。不料一往一來。戰了十多回合。這女將那支鎗。使出渾身解數。神出鬼沒。奇妙莫測。遼主暗暗稱奇。不敢怠慢。也把寶刀霍霍地。展出全身本領。來敵住了宋將陳麗卿。二人已戰了五六十合。兀自不分勝負。張清忍不住。又是手起一石子。覷準了遼主面門打將去。遼主眼快。忙用寶刀一撥。那石子早被撥去丈餘。滴溜溜拋在地上。遼將完顏木。完顏金。恐遼主有失。兩匹馬。兩桿鎗。如飛出來。撲奔陳麗卿助戰。宋陣上。祝永清。花榮二人見了。也是兩槍兩馬。分頭迎住。祝永清敵住了完顏木。花榮敵住了完顏金。這時陣上靜瞧着六人六馬。分了三起。捉對兒廝殺。宋江恐陳麗卿久戰力疲。急命顏路子。上去替回。顏路子揮刀直出。陳麗卿如何肯回。同了顏路子。雙戰遼主。遼陣上。阿里生見了。拍着兩把板斧。連忙出來。陳麗卿見了。大叫一聲。撇了遼主。和顏路子。斜刺裏攔住阿里生便鬥。不滿十合。早把阿里生一槍刺於馬下。祝永清。正和完顏木力鬥。忽見陳麗卿一鎗。刺死了遼將。不覺心中一喜。那桿鎗。却是略略慢得一慢。早被完顏木手

起一鎗。刺中左腿。祝永清落馬。陳卿大驚。閃電也似價快。只一鎗。飛到完顏木面前。完顏木正想結果。祝永清性命。忽見一鎗憑空飛來。只得棄了祝永清。力戰陳麗卿。眼睜睜。看着祝永清。已被宋軍救回陣去。那花榮和完顏金。戰了五十合。不分勝負。花榮心生一計。條的把馬一拍。落荒敗走。完顏金拍馬便追。花榮見完顏金追將來。心中暗喜。疾忙抽弓搭箭。紐回身。只一箭。完顏金左肩早着。翻身落馬。花榮回馬時。已被遼兵救去。這時陳麗卿大戰完顏木。心裏記着祝永清。恨不立時回去。只是完顏木武藝了得。一時脫身不得。忽見花榮跑來。大喜叫道。花將軍。快來殺這個賊。小妹要回陣了。花榮聽了。即抽一支箭。搭上弓。覷得完顏木較切。颺地一箭。射去。略高了些兒。把完顏木頭盔射去。完顏木大驚。只得勒馬回陣。陳麗卿不敢追去。如飛回營。去看丈夫傷勢去了。遼主前後已與宋將。鬥了一百多合。尙是神勇不衰。和顏路子。一刀一刀的。死不退讓。宋江等暗暗嘆服。却不要他的命。因此不派上將。上去助戰。完顏木恐主上力乏。只得鳴金收軍。遼主和顏路子。各自回陣。忽聽得城門口。震天動地。炮聲不絕。接着。便見烟霧瀰漫。城垣石頭。憑空亂飛。城內人聲鼎沸。看將去。一似山崩海嘯。遼主見了。嚇得而無人色。急令全軍回城往救。剛一拔脚。後面宋軍如飛追來。遼主也不管後面追兵。只向霸州城門奔走。只見宋軍。已像潮水一般。湧進城去。城內堵堅。忽見城垣轟倒。泥石亂飛。打傷不少兵士。直嚇得手足無措。募見宋軍。殺進城內。要抵敵。也是不及。只得從北門逃出。飛回幽州去了。那遼主。見前後。都是宋軍。城池已失。在此腹背受敵。只得領了殘部。斜刺裏。殺開一

條血路。逃回幽州而去。宋江追了一陣。回轉霸州。命關勝呼延灼。領五十人馬。紮在城外。自同吳用等。一齊進城。卽令兵士填滿地道。修復城垣。然後出榜安民。三軍歡聲雷動。宋江寫了捷報。着人飛報檀州。重賞了凌振。湯隆。那受傷的一般兄弟。都請安道全。悉心醫治。均已完好如初。只有祝永清。腿部新傷。正在調養。陳麗卿見丈夫受傷。幸得安道全醫治。頓時放心下來。當下宋江盧俊義等。全部人馬。均在霸州。宋江大賞三軍。不論將佐兵士。一律歡宴三天。霸州民衆。見宋軍紀律嚴明。仍得安居樂業。比了遼主在時。反覺自由快活。不覺歡聲雷動。却反憂宋軍速去。每天把羊肉犒賞軍士。宋江心中好生過意不去。吳用道。看遼主這次敗了回去。必然膽落魂銷。不敢再戰。且在霸州休息幾天。看他有無使臣差來。如肯降服稱臣。俺們就可回兵了。宋江大喜。每日和衆兄弟。講兵論武。端的十分開懷。只是想起了雷橫。不免暗暗落淚。就在城內招魂設祭。並請了四十九個和尚。在大廳上。誦經超度。並及陣亡各兄弟。並大小陣亡軍士幽魂。宋江拈香。同各兄弟虔誠禮拜。過了六七天。忽見遼主。果然着使臣丞相褚堅到來。宋江以禮相待。褚堅再拜道。敵主耶律得耀。誤惑人言。侵犯上國。勞動虎駕。遠來征討。主上自知不合。特命小官前來議和。從此各罷干戈。各守疆界。永不侵犯。世世和好。不知元帥肯俯允麼。宋江笑道。足下說得好便當。我國費了無數錢糧。氣力已經殺到這裏。取幽州只在旦夕。你主上釜底游魚。還想逃往何處。怎的夢想。尙爲一國之主。與我大宋。比肩稱皇。俺問你的主上。要是攻進大宋東京時。肯這樣的議和麼。褚堅聽了道。元帥息怒。待下官回去了。再來做信。

吳用道你主如肯誠意講和。必須臣服大宋。但是俺們也不敢作主。你可親往檀州。見了趙樞密。自有辦法。俺們必須等聖旨下來。方敢回兵。那褚堅喏喏迎聲。了自去。宋江等屯在霸州城內。靜候趙樞密消息。忽一天。趙樞密差人到來。說遼主現已差使。捧了降表。朝見天子。汝等且在霸州暫住。專候詔書。以定進退。宋江款待來人。只待道君詔書到來。約又過了半月。忽報快排香案。聖旨到了。宋江大喜。即命衆人。整冠束帶。迎接詔旨。正是。功名未上凌烟閣。姓字先標塞外城。畢竟和議是否成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得奇兆方臘佔浙江燒戰 船李俊上金山

王介評文。李逵一見晁天王等之神位。心有所感。乃說出一番痛心話。豈知後來。果應其言。宋江聞之。悲愴可知。故與花榮等。上街散悶。在茶樓聽得茶客一篇談話。既滑稽。而又動聽。其着重在於談浙江之方臘。遠遠從吃茶說到龍井。說到杭州。說到方臘。然後說到宋江等。匪夷所思。奇絕妙絕。征方臘而以童貫爲宣撫使。宋江爲招討。以逮其部下。係按照史乘所書。

方臘一鄉民耳。乃能橫行江南。稱王圖霸。是必有人爲之劃策。故寫呂師囊儼然像個軍師身份。得體之極。

方臘溪中得兆。相傳如此。實則方臘假託以惑鄉民者也。

寫張橫張順。買魚上金山。一段文字。其細到處。完全與前傳無異。

寫呂襄之昏庸。衆將之好鬥。一一如畫。回末。公孫勝忽來者。爲便於收拾戰事也。本書第一長處。在乎無一句空言。無一筆空筆。非若滿紙不寫事實。大半自己發話者可比也。

話說宋帝接受了遼主降表。派了太尉宿元景。前往遼國。開讀了詔書。回來進了霸州。又把教旨取出。命宋江排了香案。各將領跪在地上。只聽宿元景朗聲讀道。

皇帝敕諭。順天護國破遼都先鋒宋江。副先鋒盧後義等。曩者遼國不臣。邊兵犯境。敕爾宋江。率部北討。師行所至。捷報頻傳。爲時數月。直迫遼都。忠勇無敵。古今罕見。朕心慰極。喜而不寐。遼主恐懼。拜表乞降。朕觀其詞。憐其哀切。不忍加誅。仍存其國。敕使賜詔。永爲藩臣。爾可率部。尅日返兵。有功必賞。來京受封。爾其欽哉。宣和年月日。

宋江聽了教旨。一齊起來。請宿太尉上坐了。宋江道。太尉奔走勞頓。真是辛苦了。宿太尉道。將軍威鎮中外。可喜可賀。宋江謝了。當下擺筵請客。母須細表。那霸州地方。自有遼主。派官下來接事。宋江領了全部人馬。同了宿太尉。尅日起行。秦凱而回。不日到了檀州。會着了趙樞密。交割了人馬。一齊如飛回京去了。那薊州守將龐義。早和宋江說明了。已於數日之前。匹馬單刀。自回老种。經略帳下不提。且說道。君自差宿元景出使去後。早已安排全副鑾駕。忽一天。報得平遼都先鋒宋江。同了趙樞密宿元景等。奏凱回京。道君大

喜。即命排了鑾駕。帶御林軍。並文武百官。出城迎接大軍入城。御駕一路出水。百姓焚香拜道。一時風魔了東京城。男女老幼。歡聲如雷。端的如醉如狂。宋江等人馬。將近東京。忽報天子親自出城迎接。宋江等大驚。連忙下馬。步行。抬頭看去。果見全隊禁軍。文武官僚。擁着鑾駕。當路候着。宋江等見了一齊俯伏道傍。口呼萬歲。數萬人。衆口齊聲。震得驚天動地。道君大喜。立命衆卿平身。隨駕回殿。說吧。御駕返城。宋江即把兵士。先往陳橋驛。白和衆兄弟。隨定了御駕。迤邐進城。趙樞密也把軍士紮了。同了宿太尉宋江等。一齊上了金殿。道君已在殿上。宋江等。二乎已畢。道君道。宋卿等。平遼有功。可往武英殿。各赴慶功御宴。即賜金花每人二朵。宴後。各回原防。休息。候朕加封。宋江等謝恩已畢。乃往武英殿。暢飲御酒。自有各官作陪。那御賜酒席。果然龍肝鳳髓。不同凡品。各將領飽餐以後。謝了皇恩。別了各官。自回陳橋驛。那般有妻子的將領。夫妻歡叙。當然快活。就是祝永清的腿傷。也已完好如初。夫妻遠征回來。那一種恩愛情形。分外親熱。只有宋江盧俊義。想起了陣亡兄弟。心上十分難過。即在供神位的室內。又添了雷橫郭盛馬麟魏定國鄧飛五個人的牌位。連了晁天王宣贊。前後共是七個。可嘆鮮龍活跳的好漢。都變成了一尺二寸長的木頭。衆兄弟見了。怎不傷心落淚。宋江擇了吉日。又在驛內延僧超度。宋江只是嘆氣落淚。李逵睜着怪眼道。好好地在梁山做強盜。自由自在。却不快活。活得不耐煩。受得好招安。關在這個鳥驛。受盡了無窮氣兒。却喫趙家官兒。差來撥去的廝殺。平白地。送却了六條性命。真晦他娘的鳥氣。終有一天。死的一個都不剩。却教誰來超度。衆

人聽了。默默無言。宋江心中氣悶不過。同了花榮。祝永清。呂方三人。迤邐出了陳橋驛。一路向東京城內信步逛去。看那六街三市。却也解得悶兒。忽見一座茶樓。舖設得好不精緻。宋江等信步走上樓去。泡了三碗上好茶兒。四人默默地喝着消遣。猛聽得隔座有人談天。只聽得一個人道。怪不得好久沒有龍井喝了。原來方賊作亂。斷了賣買。不瞞老兄說。俺喝茶。除了杭州龍井。簡直殺不死渴蟲。在喉間作亂。一個道。你要喝龍井。却也快了。一個道。怎的一個道。陳橋驛那般好漢。平了大遼回來。老道士十分歡喜。聽得不日就有詔書下來。仍命那般好漢。去征方臘。那般好漢。自從梁山到如今。從不經吃過敗仗。那個方賊。經得他們打麼。我說不久。就可喝龍井。就是這個道理。一個道。原來如此。但愿即日出師。勦滅了方臘。失去了州郡。不打緊。只是俺的喉嚨。渴得要死了。怎處。呂方聽了。不由嘆哧一笑。宋江聽了。曉得不日又要出兵。同了花榮。祝永清。呂方三個標緻兄弟。自回陳橋驛。準備接詔去了。按下慢表。且說江南睦州。青溪縣楊村地方。有一家姓方的農戶。那人單名一個臘字。生得魁梧奇偉。目光如電。讀書過目不忘。練武一學就會。爲了家貧。却是打柴度日。有一天。他到溪邊去照視面目。忽地改了樣兒。只見他的影兒。頭上戴着平天冠。身上披了龍袍。不覺吃了一驚。以爲後面必有這個人。回頭看時。仍只有他一個。心上十分奇怪。暗暗地忖量道。好奇怪。俺這樣一個樵子。難不成真有皇帝福份。從此日夜忘想。寢食不安起來。忽地想起了一個好友。現在仙居。何不找他商量去。想罷。立時到了仙居。見着了那個好友呂師囊。原來呂師囊。是仙居一個學究先生。粗有學問。

廣多權謀。在仙居一帶。深有勢力。鄉民有事。都以呂師囊一言決之。無不立解。那日方臘到來。呂師囊不勝歡喜。卽命家下。殺雞沽酒以待之。飲酒之間。方臘道。呂兄。好奇怪。小弟前天上山打柴。在溪中照見身子。忽地頭上戴了平天冠。身上披了滾龍袍。活像一個皇帝。不知主何吉兇。呂師囊聽了。忽地把案一拍。叫道。阿呀。這却奇了。真有這個事兒。說罷。條地放下酒杯。立起了身。走到書房那。捋了一本書出來。坐到席上。把那本書。一頁一頁地翻着。只見他。忽然翻得了一頁。指給方臘看道。數有前定。非偶然也。方兄。自己看去。便知分曉。方臘把書接來。看那書時。却是一本推背圖。只見上面寫道。

十千加一點。

冬盡始稱尊。

縱暴過浙水。

顯迹在吳興。

方臘一時看不懂道。呂兄。這却怎地解法。呂師囊笑道。方兄。怎地聰明。如何解不出來。這十千加一點。乃方字也。冬盡者。臘月也。稱尊者。南面爲尊也。這四句詩。明明道着足下。正是上應天書。小弟早已看肚內。却是疑惑不決。不想方兄。又在溪中得此奇兆。恭喜足下。必爲帝皇無疑了。方臘看了看。自己身子。恰是布衣草履。不覺笑道。呂兄。你看只副醜臘樣兒。怎能成得大事。呂師囊正色道。不是這等說。古時草澤英雄。儘有布衣而得天下的。像漢高祖。就是一個樣兒。當今皇上失道。任用了蔡京。童貫。高俅。楊戩。梁師成。一般奸佞。無法無天。萬民皆怨。浙吳各州。被朱緬採辦花鋼石。鬧得鷄犬不安。百姓人人切齒。足下若是揭竿而起。弟料不過數月。定可成事。小弟不才。愿効犬馬。方臘大喜。卽封呂師囊爲相。就在仙居起事。果然朝廷失

政。民心思動。不到一年。那方臘得了。蘭溪靈山賊朱言。吳邦。鄰縣仇道人。方岩山陳十四。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紛紛響應。取得了歙州。睦州。杭州。蘇州。常州。湖州。潤州。宣州。八州地方。方臘稱爲聖公。建元永樂。警報一日三起。傳到東京。道君大驚。召集百官。商議進討。蔡京奏道。童樞密功高望重。可爲宣撫制置使。王淵知兵。可爲副使。宋江善戰。可爲前部招討使。方賊不足平也。道君大喜。立命內府。修了三道敕旨。令樞密院尅日發兵征進。那宋江在陳橋驛。忽一天。皇上敕旨下來。封宋江爲招討使。盧俊義爲副招討。吳用爲行營正軍師。朱武爲副軍師。關勝。呼延灼。林冲。顏路子。爲先鋒。其餘秦明。和花榮。董平。張清。武松。魯智深。朱同。史進。楊志。索超。劉唐。李逵。楊雄。石秀。穆弘。燕青。李逵。張橫。張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李應。柴進。徐寧。戴宗。解珍。解寶。二十八人爲上將。封女將陳麗卿。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四人爲定遠夫人。其餘黃信。祝永清。等六十三人。盡封爲馬步指揮使。安道全爲行軍太醫。皇甫端爲監馬太醫。征遼陣亡的雷橫等五人。皆封爲北方土地正神。厚恤其家。以上各將領。統由宋江率領。跟了宣撫制置使童貫。副使王淵。尅日會同了東征方臘。奏凱回來。再加封賞。宋江等接了敕旨。卽命關勝。林冲。呼延灼。顏路子。四先鋒。操練人馬。自同盧俊義。吳用。朱武四人。進城面聖。謝了封典。逕往樞密府。拜見了童貫。商議出師。童貫請了王淵到來道。這次出征。全仗二位。本使意欲請二位分兩路前去。直抵青溪賊巢會師。宋招討一路。可由鎮江。潤州。常州。蘇州。湖州。以達杭州。王副使可由宣州。歙州。睦州。以達杭州。二軍復從杭州。逕搗青溪幫源洞。以絕根株。宋江王淵聽了。齊

聲稱是各回本部。擇了吉日。分頭起師。不表王淵單說宋江。大軍離了東京。逕奔江南而來。不日到了揚州。本官迎接宋招討入城。說道。方賊兵勢浩大。不可輕敵。前面便是揚子江。足有九千三百里長。隔江便是潤州。現有方臘手下樞密呂師囊。守住江岸。若是得了潤州。進去勢如破竹了。宋江聽了。回轉營中。詳細和吳用說了。吳用道。這潤州以金焦二山爲屏障。得了二山。便佔勝着。卽命張橫。張順兄弟二人。扮了打漁的。駕隻小船。到對江去。探聽了虛實。再作區處。張橫張順。改扮了漁人。帶了暗器。小船上舖了漁網。釣釣。放着幾尾活魚。啣啣啞啞的。搖過對江來。但見江南岸。密蔴也似的戰船。船上刀槍耀日。看將去。迤邐排着。直延至潤州城下。那張順兄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小船搖着。直撞過來。戰船上賊目。睜了眼罵道。兀那漁船。搖到那裏去撞魂。張順道。俺們有幾尾活魚。要送到金山營裏去。這是上官差遣。要你來多管閒事。那賊目。見只有一只小船。又是兩個漁人。平日也見慣了。笑了笑。由他過去。張橫大喜。搖着櫓。直奔金山。兄弟二人。把船在山脚下。纜住了。拿了兩盤活魚。口中叫賣上山。但見有一個軍營。紮在金山寺門口。將有千人左右。那般小兵。見有賣魚的來。個個大喜。摸着錢。搶了買。一剎時。張順兄弟。把二盤魚售完了。信步走入寺內。却見幾個和尚。正在誦經。張橫和張順。悄悄的上了鍾樓。已望見焦山。看了去。也不過千餘人馬。二人心中記着。下了樓。走出寺門。到了山脚。解了纜。跳上船。拿了竹桿。只向山脚一撐。那只船。如飛的溜到江心裏。放了竹梢。搭上櫓。啣啞啞的。搖了回來。仍由戰船那裏。搖出去。只見一個賊目。要來盤問。張順道。老總。對不起。今天

魚已售完了。明天必揀幾尾大鯉魚送上。那賊目忽然笑道：多謝你。明天多帶幾尾來。張橫點頭，把船搖出戰船。二人一直搖到對江。綠蔭深處，把船纜了。跳上岸去。直奔大寨。吳用見二人回來，心中甚喜道：兄弟們辛苦了。可會打聽得實在。張橫道：金焦二山，只有一千多人把守。取之甚易。只是有大批戰船守着，不容易進去。吳用請進李俊道：李兄，取潤州。全仗水軍。只要佔得金焦二山，即可破這城子。李兄有甚妙計，可到那裏山上。李俊想了想道：今天北風甚緊，俺們着幾個慣水頭目，趁夜裏，看不見，手中帶了火種，游過去。在戰船上拋着放火。但見他們火起，俺們安排了戰船，藏了人馬，混過去。口稱救火，混到裏面，直上金焦二山，趕走賊兵。明天以山上炮聲爲號，這裏把戰船上載了人馬，殺過去。那邊山上殺下來，雙方夾攻，必獲大勝。水軍一勝，潤州立時可下了。宋江吳用聽了大喜，點了解珍、解寶、楊雄、石秀、魯達、武松、孫新、顧大嫂、孔明、孔亮、李忠、薛永、鄒淵、鄒閏、十七員將領，歸水軍大將李俊調撥。等到初更以後，安排了三十號戰船，藏下三千水軍。十七員將領，各帶了軍器，熄了桅燈，候在江邊。見對面戰船上燈光大明，婉如一條火龍，在江上浮着，煞是好看。李俊命童威、童猛，帶了十名慣水水軍上校，手中擎了火種，一個個跳下了水，泅到江心去了。李俊調撥已畢，也同了阮小七、張順二人，上了戰船，留下張橫、阮小二、阮小五三人，預備明天夾攻之用。那童威等十二人，泅到對江，覷得戰船較切，一丟手，把十二個火種，拋了上去。那火種是震天雷，發明的，外面用油紙裹着，裏面盡是火藥硝磺，碰着就是火。那火種一到船上，立時爆發，七八隻戰船，刮刮雜雜地火燒

起來。北風怒號。頓時延燒着。左右前後十多艘大船。賊兵大驚。燒死的不計其數。人聲鼎沸。忙着救火。童威等早已泗過北去。半水上。恰好李俊等戰船過來。童威等十二人。一個個跳上船去。盡皆大喜。頃刻到了對岸。李俊等大呼救火。已見賊軍戰船。四散搖開。火也救滅了一半。李俊把三十號戰船。在亂雜裏混了過去。不一時。已抵金山脚下。山上賊兵。盡在觀火耍子。有的拍手喝采。冷不防。山脚下來了三十隻戰船。還道是來避火的。正要動問。李俊等一聲唢哨。跳上岸去。二十條大蟲。各提了兵器。背後三千兵士。殺了上來。賊兵夜裏觀火。都是空手來的。如何還敢抵敵。早喫武松。石秀衆弟兄。手起刀落。殺死了一大半。僅有少數。跪地求降。一個賊將。也死在亂軍之中。李俊取了金山。又派了幾個兄弟。十幾只戰船。搖到焦山。說也奇怪。竟和金山一般無二的。取到手中。衆人無不歡悅。只待第二天。放砲夾攻。二山遙遙對應。當夜安然。到了天明。那邊吳用。早已安排水軍。歸張橫。阮小二。阮小五率領了。等到辰牌時分。果聽得山上號炮雷鳴。吳用聽得。卽命張橫等攻上對江。張橫等。上了戰船。也帶了三千人馬。如飛攻將來。那邊李俊也來了。端的內外夾攻。殺得賊兵半江。都是死屍。不到半天。那半江戰船。逃得不知去向。吳用傳令。卽把全軍渡了過來。分作水陸兩路。去取潤州。分撥已定。奮勇前去。按下慢表。且說潤州守將呂師囊。乃呂師襄之弟。他的防守潤州。全仗水師。他平日只是飲酒嫖妓。打臘行樂。不料宋軍到來。他以爲有水軍在着。斷然飛不過來。依舊行歡作樂。毫不放在心上。那一天。水軍瓦解。他還是若無其事。直待兵臨城下。方始着急起來。立命閉了城門。堅守勿

戰堂下走出大將潘德、沈強、統制徐統、張仁、都監趙義、高忠、一齊道：「樞密如何恁地胆小？古人說得：水來土壓。兵來將當。這堅守豈是好計？」呂師襄道：「依你們與他交戰，倘是敗了，怎處？」衆將道：「勝敗二字，怎說得定？要是戰不過，守也不遲。」呂師襄拗不過，只得與了一萬人馬，吩咐小心迎戰。六將大喜，跨馬提刃，開了北門，殺出城來，排開了人馬。已見宋軍如烏雲般蓋了過來。宋江見了，也把人馬擺開，一馬縱出道：「汝等大逆不道，胆敢佔據州郡。今日天兵到此，還不早降，直待拿住了，碎屍萬段。」潘德等聽了大怒。六將一齊上手，揮兵器殺了過來。吳用忙令衆將混殺過去。兩軍大戰，可想六員將怎敵得宋軍百員勇將。不到一個時辰，潘德被魯達打死，徐統被董平刺死，張仁死於李逵斧下，高忠死在孫立鞭下。一萬大軍，倒死了六七千。沈強、趙義嚇得魂不附體，拚命逃去。呼延灼飛馬趕上，沈強、趙義急往城內飛逃進去。呼延灼馬快，也跟進了城。宋江見了，大軍一擁而入，又在城內巷戰了半個時辰，方把沈強、趙義殺死。那呂師襄看不是頭，忙領了幾員文官、妻子親隨，出城逃去。宋江取了潤州，出榜安民，百姓思念宋主，合城歡聲動天。宋江查點人馬，折了杜遷、王定六、郁保四、焦挺、石勇、薛永六人，衆人無不傷悼。宋江哭吧，嘆道：「出師以來，雖是取了名城，可嘆又死了六人，前後已是十二個了。那杜遷雖是未建大功，梁山泊開創之初，多虧此人，思之能不痛心。」吳用道：「生死大數，誰也不能保全。兄長且免憂慮，喜的取了江南第一個緊要州郡，快去制置使那裏報捷。一面把六人屍體葬於西門外，大小將領咸往祭拜，在潤州休息了十天，自有州官到任理事。」宋江率了全軍，直向常州。

而來。忽見公孫勝到來。宋江大喜。問其來意。那公孫勝伸二個指頭。說出一番話來。有分教。常州城外。僧道門術顯奇能。虎邱山邊。兩將逞雄賭威風。正是兩行清淚痛友去。三千里外人來。欲知公孫勝到來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斬虎將賊和尚施威 捉方貌入雲龍作法

王介評文。宋江正在痛哭陣亡衆兄弟之時。而公孫勝忽來。乃論及生死禍福之機。公孫勝說來。其理十足。提醒世上痴人不少。作者雅不欲寫以法術攻戰勝人。乃書中有一公孫勝。不得不寫一圓通。以佛珠打人。迭傷宋軍虎將。寫來十分精神。李達渾人。見之亦爲膽落。則其利害可知。寫佛珠只是以功夫練就者。似非妖術可比。其利害。固勝張清之石子萬萬也。然以女人汚物。可以破之。則似近乎妖術。此公孫勝一來之功也。

戰賊僧。凡四次。一次有一次之精采。讀之不厭其重複。而未次。與四女將戰。尤覺可觀。然只寫得陳麗卿。與一丈青二人爲主。顧大嫂孫二娘陪賓而已。若以一丈青與陳麗卿二人較之。則尤以陳爲主。一丈青爲主中之賓矣。蓋按四人之武藝而論。作者非有絲毫之愛憎也。

破蘇州又用大霧者。爲寫公孫勝尙未盡其功也。讀者諒之。

話說宋江見公孫勝到來。心中大喜。衆兄弟與公孫勝分別已久。都來拜見過了。宋江道：先生去後。弟兄們好生惦記。令堂老伯母。尊師羅真人。想來都好。公孫勝道：老母師父。都還老健。小弟身在家鄉。心在這裏。多聞征服大遼。班師以後。又來征討方臘。小弟聞得方臘手下。或有妖道。妖僧。所以特地前來。宋江道：出師以來。尙不會遇到妖人。先生到此。益發好了。只是兄弟們。征討猿臂。襲了宣贊。在遼國。又壞了郭盛。馬麟。魏定國。雷橫。鄧飛。在這潤州。又壞了杜遷。王定六。郁保四。焦挺。石勇。薛永。六人。前後共死了十二個兄弟。心中好生悲痛。公孫勝聽了。淒然下淚道：兄長。這是定數難逃。小弟早經料得。衆兄弟忠義有餘。福祿不足。宋江道：據先生看來。衆兄弟中。有幾個能得善終正寢。公孫勝道：兄長。何須問得。出兵打仗。不是我殺敵人。便是敵人殺我。兄長想想。俺們自從上山聚義以來。被俺們殺死的。不知幾百幾千。俺們區區一百多人。難道都能長保無事。小弟此來。恐兄長功名心太重。有誤前程。得能勦滅方臘。還是退避爲上。兄弟們。或可長享快樂。宋江點頭稱是。當下備了潔淨素齋。請公孫勝飲酒。宋江。樊瑞。戴宗三人。相陪。吳用令關勝。呼延灼二人。各領二千人馬。去潤州管下。各縣招撫。有不降的。用兵攻打。不到五天。二人回來。各縣盡皆反正。宋江甚喜。大兵迤邐行去。已近常州地界。那常州守將錢振鶴。倒是深明大義之人。平日頗思歸正。見宋兵已取了潤州。端整宋兵到來。開城歸降。不料有一個方外之人。喚做圓通和尚。是蘇州三大王方貌的師父。方貌聽得潤州已失。特請圓通到常州來。幫同錢振鶴迎敵。那圓通頗曉法術。又善拋擲鐵佛珠。百發百中。自恃本

頭。要殺退宋軍。忽報宋軍先頭部隊到來。錢振鶴只得同了圓通師一彪人馬。殺出城來。一看宋將。却是李逵。手執板斧。着地捲將來。鮑旭。項充。李袞。挽了蠻牌。一齊過來。圓通看來得兇猛。一手拋出幾顆佛珠。恰好打中鮑旭。項充。李袞。三人立刻倒地便死。李逵大怒。一跳丈餘。掄了板斧。向着圓通便戮。圓通提戒刀迎住。二人一來一往。大戰不已。第二隊秦明又到。副將彭妃。韓滔。三人一見李逵。同一個和尚大戰。不顧利害。一齊上前助戰。錢振鶴在陣脚下。見圓通打死宋將。心中十分難過。又見秦明等圍了上來。恨不得把和尚殺死。他一人心中想着。兩眼看着。只見圓通忽地跳出圈子。秦明等一齊上去。那圓通早已拋出幾顆佛珠。却中了秦明。韓滔。彭妃。立時到地而死。李逵不敢再戰。飛也似逃了回去。半路上。遇着第三隊林冲。張清。單廷珪。楊林。郝思文。黃信。六人。見李逵如飛而來。不覺吃一大驚。林冲道。李兄弟。怎的這樣驚慌。李逵一見大哭道。林兄不好了。常州城外。一個賊和尚。用佛珠。一連打死了鮑旭。項充。李袞。秦明。韓滔。彭妃。六人。嚇得鐵牛。如飛逃了回來。險些也是沒命。快回去。上前都是死路。林冲等聽了。驚出一身冷汗。不覺淚如雨下。只得等大軍到來。不一刻。宋江等全部到來。見林冲屯着不進。好生奇怪。林冲見了宋江。哭拜倒地。道。大哥想不到。常州有個和尚。專打佛珠。十分利害。秦明。同鮑旭等。六個兄弟。個個被他打死。只有李兄弟逃回。他是天不怕的。渾人見了。也是胆戰魂銷。不敢再戰。單身逃了回來。遇着小弟等。硬勸着。不可進去。進去都是死路。宋江花榮聽了。一齊暈倒在地。衆人聽了。無不悲痛。咬牙切齒。誓要拿住和尚。碎屍萬段。當下吳用大怒。立命

全部殺了上去。務要替衆兄弟報仇。瞬息已到常州城外。但見秦明等六個屍首。縱橫倒在地上。個個心酸不已。花榮見了圓通。在對陣立着。不覺大怒。驟馬挺槍。直取和尚。那圓通來不及取佛珠。挺了戒刀。與花榮便戰。陣上董平。索超二人見了。雙馬齊出。三戰圓通。鬥了二十多合。張清一石子飛去。却打着和尚腦後。鮮血直流。疾忙拍馬逃去。索超董平不捨。拚命趕上。那和尚又是二顆珠兒。倏的拋中了索超。董平撲地便倒。宋江等無不大驚失色。看和尚時。已進城內去了。錢振鶴只得也即收兵回城。把城門關了。白去和圓通勉強賀功不提。宋江又見傷了二名大將。心中一刀割。只得紮了寨子。把八人屍體殮了。抬往丹陽葬訖。宋江和吳用。公孫勝計議道。半天之間。傷去八個兄弟。正是切骨痛心。這佛珠如何怎地利害。公孫勝道。小弟想這佛珠。必是他苦功練就。明天上陣。衆兄弟千萬不可上去。却教幾位女將。身上帶了汚布。一齊上去。方可破他。宋江吳用齊道。這是何故。公孫勝道。這佛珠。獨怕女人汚物。明天請一丈青。陳麗卿。顧大嫂。孫二娘。都備了汚布。藏於下身。放胆擒賊。必可成功。陳麗卿道。先生。那賊禿的佛珠。小妹見了。也是寒心。倘然不怕女人。怎好。公孫勝道。貧道與衆位。有何仇恨。要送你們上死路。他是純陽之物。只怕乘陰尅他。你們放心便了。不然。貧道賠你們性命。陳麗卿方才放大了膽。到了次日。宋江等擺列陣勢。陳麗卿一丈青。孫二娘。顧大嫂。四人一齊。藏了汚布。結束好了。勒馬提刀。專候賊禿出城。上前廝殺。宋江自辰時等到巳時。不見圓通出來。叫三軍。破口大罵賊和尚。那圓通果然忍不住。殺了出來。手舞戒刀。直衝過來。武松正要迎上。早喫林冲

一把拖住道。兄弟。你去不得。武松只得忍住了。已見陳麗卿。一丈青。孫二娘。顧大嫂。四女將。圍定了和尚。大戰。那圓通。除了佛珠。本領也是天字第一號。倘如沒有陳麗卿。那條槍。這一丈青二人。必然戰不過他。宋江等。只見和尚。飛舞兩把戒刀。敵住四人兵器。迅捷輕巧。毫不畏懼。宋江暗暗佩服。五人戰了三十多合。陳麗卿大怒。把古錠槍一緊。飛也似的。向着和尚攢刺。和尚勉強鬥了幾合。只得敗了下去。一丈青等四人。如飛追上。和尚大喜。一揚手。四夥佛珠。滴溜溜向着一丈青等四人。身上打將來。宋江等見了。一個個大驚失色。豈知四顆佛珠。見了如花如玉的四個女子。像是不忍打下。剛近身邊。倏地飛了回去。和尚大驚。早被一丈青一刀。刺落馬下。陳麗卿一鎗。結果了性命。宋江忙令把和尚屍身搶回了。休要踏壞。正要殺進城去。忽見錢振鶴。令軍士一齊投降。錢振鶴上前大叫道。請將軍等入城。小將愿降。宋江見錢振鶴。迎接大軍。遂令三軍。進了常州城。同錢振鶴。進入衙署。錢振鶴道。可恨這個賊禿。不然。小將早已獻城了。管下各縣。不勞將軍們。前去廝殺。小將一紙令去。保管全數歸降。宋江甚喜。出榜安民已了。在大廳上。設了八將牌位。把圓通。割下首級。千刀萬剮。祭那亡將。衆人無不大哭。錢振鶴見了。也是傷心淚落。宋江道。蘇州守將是誰。錢振鶴道。是方臘之弟方貌。十分武藝。又能妖法。將軍前去。却要精細。宋江道。妖法不怕。這和尚佛珠。端的利害。倘使公孫先生不來時。怕還有幾位兄弟送命。公孫勝道。這就是劫數。小弟第一陣上陣時。至多壞却三個兄弟。決不致添送五人。宋江吳用。悔恨不及。當秦明等陣亡時候。顏路子還在潤州。催糧。這時趕到常州。聽得秦

明陣亡。不由哭倒在地。衆人力勸。方始收淚。道：「表弟婦又不曾生下一個兒子。舅父一門從此完了。細想起來。怎不痛心。」當下衆人互相勸慰。商議進取蘇州。聽得方貌有妖法。宋江已是嚇怕的了。請公孫勝、樊瑞、呼延灼、林冲、楊志、楊雄、石秀、陶宗旺、施恩、歐鵬、鄒淵、鄒閏、李立、李雲爲前部。去蘇州會方貌。宋江、吳用等爲合後。公孫勝等別了常州。迤邐望蘇州而來。剛到虎邱山下。忽聞得幾聲炮響。方貌領了一彪人馬殺了出來。當時兩下拒住。各列了陣。公孫勝看方貌頭帶束髮紫金冠。腦後雉尾雙飄。白鎧白甲。騎匹火炭馬。手執方天畫戟。生得堂堂一表。活似三國時呂布重生。身邊四員大將。個個威風凜凜。呼延灼見了。暗暗喝采。那方貌見了宋軍。也不打話。驟馬挺戟。出陣過來。林冲大吼一聲。挺矛搦住便鬥。一戟一矛。攪做一團。二人大戰六十多合。不分勝負。呼延灼大怒。揮着兩條竹節鋼鞭。拍馬便出好方貌。不慌不忙。敵住二人。奮呼大戰。又是十餘合。方貌戰不過。拍馬回去。二人恐有妖法。不敢追上。那方貌見二人不追。忙把馬扣住。把戟望空一指。喝聲道：「疾！」忽見兩隻猛虎。張牙舞爪。撲奔林冲。呼延灼而來。二人大驚。飛逃回陣。那兩只大蟲直撲過來。公孫勝見了。把左手一指。念聲咒兒。那兩只虎立時化了紙虎。倒於地上。公孫勝揮兵殺上。方貌如飛後退。直追到蘇州城下。見方貌逃入閭門。公孫勝見城牆堅厚。只得等後軍到來。不日宋江大軍到來。公孫勝迎接着。與吳用等計議破城。吳用看了蘇州城池堅固。想掘地道進去。又恐城下盡是石頭。想了想。只得問公孫勝道：「先生小弟想要破此城子。非借重先生法術不可了。」公孫勝道：「法術不可輕用。有犯陰功。陣上如遇

妖人用以退敵。則可藉着法術。以勝敵的。結果必以法敗。常州賊禿圓通。便是樣兒。既然爲了國事。待小弟迫起一天大霧。各將領及三軍。都以符水洗了目。就可從容上城。我能看見賊人。賊人却不能見我們。只是不可多殺生命。但拿住了方貌。就要收刀。吳用大喜。公孫勝立時命兵士築了淨室。佈置了法器。公孫勝一人披髮仗劍。在室內步罡踏斗。念咒焚符。又用硃筆畫了符咒。把符咒命分置於十隻清水缸內。吳用請宋江以下各將領。去在符水缸內洗過了雙目。又令大小軍士也洗過了。到了第二天早晨。果見滿天大霧。籠罩了蘇城。恰如熱饅頭出籠。那股熱氣滿了蒸籠一般。那蘇州城內。已是對面看不出人。方貌見如此大霧。却也膽戰心驚。仔細一想。不覺大悟道。俺好呆。城內如此。城外豈有兩樣。可惜俺不曾學得避霧咒。不然殺出城去。倒可大勝。且說宋軍佈了千百雲梯。紛紛爬上了城。城內兵士盡在霧中。只聞城上人聲鼎沸。却看不出半個人影。個個心中驚異。只是動步不得。宋軍洗過兩目。在霧中看去。端的碧波生清。不到半天。盡數爬入了城。却不敢開城。怕洩了霧氣。好如亮子捉瞎子。方軍大半被縛。方貌出來。也被縛了。只殺死了幾個強漢。其餘都是活捉。除方貌外。捉了十幾員戰將。數千兵士。宋江見大事已了。請公孫勝退了霧兒。城內百姓。但聞霧內人聲嘶喊。究不知爲了何事。及至霧兒收盡。方知宋軍已入城內。三大王也已擒住了。頓時全城歡呼萬歲。響徹雲霄。宋江大開城門。出榜安民。賞了三軍。謝了公孫勝。然後歡宴各將領。宋江道。仗各兄弟出力。到處勝利。已到蘇州。如今只有湖州。杭州。須從太湖過去。煩李俊卽端整了戰船。不日下船進征。吳

用道。湖州用不了這許多人馬。可請盧兄領幾個兄弟去取。兄長且上杭州較爲迅捷。宋江道。蘇州雖得。各縣未服。可以把佈告分縣發去。限十天內降服。不則用兵征討。吳用稱是。酒罷。發出佈告去後。把方貌等。十多員將領。都用囚車關了。差兵押解上京去訖。數千兵士。情愿歸降。一齊放了。編入隊伍。不滿六天。蘇州管下各縣。紛紛反正歸降。宋江甚喜。因楊志患病。留在蘇州休養。留下幾個小兵伏侍着。宋江、盧俊義各分了人馬。分別由太湖下船。離了蘇州。順了水。朝東而去。到半湖裏。宋江別了盧俊義。逕往杭州去了。那盧俊義到了湖州。紛紛上岸。且喜湖州守將金節早已端整。降順大宋。見宋軍已上了岸。忙領各位官佐。攜了戶口錢糧冊頁。大開城門。立起降旗。迎請宋軍入城。盧俊義兵不血刃。得了湖州。滿心歡喜。對金節道。將軍不忘宋主。真忠臣也。金節道。小將久思反正。只是沒有機會耳。盧俊義道。湖州既已歸降。各縣量沒有話說。金節道。各縣官佐。盡是小將心腹。小將尙且投降。何況他們。盧俊義更喜。當下出了榜文。百姓極感金節。免了刀兵之災。那金節後來成爲中興名將。岳元帥手下的大將牛皋。就是他的女婿。這且不表。盧俊義等在湖州住了三天。仍命金節爲湖州守將。作別起行。大小三軍。下了戰船。離不到幾里水面。混江龍李俊驀然想起了。向日太湖小結義的。赤鬚龍費保。捲毛虎倪雲。太湖蛟高青。瘦臉熊狄成。四個好友。卽問童威兄弟道。你二人可記得俺們太湖小結義的四兄弟。現在那裏居住。童猛道。啊呀。俺却忘了。到了這裏。理當去看望他們。李俊道。此去大半是水戰。錢塘江風浪甚險。你我兄弟。又不素熟。俺想請了他們同去。却忘了他們住處。

童威道。他們住在銷夏灣。離此不過幾十里水路。李俊大喜。原來太湖又名笠澤。周圍三萬六千頃。環繞三州。是江南第一大湖。中有七十二個高峯。端的名震全國。那消夏灣。遍植荷花。古時吳王避暑之地。清幽絕俗。神仙福地。李俊同盧俊義說了。衆弟兄人人歡喜。要和李俊同去。李俊自然答允。當將戰船。向那消夏灣搖來。一路上。看了湖光山色。頓時心曠神怡。盧俊義一時高興。信口吟道。

萬里烟波萬里天。紅霞遙映太湖邊。打魚舟子渾無事。醉着青箋自在眠。衆人盡皆歡呼。不半天。但見莫釐峯與縹渺峯。東西對立。幾十艘船。一連串。從兩峯之間。搖進去。驀然香風四起。撲人欲醉。衆兄弟好似仍在梁山上的蓼兒洼內。蕩船耍子。不覺忘却了。刀槍鐵馬。強弓硬弩。真可使人樂而忘返。忽見童威。把手遙指道。兀那漁船上的。不是高青哥哥麼。李俊和童猛一齊看去。那個漁人。遙遙地立在漁舟上。望着大衆。船搖得近。看得分外清楚。果然是好友高青。李俊大喜。大叫道。高青賢弟。俺來也。那高青正在打漁。聽得無數櫓聲。搖了進來。抬頭看去。見是幾十號戰船。倒也嚇了一跳。以爲水盜來了。仔細看去。却有大宋旗號。方才想到。目下宋軍。正在和方賊大戰。一丟魚網。站了起來。看個究竟。這時。見有人叫他。看將去。認得是李俊等。不由大喜若狂。一棹竹桿。如飛的撐了上來。叫道。李大哥。好興兒。到這裏來耍子。想殺兄弟們了。大船小船。一來一迎。立時並着。李俊托地跳上漁舟。那小舟。禁不起李俊一跳。狂了幾狂。險些兒顛覆了。高青喜極。和李俊細談離衷。一面搖着船。後面大船。魚貫跟着。瞬息到了消夏灣。恰好費保。狄成。倪雲。三人也走將來。

見了李俊。大叫道。怪道村人。說有幾十號戰船。進灣子來。原來是李大哥。快請上岸。好談。李俊點頭。先和高青上了岸。再請盧俊義。同了衆兄弟。依次走了上去。叫軍士們守船暫等。一行人直望村裏而來。轉了幾個灣兒。盡是瓦屋茅舍。都蓋在綠蔭叢中。灣灣曲曲。到處荷池。千萬荷葉。池上浮着。真令人觀之不盡。不一刻。已到了費保家裏。老大大一個院落。洒着幾張大魚網。費保引了衆人。到了堂上。狄成。倪雲。高青三弟兄。忙着沽酒。切肉。破魚。煮菜。李俊請盧俊義上坐。衆兄弟團團地坐滿了草堂。盧俊義道。久仰費兄。湖上豪傑。李兄說起。使盧某欣羨不已。弟兄們受了招安。奉詔往杭州討賊。便道道府拜訪。費保道。水上漁民。值得甚麼。有勞枉顧。怕不折了草料。李俊道。都是血心朋友。且不要客套。俺因浙江水上不熟。恐誤大事。只今日。便請四位賢弟。同上浙江杭州。成了大功。一來。也爲大宋盡一點力。二來。得個一官半職。也對得起尊大人。養你一場。不知賢弟們。肯去麼。費保道。兄長吩咐。怎敢不去。盧俊義等聽了大喜。正在言談。狄成等捧了酒菜出來。在堂上。擺了四桌。團團坐下。歡呼暢飲。比了那天武英殿的瓊林宴。要快活的多了。席間。費保和狄成三人。說了李俊來意。三人却也高興非凡。席罷。狄成。倪雲。高青三人。把房內收拾收拾。把魚網收了進去。藏好了。又託了隣居。一行人出了門。費保把門鎖了。仍從原路出了村。走到湖邊。跳上戰船。水波起處。數十隻大船。如飛的趕往太湖盡處。上了陸路。直奔杭州去了。正是。患難相扶逢故友。金蘭交契夙同必。

第二十七回 跳高城扈二娘歸神 擒反寇韓世忠讓功

王介評文 金節爲南宋中興名將實有其人此處寫得恰好

水滸勇將多矣。然未有如石寶之神勇絕倫者也。一天之間。連斬宋將十一人。而不見其憊。不惟公孫勝爲之神魂顛倒。卽令讀者亦爲之舌橋不下也。

石寶一刀。戮劉唐之腿灣。劉唐能從刀口捲過去。卽跳至石寶馬後。疾起一扑刀。中其馬腿。以爲石寶必落馬。被劉唐所斬矣。豈料石寶見劉唐疾趨馬後。卽以抱刀刺其腹。其疾如電。諒與劉唐戮馬腿時。同時下手。則劉唐雖勇。何能防及。寫來一絲不亂。妙極。

史進武藝奇妙難測。其追石寶。不防尙有流星鎚之飛來。實出史進不及防者。蓋其戰劉唐時。未見用及也。

徐甯拖腸殺賊。而不知可見其神勇矣。

張清一石子飛去。然後挺鎗出戰。而石寶之鎚。又出張清之不意。勿還來矣。是張清但顧自己之石。不管他人之鎚。猶弈棋之只知攻人。不知防敵。安得不敗。雖然。張清久戰大將。所以然者。憤怒已極。則利害不暇計及。天也。

四大將一死。八副將何能敵石寶。其死也無疑矣。

寫宋江公孫勝等大哭。接着便寫魯達武松等痛飲。讀之忽喜。忽怒。忽悲。忽快。令人拍案叫絕。石寶拚着一死。以戰敵人。其囑唐笙之言。的是大將身份。惜其所事非人耳。

寫魯達等四上將。取一石寶。亦用全力以對付之。若非武松坐騎受傷。下馬步戰。一時尙不易殺之。勇哉石寶。令我拜倒。觀張氏兄弟之死於水。嘆人之生死。果有定數也。

一丈青穆弘。城上力戰。觀之令人急殺。一丈青跳城而下。香消玉殞。讀之不覺拍案大叫。內人正當熟睡。忽被驚醒。問我曰。何故大叫。我曰。啊。一丈青扈三娘。跳城死了。內人啞然。

寫擒方臘者。爲韓世忠。亦按宋史而書。寫韓世忠擒方臘事。略略表過者。以水滸傳。非寫韓世忠之書也。

話說方臘。出身細民。一朝富貴。把都遷在杭州。一應大事。都托了呂師囊。他却終日裏。只和幾個妃子。尋歡作樂。聽得宋兵南下。失了無數州郡。方始大驚失色。和呂師囊計議戰守。把個杭州城。修理得鐵鑄一般。又在湧金門。錢塘門。幾處水門下。安排了利刃。日日操練人馬。準備宋軍到來。忽報蘇湖二州。也失去了。三大王方貌。被捉。方臘長嘆一聲。天亡我也。不由淚如雨下。呂師囊道。大王勿憂。古人一師一旅。尙可有爲。俺們尙有這個杭州城可守。萬一守不住。大不了。退入幫源洞。那裏千山萬嶺。就有飛將軍。也飛不到那裏。

去的。蘇湖兩州。旣然失去。不日怕到杭州來俺們準備廝殺呂師囊說吧。回到帥府。令大將方天定。領精兵二萬。去守候潮門。石寶領兵二萬。守艮山門。房齡領兵二萬。守錢清門。李信領兵二萬。守湧金門。調撥已定。呂師囊自己往來接應。那四員大將。都有萬夫不當之勇。各領了人馬。前去嚴守各門。且說宋江沿着太湖。直望浙境而來。那天到了湖州泗安地方。率了大隊。捨舟登陸。一路秋毫無犯。百姓焚香載道。歡迎王師。不久到了廣德。已離杭州不遠。却有一座獨松關。守關兵士。不滿二千。見宋軍勢大。不敢交鋒。早已棄關走了。宋軍過了獨松關。不日已到杭州。前面恰是山良門。吳用請宋江離城二十里。下了寨柵。第二天去打良山門。宋江領了衆將。前往攻城。第一隊。正將公孫勝。徐甯張清。劉唐史進。敕思文。單廷珪。歐鵬。燕順。孔明。孔亮。陳達。楊春。共是十三員將領。五千人馬如飛上去。攻打良山門。約離城門二里左右。忽見炮聲響處。城門大開。守將石寶。引了數員戰將。幾千人馬。殺出城來。宋軍趕上。兩陣對圓。劉唐手挺朴刀。向石寶一刀砍去。石寶把大砍刀。隔過了朴刀。一刀向劉唐腿灣砍來。劉唐一個虎跳。捲過了刀口。跳到石寶馬後。只一刀。向着石寶馬屁股上砍入。石寶把刀向後拖去。恰好拖着劉唐小腹上。赤一聲。攔着。撲的倒地死了。那石寶的馬。被劉唐砍了一刀。那馬直豎起來。石寶霍的跳落馬下。舞刀回去。史進大怒。拍馬趕上。石寶隨手一流星鎗。如飛而來。史進想避。已是不及。早中了當胸。落馬便死。徐甯大怒。手挺鉤鎌鎗。如飛追去。那石寶已入城去。賊軍陣上。却殺出一員黑臉大將。接住徐甯便戰。兩枝神鎗。上下翻飛。大戰四十多合。不分勝負。徐甯怒極。

早把性命置諸度外。把鉤鎌鎗。只向賊將刺去。却忘了挑撥。戰到五十合上。一鎗刺中賊將。挑落馬下。心中大喜。不覺自己肚上也着了一鎗。忽然奇痛難忍。底頭一看。那肚腸已拖出二尺有餘。不由大叫一聲。落馬便死。公孫勝見了。心如刀刺。却不甘心。就這樣白白地退了回去。只見石寶換了一匹白馬。重又殺出城來。赦思文。單廷珪。雙馬齊出。刀槍並舉。石寶不慌不忙。迎住二人。大戰了二十多合。大喝一聲。赦思文。頭顱飛去。單廷珪吃了一驚。手中刀。略慢了慢。也喫石寶一刀。斬於馬下。張清怒極。驟馬而出。未到垓心。早把石子拋去。石寶把刀一撥。石子落地。張清馬到。石寶流星鎚飛來。張清頭顱粉碎。歐鵬燕順。孔明。孔亮。陳達。楊春。六人見了。魂膽俱烈。大吼一聲。一齊出馬。圍住了石寶。拚命大門。好石寶。右手舞鎚。左手揮刀。威風抖擻。殺氣驚人。只見刀光鎚影。在六人之間。如躍如飛。戰了三十合上。下孔明。孔亮。首先落馬。石寶見兩將落馬。頓如猛虎着魔。一刀揮去。歐鵬燕順。雙雙落地。陳達。楊春。到了這時。也不想性命回去。捨死忘生。拚命亂砍。只是本領平常。不到十合。也喫石寶一刀。一個。雙雙歸天。這也是梁山劫數。碰到了這個魔君。一日之間。連斬了宋軍四員上將。八員副將。石寶餘勇未已。拍馬加鞭。直向公孫勝殺來。公孫勝見了十二員大將。有十一個。死在石寶手裏。已是看得神志暈迷。驀見石寶過來。不由大驚。忙使一個遮眼法兒。領了兵士。緩緩退去。只等宋江到來。作個報仇之計。一人如醉如痴。幾乎暈了過去。那石寶。正想捉拿公孫勝。忽然一人不見了。心中好生奇怪。一日之間。斬了許多宋將。也是得意非凡。見沒有宋兵到來。只得收兵回城。宋江遣前隊去。

後約齊了人馬。迤邐而來。見公孫勝在當路繫着寨子。三軍垂頭傷氣。宋江十分驚異。走入帳內。只見公孫勝。呼呼地睡着。宋江不敢驚動。却因不見了衆兄弟。心中十分擔憂。忙和吳用商量。把人馬扎了。喚過一個部卒。問道。這裏可曾交過戰。衆兄弟那裏去了。那部卒跪下哭道。稟招討。昨日在艮山門外大戰。賊將石寶。一手使大刀。一手使流星鎚。勇猛無敵。十二位將軍。個個宋江聽到這裏。大叫一聲。望後便倒。衆將救了醒來。宋江大哭道。怎的一個。人能斬俺十二員大將。真是天亡我也。吳用道。兄長。不要性急。他的話還未完。說到這裏。公孫勝走了來。一見宋江。大哭道。兄長。快和十二個兄弟報仇。小弟氣得幾乎死去。宋江道。且住。我那徐甯。劉唐。史進。張清四兄弟。都非等閒之輩。怎的盡數陣亡。公孫勝把交戰情形。一一說了。衆將無不大怒。吳用道。要報此仇。除非等盧兄第二隊到來。魯智深和史進最好。必要和史進報仇。宋江只得耐性等待。過了二天。盧俊義到來。兩軍併了一處。盧俊義把金節歸降。同了李俊往消夏灣。請到費保。倪雲。狄成。高青四人說了。李俊伴了四人。見過了宋江。並衆兄弟。宋江流着淚道。賢弟們。不知幾天之前。闖了大禍。專待賢弟們回來報仇。盧俊義道。兄長。甚麼禍事。宋江把史進等十二人。一天之內。盡數被石寶殺死。一一說了。盧俊義聽了。個個大怒失色。魯達聽了。大吼一聲。拖了禪杖便走。武松恐怕有失。提了戒刀。追了上去。宋江大驚。吳用道。要報仇恨。非他不可。再好。煩顏路子。陳麗卿二人。也去顏路子。陳麗卿二人大喜。吳用道。二位此去。照顧我那魯兄弟。他是魯莽不過。或恐有失。公孫勝道。那石寶最利害的是流星鎚。史進張清二人。都

傷在他的鎗上。你們當心着。二人結束了。宋江付了二千兵士。二人作別出營。吳用道。顏兄。你們四人最好用車輪戰。戰死他。務要斬了他回來。小弟專候捷音。顏路子聽了。如飛而去。馬行得快。不到一個時辰。已見魯達武松在前行走。陳麗卿眼快。早已看見。大叫道。武二哥。俺們奉軍師將令。助你們去殺賊。武松回頭。見是顏路子。陳麗卿二人心中大喜。喚魯達道。師兄。顏路子。和陳家妹子也來了。魯達道。誰耐煩他們來幫。只是酒家一條禪杖。死也要打死那個撮鳥。給酒家兄弟出口氣。正說時。顏路子二人到來。四人會齊了。魯達性急。定要即時殺上去。武松拖住了道。師兄。怎地性急。你看天也晚了。讓你去叫破喉嚨。那厮如何肯出來。依小弟。不如權且忍耐一夜。明天一齊去。誓必拿住那厮。碎屍萬段。給衆兄弟報仇。顏路子也上來勸道。師兄。何必爭這一夜。有俺們四人在此。怕那厮三頭六臂。也要送上他到西天去。魯達只得忍耐下來。當時等得兵士到來。已是黃昏時候。武松吩咐紮下寨子。搭了帳房。陳麗卿自有女兵服侍。這魯武顏三人都是飲酒的太歲。叫兵士去取了幾罈紹酒。幾色下酒好菜。邀了麗卿圍坐痛飲。麗卿飲了幾杯。自去睡了。這三人如何肯歇。海濶天空。憑案大飲。說得投機。大呼狂叫。開了一罈。又是一罈。直飲得無休無息。驀見東方發白。方始罷休。武淞打蔣門神時候。說的俺飲一分酒。長一分氣力。飲十分酒。長十分氣力。這話。端的不錯。你看這三人。喝了一夜的酒。個個弈弈如神。威武絕倫。那一副力足拔山的氣概。令人望而生畏。當下魯達武松也各騎了一匹和馬。顏路子。陳麗卿二人領一二千兵士。拔了寨子。直向艮山門而來。十多里路。瞬息便到。顏

路子排好了陣。魯達手提禪杖。一馬上前。對着城上守卒大叫道。兀那撮鳥。快叫石寶那個直娘賊出來。會會酒家的禪杖。守卒聽了。如飛報了進去。石寶忙喚副將唐笙道。前幾天。宋軍被俺一天中。殺死了十二員戰將。今天來的。必是武藝出衆。俺今天出去。拚着這條命不要。也要換他幾條性命。只是俺若被他所殺。你千萬卽把城門閉上。休要被他的槍入城來。不是要處。唐笙點頭。石寶提了大刀。帶了流星鎚。騎了劣馬。領了一彪人馬。城門開處。飛馬使出。魯達見了。大叫舞杖而來。石寶接住便鬥。但見刀來杖去。杖去刀來。那口刀可稱天下第一。這條杖也是蓋世無雙。直殺得天崩地塌。日色無光。看得兩陣上。采聲不絕。武松恐魯達有失。忙揮戒刀。上前助戰。好石寶展開了那柄大刀。敵住了兩員神將。兀自面不改色。從容不怯。顏路子。陳麗卿見了。不覺大怒。兩馬齊出。刀鎗並舉。一齊上。把石寶圍在當中。石寶有生以來。從未遇過敵手。今天算他晦氣。遇着了四員上將。戰了六十多合。只是殺不出去。咬一咬牙。起了必死之心。一伸手。抽出了流星鎚。條條的向着武松拋去。武松卽把頭一低。一灣腰。跳落馬下。那馬倒地便死。武松乘勢一個箭步。搶了進去。一戒刀。戮進了石寶馬腹。那馬狂跳。把石寶顛於馬下。魯達一禪杖。揮去。石寶一命嗚呼了。武松一揮戒刀。想搶進城去。忽見城門已閉。約有五六百賊兵。跪地愿降。武松收了魯達道。洒家戰了一世。却不會遇着過這樣的對手。顏路子道。這廝果然武藝出奇。怪不得前天壞了十二個兄弟。當下四人。把石寶屍身。命小兵背了。紮了寨子。飛報宋江。吳用聽已斬了石寶。立時揮兵上前。到了艮山門。會着了魯達等四人。宋江卽命設

下祭案。把石寶屍身斬爲肉漿。祭十二員陣亡將士。各人大哭一場。然後送祭。吳用與朱武二人詳議破城之計。朱武道。這城子堅固異常。端的一時難破。爲今之計。只有分頭去打。水陸並攻。得能破得一處。即可殺進城去。吳用稱是。卽令關勝。呼延灼。穆弘。李逵。王英。扈三娘。候健。陶宗旺。丁得孫。曹正。共計十員。攻候潮門。林冲。顏路子。魯智深。武松。孟康。鄭天壽。裴旺。宋萬。李忠。湯隆。攻候潮門。李應。花榮。楊榮。石秀。鄒淵。朱貴。施恩。蔡慶。孫新。顧大嫂。攻湧金門。陳麗卿。朱全。祝永清。解珍。解寶。張青。孫二娘。周通。朱富。蔡福。攻艮山門。以上三處。也是各處十員將領。這四隊人馬。分別去打各城門。共是二萬兵。每起分着五千。又令水軍張橫。張順。費保。狄成。去偷湧金門。從水闌進。到裏面。斬開城門。接應外兵。阮小二。阮小五。童威。童猛。去偷錢塘門。也和湧金門一樣行事。兩處各領五百水軍。待到夜裏。泅過水去。其餘將領分頭接應。調撥已畢。宋江紮個大寨。在緊要所在。坐候捷報。書中單說。張橫。張順。費保。狄成等。得晚了。悄悄的帶了水軍。換了水衣。各帶口單刀。撲奔湧金門而來。遠遠望見城上燈火明亮。不敢就近城處下了水去。四人一商量。就在這裏撲撲地。一齊跳了下去。背後軍士們也跟了上來。張橫張順在前。費保狄成在後。張橫張順水裏工夫甚好。瞬息泅到水闌。睜眼看去。水門却是開着。不覺心中大喜。兄弟二人。口含單刀。了進去。不料水門下盡。是利刃密。藤也似刀排着。二人泅去。恰好着了利刃。胸腹破裂。立時兩道魂靈。飛回梁山去了。這時正在退潮。兩三浪。把張橫二人。兩個屍首。漂了出來。費保狄成。恰好泅來。碰個正着。見是兩個屍身。二人吃一大驚。疾忙一手拖住了頭。

髮仔細一看。見是張氏兄弟。叫聲啊呀。不敢再去。忙令背後水軍退回。拖了張氏兄弟一齊上岸。如飛回轉大寨。已是四更時候。宋江大哭失聲。忙令阮小七。速去錢塘門。喚回阮小二等。不料童威兄弟。哭着回來。說也奇怪。那阮小二。小五兩兄弟。也和張氏兄弟一樣可憐。好好地出去。破肚拖腸的回來。衆人見了。四人慘狀。個個大哭不已。卽把四人殮了。一并葬在虎跑山上。且說候潮門守將方天定。也是一員勇將。這日見了宋軍到來。卽時披掛上馬。提槍領兵。開城殺出。關勝一見提刀便出。二人大戰百合。不分勝負。呼延灼大怒。一揮雙鞭。上前助戰。方天定力鬥了二十多合。只得敗回城去。穆弘。王英。扈三娘。候健。陶宗旺。丁得孫。曹正。七八。奮勇上前。搶入城去。剛進城內。忽然天崩地裂。價一聲響。那個城門口的千斤閘。傾刻放了下來。把穆弘等七人。關在城內。關勝呼延灼。大驚看城牆又高。一時又爬不上去。救他們出來。只得揮令軍士。悉力攻城。城上矢石如雨而下。關勝只得退下。遙見穆弘已在城上。和方天定大戰。又見一丈青也上城來。飛舞兩把雙刀。和穆弘二人。雙戰方天定。關勝呼延灼。不由大喜。大呼助威。李逵見了。拍着板斧。奔到城下。托地一跳。想上城去助戰。却只跳得一丈高度。到城頭。還差一丈有餘。急得他暴跳如雷。驀見城上添了四員賊將。圍着一丈青。穆弘二人。奮呼大戰。關勝大驚道。衆兄弟必然完了。呼延灼道。怎見得完了。關勝道。眼見得城下戰事已了。不則俺們兄弟。如何只有二個上城。他們却有幫手上來。呼延灼大悟。不由心中悲痛。忽見穆弘被方天定一鎗刺倒。一丈青把刀一揮。也殺死了一員賊將。只見他。猛然從城上跳了下來。可憐如花似。

玉一員女將。頓時香梢玉殞在這城下。接着方天定把王英、候健、曹正、陶宗旺、穆弘、丁得孫六人的首級。一顆顆拋了下來。關勝呼延灼二人。怒氣填胸。立時氣倒馬上。方天定一見。開了城門。殺了出來。李逵不敢再戰。槍了一丈青屍身。扶了關勝呼延灼。如飛逃回。方天定緊緊追來。關勝呼延灼二人已醒。李逵大怒。奮力殺了回去。關勝呼延灼隨後趕上。方天定敵不過。只得飛逃回城。關勝等不敢追去。飛報宋江。陳說一丈青、穆弘等七人。追賊進城。忽被千斤關關住。六人被殺。一丈青跳而城亡。宋江、吳用、盧俊義等聽了。又是一陣大哭。停了片響。關勝把六人首級。送將來。宋江把七人殮了。只有一丈青一人。是全尸。其餘六人。可憐只有一頭頭。安在棺內。抬去山上葬了。宋江自從出戰以來。從沒有傷過兄弟。豈知下山以後。一上戰陣。接連的陣亡不已。到此方始悔着。不該下山。害了衆兄弟。死於非命。心中十分悲苦。却是說不出口。且說呼延灼、關勝等大戰方天定之時。正是林冲、李應、朱仝等分攻各門之際。那賊軍有時開出城來。大戰一陣。有時堅守不出。此攻彼守。彼來此迎。非止一日。雙方戰死的將士。端的不可數計。可憐宋江、盧俊義等。每日迎接屍首歸來。陣上有缺額的。又把後隊補了上去。宋江等終日以淚洗面。又要料理軍事。真是精疲力盡。忽一天。飛報林冲、顏路子等攻破了錢湖門。李應、花榮等攻破了湧金門。已殺進城中去了。宋江大喜。吳用立命全部上前。其有未破的。內外夾攻。三軍立時勇氣百倍。如飛而去。宋軍入了城內。大亂。艮山門也破了。守將陣亡。宋軍憤怒已極。見了賊軍。不准投降。無不立殺。呂師囊見城已破。保了方臘。逃出了城。逕奔睦州去了。杭州

全城已定，只有方天定率衆死鬥。關勝呼延灼正在雙戰方天定，忽有一個小卒手執鋼刀如飛而來，撲奔方天定馬後，手起一刀，把方天定砍下首級。關勝呼延灼大奇，只見小卒手提人頭，瞪目大呼道：「俺乃浪裏白條張順也，死於湧金門水闌下，利及蒙西湖主封爲金華太保，留在水府爲神，遊魂過此，可恨方賊玩強不屈，因而殺他，請兩位兄長報給宋盧二兄及衆兄弟知道，俺去也。」那小卒說罷，撲地便倒。半響方醒，問其所以，茫然不知。關勝呼延灼二人驚嘆不已，即時入城，見了宋江，把張順顯神殺方天定一事說了。宋江等驚異不止，當下出榜安民已畢，計點人馬，又死了楊雄石秀解珍解寶孟康鄭天壽龔旺宋萬李忠湯隆鄒淵朱貴施恩段景住等十四名。宋江等哀痛已極，在淨慈寺內打了七七四十九天水陸道場，超度陣亡將士一面申表上去，恰好天使下來，道君詔書十分慰勞，賜給錦袍玉帶，每人一套。宋江見了，淚如雨下，對了天使，詳訴陣亡將士甚多，目下所存無幾，又把張順英魂殺賊現已成神，在杭州正在建設金華神廟，請皇天敕旨封贈。天使一一點頭，不多幾天，那天使自回東京覆旨去了。宋江在杭州屯了月餘，又要前往睦州。不料大戰以後，到處屍身腐爛，臭氣冲天。宋江立命把未埋屍身速去埋訖，已是疫病盛行。李雲孫二娘白勝時遷呂方周通朱富蔡福李立張青等十人，個個染了時疫，此疾其快無比，不到半天無一得生。雖有神醫安道全，也是無能爲力。宋江又痛哭了一場，把諸人殮了，送葬設祭已畢，離了杭州，逕取睦州。千山萬嶺，辛苦備嚐，剛到睦州地界，忽見前面有無數人馬過來，宋江迎上去一看，原來是王淵部隊已經擒了方臘。

來會宋江軍馬。宋江等無不大喜。原來方臘同呂師囊等逃回青溪。不多幾天。王淵和童貫大軍已殺到那裏。四面兜勦。囊中捉鰲。王淵部下有個小將。姓韓。名世忠。紳勇異常。識膽出衆。王淵一路殺賊。都出他的功勞。他奉了將令。單身在千山之間。往來尋賊。那方臘躲在幫源洞裏。有一天恰好被他搜着了。立把方臘擒了過來。半山裏可巧碰着童貫部下大將辛興中。一見方臘被擒。不由大喜道。你是何人部下。韓世忠道。俺是王淵部下韓世忠。辛興中道。你是樞密部下大將辛某。你捉下方臘。其功非小。可惜你把方賊交給王淵。必被王淵冒了功去。韓世忠道。如此怎地好。辛興中道。你快把方臘交付了我。待我替你直接送給童貫。撫報說是你韓世忠擒住的。豈不是好。免得着了王淵道兒。韓世忠聽了大喜。當把方臘交給辛興中。千恩萬謝的去了。辛興中得了方臘。滿心歡喜。如飛的回轉大營。早把韓世忠丟在九霄雲外。把擒方臘的大功。劃到自己名下去了。唉。人心險惡。自早已然。正是。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烏龍嶺追虎斷左臂 六和塔尋幽傷殘生

王介評文。烏龍嶺上魯達與武松一番話。寫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也會說出幾句懺悔話來。奇絕。二人一問一答。活是二人聲口。

俗云。人不可改本性。魯達一改本性。恐魯達之命不久矣。

武松以打虎始。本傳武松。卽於此回出家。從此不聞世事。是亦武松之終也。作者乃以追虎斷臂終之。章法之奇。在於與前傳遙遙相對。一若耐菴之手筆也。

寫魯達出恭。出虎撲人。追虎落坑。魯達有魯達之身手。武松有武松之身手。大蟲有大蟲動作。一寫來。各極其妙。恨不起聖嘆一讀也。

觀武松對宋江一番話。句句血淚。迸得出來。其出家之念決矣。

寫六和塔遊玩。對景生情。亦人之常。祝陳恩愛。勾起林冲心事。一口鮮血噴去。林娘子芳魂有知。亦當瞑目九泉。誰謂豪傑。無兒安情哉。林武師事事忍耐。自白虎堂迄今。不知其心。如何悲愴。高俅被擒之日。滿思其仇得報。豈料宋江等。別有作用。不洩其憤。武師滿腔憤鬱。欲吐又止。至於今日。蓋已忍無可忍矣。魯達直性人。臨別幾句知己話。誰知送却師武一命。悲哉。

話說童貫見辛興中生擒方臘回來。心中大喜。卽將辛興中記了大功。可憐韓世忠。還當辛興中是一個好人。回轉王淵帳下。絕口不敢提及。心裏只是暗暗歡喜。待得回轉東京。道君論功行賞。這件擒了方臘的大功。却在童貫部下。方知上了辛興中的大當。心中懊悔不迭。這且表過不提。且說宋江大軍。正往睦州追趕方臘。不想在千山萬嶺之中。恰巧遇着王淵的兵。卽去拜見王淵。才知賊魁已擒。戰事完畢。宋江也把一路戰事。詳細講過了。於是兩路大軍會合了。同回杭州而來。這時宋江部下。大半陣亡。小數疾死。除了楊

志仍在蘇州養病外。計剩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林冲。關勝。呼延灼。花榮。李應。朱仝。魯智深。武松。李俊。戴宗。柴進。燕青。阮小七。李逵。朱武。樂和。裴宣。蕭讓。金大堅。安道全。皇甫端。宋清。樊瑞。蔣敬。穆春。楊林。鄒閏。孫立。黃信。孫新。顧大嫂。蔡慶。凌振。童威。童猛。杜興。顏路子。祝永濤。陳麗卿。費保。高青。狄成。倪雲。共是四十七人。先後陣亡者五十八人。病死者十人。生死末卜者一人。當下宋江。同了全部。仍回杭州而來。衆弟兄中。魯達和武松。因是僧人打扮。常在一起同行。這時在山林之間。魯達提了禪杖。武松執着戒刀。一前一後。沿途賞玩。却也快活。魯達道。這所在端的難得到來。比了北方。真是天堂了。二郎。洒家回轉杭州。決不再回東京。待揀一隻大寺。安身下來。飲酒吃肉。遊山玩水。由着洒家。強如做什麼烏官。那般諂佞之徒。洒家實在看不慣。武松道。師兄。說得是。俺也不回去了。只同你師兄一路去。度個清閑日子。魯達大喜道。二郎。史家兄弟一死。洒家只和你最合得來。你看洒家生來。是殺人不眨眼的性兒。不知怎地。自從史家兄弟死後。和衆弟兄。接連着的陣亡。洒家心裏。直這般酸痛。三杯下肚。便想起了洒家的師父。智真長老法言。做人原來。是怎地。不長久。武松道。可不是哩。像俺大郎。雖是身段矮小。却也生龍活跳的。俺只有和他別了一月時光。回來時。喫奸夫淫婦結果了。連得影兒都不見。害得俺。殺人犯案。弄得僧不俗。想起來。渾如一夢。魯智深道。二郎。聞得你那時。獨在景陽崗上。徒手打死了大蟲。端的有這般大氣力。二郎。你看這嶺上。長的這般兇險高峻。怪石奇峯。遮莫再有一隻大蟲。跳出來時。洒家看你怎地對付。武松笑道。那年在景陽崗上。多爲飲了幾碗酒。膽

也大了幾倍。驀然見了那畜生。却要顧全自己性命。只得和他拚拚。早曉得端的有時。俺也不上去了。二人說說談談。不覺走到烏龍嶺。看後面大隊人馬。還離着好幾里路。前面的已經下嶺去了。二人看那嶺時。千林萬木。遮天蔽日。滿處盡是怪石。遍山長着坑兒。那深的。看下去。削壁也似的直。要是足尖一滑。跌了去。怕不成爲肉泥。魯達武淞。久住二龍山梁山。都是走慣山路的人。看了。也不在意。魯達猛然小腹痛。要出恭道。二郎慢走。洒家到那邊大樹下。去出一個恭了來。武松立着。看那魯達。提了禪杖。跑向綠沉沉那顆大松樹下。丟了禪杖。撩起直裰。退下褲子。掬起了。兩片肥黑屁股。對了一條沒有水的小溪坑。蹲着身。皺了眉。閉緊嘴。鼻孔中直哼。不一刻。妖魔掃盡。腹內太平。那魯達出恭已了。眉開唇啓。揩了污物。想立起來。猛可地。覺着屁股上一陣刺戳癢。急回頭看時。不覺直跳起來。原來果是一隻吊睛白額猛虎。在那條幾尺深的小溪坑內。埋了頭綠溪尋食。迤邐而來。剛近魯達出恭所在。那大蟲。想是聞得大便氣味。把頭一側。這虎鬚。恰巧刺在魯達屁股上。魯達見是大蟲。不由吃了一驚。托地跳離了丈餘。那大蟲。見是一個人。吼一聲。撲了上來。魯達一閃身。避過了。那大蟲。却撲了個空。見了武松。又是一聲大吼。只一跳。已近武松面前。豎起了鐵棒也似的虎尾。前足齊起。向武松撲將去。恰好魯達束好了褲帶。一個箭步。提了禪杖。飛也似的追了來。這武松。見一隻大蟲撲過來。忙把左足朝前一灣。右足向後一伸。把個身子。略低一低。提起兩把戒刀。對準大蟲喉間。盡力戳將去。那大蟲。猛可地後足跟了前足。騰空而起。呼一聲。撲過武松的頭。如飛逃去。武松一轉

身趕將去。雙目射着大蟲，不防脚底一滑，骨碌碌滾下坑中去了。魯達一見大驚，也不追趕大蟲，急望坑下看去。約有好幾丈深。那武松倒臥在怪石上面，幸兒石勢略斜，滾了下去，諒不致送却性命。魯達心驚肉跳，一時沒做道理，把禪杖在石上青苔撥了撥，覺着一寸多厚，頓時有了計較。先把禪杖丟下坑去，把身上緊一緊，睡倒身子，只一滾，已到坑底，却幸沒甚大傷。看武松時，左臂已斷，却被自己戒刀所斬，昏睡未醒。魯達一把抱在懷裏，自身也坐下了。把武松坐在自己身上，一手搓着武松胸口，不到半鍾茶時，武松開目醒來。魯達道：「二郎，覺得怎樣？」武松道：「不覺得怎樣，只是左臂有些痛。」說着，提起左臂看時，只見鮮血淋漓。那半條臂只有皮肉連着，筋骨已斷，已不由武松作主了。武松一見大驚，跳起身，右手提起一刀，只一刀，把那半條臂砍了下來。武松道：「好，從此以後，省得再去殺人。」魯達見武松半臂淋漓，忙把戒刀割下皂直裰一角，將來包了。又把身上鮮血在草上揩得乾了，一灣身，拾起了禪杖，把一口戒刀遞給武松，併在右手拿了。二人想尋出路，却是沒處走去。猛聽得上面人喊馬嘶，曉得後隊到來。魯達大叫道：「上面聽着，洒家和武松二人在這裏，快丟兩條長繩下來。」吊洒家二人上去。豈知上面人聲嘈雜，聽不出下面有人。魯達急了，忙把禪杖盡力朝上丟去。那條禪杖滴溜溜直飛起了十多丈高，恰被上面花榮看見，頓時吃了一驚，順手拖住燕青道：「好奇怪，剛纔見有一條禪杖從坑下飛了上來，遮莫花和尚在下面和人廝打，俺們看去。」正在說時，呼一聲，第二杖又飛了上來。在半空裏轉了轉，倏的又跌下去了。接着也聽得出下面呼聲，花榮、燕青飛奔去看。

果見魯達武松。立在下面。燕青大喊道。二位兄長。在下面略等一等。俺去取了長繩來。魯達猛抬頭。見了二人。心中大喜。不一刻。只見由上面丟下二根粗繩。二人拿了繩。互相對縛。武松一只手。縛得慢。魯達把武松縛好了。又把自己縛個結實。大叫上面快拉上去。花榮聽了。忙和幾個小兵。極力吊了上來。把二人解脫了繩子。驀然見了武松。只有一隻手了。無不大驚失色。魯達把怎樣地出恭。遇虎。武松追虎。跌落坑去。戒刀割斷了左臂。自己滾下去救他。一一說了。衆人無不慘然。當把武松扶上了馬。下了烏龍嶺。一路望杭州而來。話休絮繁。不日到了杭州。宋江。吳用。公孫勝。顏路子。祝永清。陳麗卿六人。最後一隊。也到了。宋江見了武松。左手斷了。不由悽然淚下道。武賢弟。俺和你自從橫海郡柴大官人莊上。一見如故。後來同上了梁山。你也曾出過許多大力。招安以後。東征北討。立了好大功勞。爲兄的。想待回轉東京。奏請還俗。同魯師父一同做個好官。却不道你。平白地又壞了一條左臂。將來國家有事。賢弟上陣時。好生不便了。武松聽了。撲的跪下道。武二命薄。一生做不出好事。想家兄大郎在時。娶了一份家小。滿望生幾個姪子。給俺武門傳種。接代。不料嫂子不仁。和奸夫串通了。藥死胞兄。迫得俺。犯法爲盜。換衣做僧。幸遇兄長。替國家做了幾年戰將。不料如今一臂又去。弄得不俗不僧。不人不鬼。怎地做人。已無趣味。何況做官。丟甚臉兒。兄長。小弟和魯師兄二人。已定了主意。決不再回東京。只在這杭州地方。找隻寺兒。度過半生。于愿足了。宋江聽罷。淚如雨下。一手扶起了武松道。既然怎地。却再商議。卽請安道全。替武松上了創藥。裹了藥布。宋江聽得湧金門外。張順的

金華太保廟宇已經造就。心中甚喜。同了衆人步行到了廟內。但見張順神像。奕奕如生。頓時想起他。生前的豪爽樣兒。人人無不落淚。各人禮拜過了。盧俊義忽然想起一事。急向李俊道。這裏湧金門水閘下面。和錢塘門水閘下面。還有利刃排着。倘有人進去。不是要的。請即派幾個慣水軍士。去把利刃盡數去了。免了危險。其餘的水門。也去搜尋着。一齊拔去了。最好李俊大悟。即命水軍去訖。衆人拈香已畢。紛紛回到城內。走向方臘的偽宮內。果然富麗堂皇。阮小七忽見一件方臘所穿的龍袍。和一頂平天冠。擺在桌上。楊林隨手把龍袍取來。只一抖。那袍兒忽地放下來。楊林量了量自己身子。搖一搖頭道。不配。不配。太長了。小七哥。你的身材。却是恰好穿得。阮小七大喜。忙把龍袍穿在身上。果然非常合身。楊林又把平天冠。替小七戴了上去。楊林看了看。拍手笑道。好。小七哥。活似一個皇帝。阮小七聽了。搖搖擺擺的。坐到一隻虎皮椅上。向着楊林笑說道。楊卿。你跟了宋公明。征賊有功。上來聽寡人封贈。楊林見了。走上一步。撲地跪下道。臣。楊林見駕。願我王萬歲。阮小七見楊林這般做作。不由不笑。二人正在耍子作樂。恰好王稟趙檀走來。見了阮小七這副打扮。不覺吃了一驚。楊林乖巧。忙道。二位將軍。這身冠袍。是方賊棄下的。小七哥穿了耍子。却也合式。要是二位穿了。更是好看的了。說着。把阮小七身上的冠袍。脫了下來。想遞給二人穿戴着耍子。二人笑了笑。出去了。楊林伸一伸舌頭道。小七哥。俺們這一耍子。當心耍出禍事來。阮小七睜着眼道。老爺們。自管耍子。却管他們鳥事。他們來咬我鳥。老爺只把拳頭對付他。楊林不語。二人出了偽宮。逕往大營而來。原

來這王稟趙檀二人都是童貫的走狗。王稟還忠厚些。那個趙檀却是奸滑小人。他見了阮小七這樣穿戴。他就看在他眼上。記在心裏。這一天魯達正在與武松閑談。忽見走進一個和尚來。魯達一見叫聲啊呀。師弟。由那兒來。那和尚見了魯達。心中大喜。走上二走。伸手稽首。叫聲彌陀佛。師兄。別來無恙。說時。又向武松打個稽首。武松慌忙還了禮。魯達道。洒家自別了長老。和衆師兄弟。到了東京大相國寺。管菜園。爲救一個兄弟。在東京安身不得。只得投在二龍山。同了這位武二郎。還有一個楊制使。落了草。後來同上了梁山。坐了一把交椅。直待受了招安。跟了宋公明大哥。東征西討。目下爲討方臘。到這杭州來。師弟。怎的也在這裏。原來這和尚也是五臺山上。智真長老的剃髮徒弟。法名喚做智淵。比魯智深遲進山門。相差也不過二月左右。這叫做先進門的爲大。智深算來。恰是智深的師弟。當下智淵道。原來怎地。小弟三年前辭了長老。到這杭州來。進了江干的六和寺。從去年起。却升了方丈。寺內也有幾百僧人吃飯。日前聽得宋軍中有這樣一個和尚。小弟料得多份是師兄。特地跑來看你。可喜果是師兄。魯達道。怎地時。却好。師弟。吃暈。還是吃素。智淵道。出家人。怎的可以吃暈。小弟吃素。師兄。智深道。洒家也算一個出家人。只是殺人放火。大碗酒。大塊肉。一天也免不了。師弟。直這般規矩。說時。喚小卒去辦一桌上等素菜來。魯達就在帳內。排了酒席。請智淵上坐了。自和武松相陪飲酒。智淵再三推讓。武松道。魯深性直。師兄還是上坐了。智深只得坐了。魯達二人從來不厭素菜。今天却也吃的津津有味。智深道。洒家在五臺山時。吃素菜。吃得口中淡出鳥來。往往獨自

下山私買幾隻狗腿。偷着吃。殺殺水。又一次。却爲吃狗腿。闖大禍。喫洒家打了一個滿堂大散。這事。師弟還記得不。武松智淵聽了。不覺大笑。洒罷。魯達猛然想起一事。道。師弟。洒家要同這位武兄弟二人。同進上刹。住個半世。却不受僧家五戒中的酒肉二戒。不知賢弟答應麼。智淵大喜道。若得二位同去時。正是小弟之幸。寺內多有綠林和尚。來攪擾着。小弟怕他們兇暴。忍氣吞聲。不敢得罪他們。若得二位師兄在着。小弟還怕怎的。武松大喜道。既是蒙師兄容得俺們。待俺們稟過了宋大哥。明日便來。智淵大喜。作別便去。魯武二人。送過智淵。卽來見宋江盧俊義等。道。小弟二人。決不再回東京。日前已和大哥說過了。今天六和寺智淵和尚。到來。已蒙他面請俺們二人過去。修個下半世。俺們特來和各位兄弟說明了。明天要進寺去。衆人聽了。沒法挽留。宋江道。二位賢弟。決然要去修道。小可也不強留。只望二位。酒須少飲。事須少管。小可就放心了。魯達道。這個洒家理會的。不勞仁兄掛念。到了次日。魯達。武松。端整了行李。先叫幾名小卒。挑上六和寺去。宋江。盧俊義。備了上等酒席。特請魯武二人上坐了。衆兄弟下位相陪。作爲送別之酒。洒罷。魯武二人要行。宋江等不忍遽別。約齊了衆兄弟。同了顧大嫂。陳麗卿二人。一路送了過去。直到六和寺。山口門下馬。但見寶塔巍然高聳。那寺宇傍山依江。風景絕佳。一行人進了山門。早見寺中方丈智淵。領了全寺二百多名和尚。排例着。迎入裏面。魯達。武松。先上大殿。拜過衆佛。參過衆聖。又向衆和尚及方丈。見過了禮。宋江。盧俊義等人。也上了大殿。拜過了佛。智淵請宋江等。到了待客室裏。送過了茶。擺起素齋。端的十分管待。智淵道。

江南二省。被方臘作亂。人民受累不淺。今蒙衆將軍。掃清了反賊。才得重見天日。真是阿彌陀佛。功德無量。宋江道。奉命討賊。理所當然。說罷。喚從人取過黃金百兩。白銀千兩。錦緞百疋。信香千條。宋江道。小可們。難得來此。這金銀。作爲俺們衆弟兄修殿之資。這錦緞。送給各位大和尚。做一件僧服。俺那魯武兩位兄弟。却是直性漢子。又愛喝一杯酒兒。酒醉了。往往不顧言行。還請各位原諒。智淵道。將軍好說。這智深。是小僧同門師兄。和這武師兄二人。且又有大功於國。小僧怎敢得罪他們。真是自己親師兄弟。非比別人。將軍們放心。就是。宋江謝了。智淵見宋江。送這份厚禮。如何推辭得脫。只得謝着收了。酒罷。智淵陪了衆人。先在寺內各處看過。已見有四大間淨室。佈置得明窗淨几。十分高雅。備做魯達和武松二人住宿之所。宋江等見了。心中十分歡喜。一行人信步又出了山門。依次上了六和塔。憑欄遠眺。但見山青水綠。景色宜人。抬頭望去。又見西湖寶叔城垣樓臺。一一盡收眼底。衆人舉目看着。這樣的好所在。頓時飄飄若仙。實有戀戀不捨之意。喜的陳麗卿手舞足蹈。忘其所以道。這樣地好地方。俺自出娘胎以來。第一次見着。比了東京。終日裏塵沙撲面。這裏怕不是天堂。說着。向着祝永清笑道。祝郎。不知俺爹爹修行的。江西龍虎山。比了這裏如何。俺們幾時上那兒去。看看他怎生修持。俺端的渴念死了。祝永清道。你老是這樣急性兒。且待回轉東京。看高俅那厮。對俺們怎地面色。再定行止。衆人對了這個湖山景色。各人頓時心曠神怡。却是無端的懷了身世感想。人各有心。心各有意。真是寫不盡各人心頭事。只有林冲。驀然見了祝永清和陳麗卿。那般親熱的樣。

兒。頓時有一件事提上心頭。一時心如刀割。喉間奇癢。落一口。吐出一朵血紅的鮮花來。林冲怕人見了。勉強鎮住了神。跟了衆人。走下塔來。回到六和寺山門口。又走入了寺內。宋江又囑咐了魯武二人許多言語。正要作別起行。只見魯達。向着林冲道。武帥賢弟。你的師兄盧員外。在此。洒家和你。今天一別。不知何日再會。想那年。在大相國寺。菜園中。和你一見如故。結爲兄弟。時恨高家小賊。看中了阿嫂。害得俺們倆。沒路走處。洒家却是時時記念着阿嫂。他的爲人。又老實。又貞節。端的可憐。武帥賢弟。你的爲人。件件可取。只是有了氣惱。往肚裏嚥。這是你老大吃虧的所在。這次上東京去。你千萬休要忘却。如有奸臣們。和你作對。你只須拳頭對付他。那般直娘賊。須知講不得理。你看洒家。只是先打。後講理。魯達說到這句。只見林冲。大叫一聲。望後便倒。衆人大驚。盧俊義。魯達。趕卽扶起。只見林冲。悠悠醒來。衆人大喜。喜猶未了。林冲哇一聲。噴出無數鮮血。嚇得智淵。魂不附體。魯達道。師弟。這是前。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林武師。也和洒家是盟兄弟。你看他。這樣兒。怎好出去。師弟。快領他去睡在一間淨室內。調養。洒家自會看顧。智淵沒口子答應着。引領了衆人。抱着林冲。進一間淨室。放林冲倒在床上。看林冲時。血雖止了些兒。却是閉目無言。宋江和衆人。心中個個。婉若刀割。安道全上去。把了林冲的手。診過了左右兩脈。細看了臉上神色。不由大驚失色。立把宋江。盧俊義二人。兩手拖了出去。走到隔壁一間小室道。兄長。林兄怎的。怎地危險。宋江忙道。賢弟。快開張方兒。救他。他是俺們的一條練櫟。如有三長兩短。小可也不想活了。安道全。只是搖頭道。看來。俺們衆兄弟。氣數

完了。俺從六和塔下來。已自料出他。憤鬱攻心。恰好魯兄弟。心直口快。說得他。把年來硬悶在心上的冤屈。一齊奔上心頭。吐出許多心血。和肝血。換了一個平常的人。早已了帳。饒他這身銅筋鐵骨。却可熬練得一二天。枉自沒用的了。盧俊義淚如雨下道。安兄。沒奈何。且開一張方兒。救一救看。再說。安道全只得開了一張方子。卽去撮藥煎湯。在林冲口中。管了下去。却見他。不到半時。已能言語。衆人略寬了寬。宋江花榮二人。含着清淚。坐在林冲床沿。宋江道。兄弟。覺得好些麼。林冲點頭下淚道。小弟。被高賊害得人亡家破。這心中冤氣。想起來。毛毛直豎。却又沒由發作。悔不聽魯兄之言。事事忍耐。到如今。只落得把這口氣。帶往棺中去了。說罷。嘆口氣。淚如雨下。衆人看了。傷心。只得用好言安慰。急得宋江盧俊義。搓手頓足。魯達暴跳如雷。衆兄弟。淚流滿面。智淵走頭沒路。到了次日。可憐一個東京武師。梁山柱石。氣吞牛斗。力敵萬夫的豹子頭林冲。兩腿一伸。別了許多好友。一道英魂。去和魯達口裏的阿嫂張氏夫人。在泉下團叙去了。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阮小七五人。哭得死去活來。花榮等也是淚如泉下。魯達睜着虎目。直視了林冲屍體。好半晌。大吼一聲。如飛奔出。武松一見大驚。忙同花榮李逵。如飛追去。只見魯達。跑出六和寺。經奔江邊。向着江中便跳。李逵跑得最快。早把魯達兩手抱住。花榮武松。一齊上。把魯達揪了回來。魯達大罵。大叫。花榮等三人。不理他。回到寺中。恰好盧俊義等。也趕出來。一見三人。拖了魯達回轉。心中甚喜。一齊擁入房內。武松道。師兄。這樣一條鐵漢。直這般小氣量。怎的跳起水來。給和尚們見了。豈非笑話。人的生死。自有天定。林冲歸天也。

是林冲的命兒。只要你我二人在這裏。看觀他的墳墓。也盡了朋友生死交情了。何必要把身子去殉他。師兄。你死了。俺怎麼還好在此。李逵大叫道。快將酒來。你也哭。我也哭。哭的心上。怪不得勁兒。俺和魯大哥。喝一個痛快。解解氣悶。吳用聽了。忙命人把酒擺上。魯李二人。果然一碗一碗的。狂飲起來。吳用恐二人闖禍。忙請關勝。武松二人。上去陪飲。宋江。盧俊義等。就在寺內。殮了林冲。智淵派了全寺和尚。拜經誦佛。又把林冲。抬往六和寺近處。山上化葬了。宋江見諸事已了。又將出許多銀帛。送了魯武二人。衆兄弟。與二人洒淚而別。智淵也同衆僧。送了數里。方回。宋江等。和魯達。武松。從此一別。不久魯達。爲念着史進。林冲。積漸成疾。一日無故圓寂。武松痛哭一場。智淵含了眼淚。就把他葬在六和塔下。只有武松一人。已是成了殘廢。在六和寺安身。後來李俊等。三十多人。在海外做了番驚天動地的大事。因宋高宗。被金人所迫。在海中得李俊等救駕。殺退金人。護駕回國。這時。早已南渡。恰在杭州建都。呼延灼。柴進。燕青。楊林等。特往六和寺。拜訪武松兄弟們。却得歡叙了幾天。在水滸後傳裏。自有詳細交待。這武松。直活到八十多歲。在六和寺無疾善終。這也是他。一生爲人正直的報應。墳墓也在杭州。至今尚存。過其墓者。想見其昔日豪傑。不由人不拜倒墓前。在下嘗起痴想。像目下這個是非顛倒。弱肉強食的時代。怎不出幾千百個武松。打盡天下不平事。多麼痛快。閑話丟開。言歸正傳。且說宋江等。垂頭傷氣。回轉大營。正要作別。王淵。奏凱回京。忽見蘇州有飛報到。宋江大叫一聲。倒於地上。正是。泊泊洒盡英雄淚。爲痛關張命不長。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混江龍湖中避殺禍 呼保義席上論官箴

王介評文。楊制使一生遭際。與武師彷彿相似。而其言行志氣。亦與林冲同。蓋有萬人之勇。而無激昂慷慨之雄。僅抱悲鬱蒼涼之懷。故其結果。與林冲同。回想二人在梁山對門。拚刀之時。同在窮途潦倒之際。一種兩雄相遇。滿腔悲壯之形。令人傷心淚落。今日二人同上大羅天。去空做兩場英雄夢。不知二人見面。是哭是笑。

混江龍李俊。幸遇高青勸醒。得享幾年清福。做下半世一番大事業。

宋江爲人。金聖歎謂其奸詐過人。予讀前傳。實不知其詐在何處。酒席上論做官一番話。直可垂諸百世。所言三件官箴。賢與不肖。都由此而別。不惟衆人聞之。肅然起敬。卽讀者亦敬其所言也。

李大哥幾句話。誠有一字千金之妙。粗讀雖似憨直之言。細按之。則非有大學問者。不能道也。

盧俊義謂燕青曰。老弟不知聖人入世之法。聖人入世。只以行道爲主。不計身家性命。卽使身罹不測。也是殺身成仁。嗚呼。斯言也。可以驚天地。以泣鬼神。古之強盜中。有此聖人。不知今之聖人中。有此強盜否耶。

寫各人一霎時風流雲散。獨小乙哥留而不去。爲欲提醒二人也。燕青不惟義僕。竟是智囊。宋江

與徐槐拜會。足見文字遇到

話說宋江忽然倒地。衆人把報單一看時。原來青面獸楊志。在蘇病故。雖已棺殮。只待衆兄弟回去送葬。宋江醒來大哭道。可憐忠義之士。個個功成身死。享不得半天清福。衆兄弟剛見林冲亡故。又得楊志兇報。真是人人心中難過。個個眼中流淚。宋江歸心如箭。忙和盧俊義二人。到了王淵營中。王淵見了宋江。立時起迎。宋江道。諸事已了。小可即日回京。特來告別。王淵道。既然怎地。將軍們先回。俺須再緩幾天。且待東京相會罷。當下宋盧二人。別了王淵。回轉大營。一聲令下。三軍齊起。離了杭州。仍由原路而來。到了湖州。那守將金節。自有一番接待。不必細表。宋江等又別了金節。一齊下了太湖。上了戰船。迤邐往蘇州而來。水軍船上李俊和童威童猛高青倪雲狄成費保一船。只見費保對了李俊道。大哥。小弟們四人。不上東京去了。在只消夏灣上岸。仍去打漁度日。李俊大驚道。什麼話。俺特地請了你去。在杭州鎗刀堆裏。出了這許多力。正要上京面聖。封官授職。怎的棄官不爲。就要回家了。費保道。小弟們在水上快活慣了。怎能戴得紗帽。兀的不痛死了頭兒。童威道。這是費兄說笑話。必是別有緣故。李俊道。自己兄弟。有話但說。端的爲着甚麼。不愿上京爲官。費保正色道。兄長。還在做夢。你們一百多人。爲了做官。如今還留着多少。這幾十個兄弟。那一個。不是銅筋鐵骨。若是在梁山的面。怎會死得這般容易。這幾十個兄弟。在那刀鎗下。丟了性命。說起來。都是爲國爲民。戰死沙場。從此留名萬古。平心而論。死了。却也值得。只是此後戰事已了。四海承平。你們只

會上馬殺賊。此後無賊可殺。你們憑着甚麼去做官。古人說的。飛鳥盡。良弓藏。走獸死。功狗烹。那般奸賊。見你們立了大功。他們面上。儘管敷衍。他們心中。可能見他只是嫉忌。一個不留心。你們的性命。只在他們的嘴上手中。略動一動。那一個逃得了。比了死在沙場。更是沒有名目。這不是上京做官。實是上京送死。大哥。你也不要去了。同小弟們。隱在湖中。打漁飲酒。豈不快活。待得好臣退位。再去做官未遲。李俊聽了。如夢初醒。道。兄弟。好見識。俺也不上京了。只和你們在此打漁。童威。童猛。齊道。俺二人。只跟了大哥走。也不去做那個老什子的官了。李俊大喜。卽去宋江船中。拜道。小弟和童威兄弟。費保四人。不愿上京爲官。便在太湖隱居。打魚。但愿衆兄弟。上京以後。萬事小心。休被奸臣暗算。宋江聽了。半響不語道。賢弟。俺們一百多人。只剩了我我幾十個人。在刀山裏。留得性命。實望做一個官。替百姓再做一番好事。不道你又要退隱了。李俊道。小弟等。退意已決。伏望兄長。前途珍重。宋江見挽留不住。只將把船搖到消夏灣。送上了李俊等。上岸。送了兩盤金銀。兩下洒淚別去。不說李俊。童威。童猛。費保。倪雲。狄成。高青七人。回轉消夏灣。重做漁民。且說宋江等。不日到了蘇州。自有州官前來。迎了進去。宋江把兵馬。暫時紮在城外。自和衆人。進得城去。直往內衙。但見一間孝堂。排了楊志靈位。擺着楊志棺木。衆人見了。又是一番傷心。當下焚化過了。把楊志棺木。葬在獅子山上。在蘇州。又勾留了幾天。巡望潤州渡過了江。一行人馬。浩浩蕩蕩。直回東京。有話卽長。無話卽短。道君皇帝。見得江南已定。四海昇平。不覺心中甚喜。聽了宋江班師回京。仍是親迎入城。宋江等見了道。君在

金殿上。三呼拜舞已畢。道君大悅。宋江流淚奏道。臣等奉命討賊。一路托陛下威福。端的勢如破竹。只是沿途。弟兄陣亡病死的。不計其數。目下所存無幾。水軍指揮張順。在杭州湧金門。下中及而死死後。魂附小卒。手及方天定。自稱死後成神。蒙西湖主。封爲金華太保。杭人見他靈感。捐資建造廟宇。在那湧金門外。香火甚盛。伏望陛下。念其忠勇。敕旨前去封贈。道君點頭。宋江又道。魯達。武松。現在杭州六和寺。出家爲僧。李俊。童威。童猛。不願爲官。均往太湖。同了在杭州參戰漁民。費保。高青。倪雲。狄成四人。打漁去了。其已死未死各將領。均有花名冊詳載。請陛下詳察。道君聽了。不覺悽然淚下道。卿等且回陳橋。待朕一一封贈。宋江等謝恩出朝。又去拜過了蔡京。高俅。童貫。宿太尉等。然後回轉陳橋驛。宋江計點人馬。計有盧俊義。吳用。公孫勝。關勝。呼延灼。花榮。李應。朱仝。戴宗。柴進。燕青。阮小七。李逵。朱武。樂和。裴宣。蕭讓。金大堅。安道全。皇甫端。宋清。樊瑞。蔣敬。穆春。楊林。鄒閏。孫立。黃信。孫新。顧大嫂。蔡慶。凌振。杜興。顏路子。祝永清。陳麗卿。連宋江共是三十人。宋江安慰了各員已死將領的家屬。排起了酒筵。團團的坐了痛飲。席間顏路子。向了花榮道。花兄弟。俺這個表弟婦。可憐青年守寡。下半世怎的過活。只有累足下照顧下去。花榮道。兄長好說。俺是嫡親胞妹。豈有不顧之理。好在內人。和他如親姊妹一般無二。但請兄長放心。顏路子謝了酒罷。恰好聖旨下來。仍是宿太尉。捧了詔書。來到陳橋驛。宋江迎進講堂。衆人跪接詔書。只聽宿太尉朗聲讀道。

皇帝詔曰。爾宋江等。頻年以來。效力沙場。北平遼國。南靜方寇。奏凱而回。國賴以安。奇功偉業。足傳史冊。不

有封賞。何以獎忠。其已歿王事者。正將十八員。封爲忠武郎。偏將四十八員。封爲義節郎。如有子孫者。就令赴京承襲官爵。無子孫者。敕賜立廟。所在享祭。惟張順。敕賜金華將軍。女將孫二娘。扈三娘二人。一封郡君。一封夫人。僧人魯智深。加義烈昭勇禪師。武松。敕封靖忠禪師。賜錢。以終天年。李俊等七人。不愿爲官。各賜住宅官由。現存各將。除招討使等十四人另封外。其正將。加授武節將軍。諸州統制。偏將。各授武奕郎。諸路都頭領。女將。顧大嫂。陳麗卿。各封縣君。

招討使宋江。加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撫使。兼兵馬都總管。

副使盧俊義。加授武功大夫。廬州安撫使。兼兵馬副總管。

軍師吳用。授武勝軍承宣使。

公孫勝。爲護國真人。

關勝。授大名兵馬正總管。

樊瑞。爲護法真人。

呼延灼。授御營兵馬指揮使。

戴宗。授兗州府都統制。

花榮。授應天府兵馬都統制。

李逵。授鎮江潤州都統制。

柴進。授橫海郡滄州都統制。

阮小七。授蓋天郡都統制。

李應。授中山府鄆州都統制。

顏路子。授冀州兵馬都監。

朱仝。授保定府都統制。

祝永清。授青州兵馬都監。

以上官爵。各人卽日前往授職。仰各勤職愛民。以安朕心。所有部隊。交割兵部。故茲詔示。各宜欽遵。宣和年月日。

宿太尉讀罷。宋江等謝恩已畢。寬待天使。宿太尉向宋江等賀喜已了。作別回去。自去復旨不提。宋江等送過天使。又見一人。攜了一信到來。宋江把信取了。拆開一看。却是太師蔡京營來的。信內說。已經奏准皇上。請宋江把四人送去。另有任用。第一個。是神醫安道全。只爲醫術高明。留在太醫院。爲首席太醫。第二。第三。是蕭讓。金大堅。只爲寫刻精妙。召進內庭聽用。第四個。是織叫子樂和。因他生得玲瓏乖覺。百般都會。着進王都尉府。做個陪堂官兒。宋江叫來人回去。四人卽當送上。那個來人辭別去了。宋江喚過安道全。蕭讓。金大堅。樂和四人。把蔡京來信。和四人看了道。四位賢弟。俺們從今天起。這身體。已是國家的了。由不得自己做主。將來各往州郡赴任。也是東西分散。賢弟們。既然留在府內。却也好。免得僕僕風塵了。四人點首稱是。只是分別在卽。不免戀戀不捨。第二天。安道全。蕭讓。金大堅。先去開封府城內。尋好了房子。然後拜別了宋江等。各兄弟。帶了家眷。回了樂和。進城應召去了。且說宋江。把諸事料理已畢。看看各人。盡要離了東京。前往赴任。那天備了幾席酒菜。排在講堂上面。各人團團坐下了。宋江親自斟酒。飲過了三杯。宋江把着盞道。這一席酒。是俺們的分別酒。小可有一言。衆兄弟聽了。衆人齊道。愿聽大哥吩咐。宋江小可不才。也曾讀過詩書。深明做人道理。弟兄們。在梁山上面時。端的無拘無束。十分快活。小可也是一個人。難道辨不

出來。却要巴巴的受招安。來受上司的拘束。惹得今日。各弟兄。東分西散。各奔前程。比了在梁山時。果然像是走進了地獄。但是做人的道理。並不在那梁山上。正是在這地獄之中。俺們前去赴任的地方。那一處不是地獄。這地獄中。有着無量數的苦百姓。却待俺們去救他。俺們要去救他。不得不做這個官。做了這個官。才有權力去救他。這就是做官的職守。也就是救民的職守。那職守。第一。須勤政親民。第二。須廉潔不苟。第三。須服從法令。第一件。是對於應辦的公事。要巴結。對於管下的百姓。要親愛。第二件。是除了應得的官俸以外。一文也不可苟取。公家進出的餉銀。一文也不可不明白。第三件。這身子。既經獻給了國家。一舉一動。都要奉了國家的法令行去。國家要你到水裏去。火裏去。你不可顧了生命不去幹。即使國家要你死。你也只有引頸就戮。捧觥狂飲。俺們上任以後。倘如犯了第一件。就喚做污吏。犯了第二件。喚做貪官。犯了第三件。那是反逆了。俺們從前在梁山泊時。最恨的。是那般貪官污吏。大逆不道。如今論到自己。若是做將去。也是貪官污吏。大逆不道。不惟對不起國家。出了大批的餉銀。養俺們。並也對不起沙場上。白丟了性命的。幾十個好兄弟。小可在世一日。必一日。巴巴的。望着各位。做個好官。倘有風聲吹來。不論那一位兄弟。犯着了。這三件中。的一件。小可必自刎了。以謝天下百姓。這是小可的臨別話。兄弟們。聽得進麼。衆人聽了。肅然起敬。吳用道。各兄弟。盡是當今豪傑。豈肯忘却了廉恥。去做那個遺臭萬年的貪官污吏。李逵道。誰稀罕做那個鳥官。如今。大哥要鐵牛去。鐵牛却是不得不去。大哥放心。鐵牛到了任。自須放長了耳朵。要是那一個

兄弟做了貪官污吏。鐵牛眼中認得兄弟。鐵牛那兩柄板斧。可認不得。却須排頭也似砍將去。就是你大哥。犯了那個貪污二字時。鐵牛也須砍下你。這顆黑頭兒。搗了來。祭晁天王。林武師。衆人聽了。暴雷也似一聲彩。宋江大喜。顏路子道。小弟最愛的是這李大哥。說得出。做得到。直這般痛快。和了魯提轄。真是一對衆人聽了。不由笑了起來。只見武立起道。兄長。小弟年來。身弱多病。實不能爲官理事。已和公孫先生商量好了。拜他爲師。同了他。前往二仙山修道。好的是來去自由。隨便什麼時候。可以看望各位兄長。宋江只得允了。公孫勝道。朱兄弟。自己弟兄。何必拜師。二仙山地位清幽。只是清菜淡飯。布衣草履。自由自在。恰和在梁山時差不多。衆人飲酒談心。莫不大醉。這幾天。宋江等忙着整行李。僱船隻。第一起動身的是祝永清夫婦二人。先向宋江。盧俊義拜了下去。然後與衆人。唱個大喏道。小弟蒙大哥提拔。端的粉身難報。本當即去上任。怎那泰山陳教頭。自從猿臂別後。鞍馬勞頓。沒有通個信兒。實是想念殺人。因此別了兄長。同着他二人。先去江西龍虎山。走一遭。待見過了泰山。再往青州上任。請兄長代爲告假一月。倘是皇上不准。小弟拚着把官丟了。宋江道。這是孝思。那有不准之理。祝永清道。如此。小弟二人告別了。宋江又囑咐了幾句話。陳麗卿和顧大嫂。自有一番依依惜別。這且不表。當下祝永清夫妻二人。別了衆人。自往江西去了。接着顏路子。阮小七。戴宗。李應。柴進。李逵。孫新。孫立。顧大嫂。黃信。蔣敬等。只因都是一路的。一同辭了宋江。盧俊義。作別而去。呼延灼。本在開封御營。用不着出城。去餘像朱仝和關勝一路。花榮。吳用。樊瑞一路。公孫勝與朱仝

一路。其他正副各武職。或則留京。或則離京。不滿數天。一起一起的。辭了宋盧二人。各自別了。赴任。宋江和盧俊義二人。見衆兄弟。走得一個不留。說不盡心頭酸楚。猛回頭。却見燕青立着不走。二人不覺。吃了一驚。道。怎的賢弟不走了去。還留着做什麼。燕青見問。忽的跪了下來。宋江一把扶起道。兄弟。有話好說。何必行禮。燕青道。小弟本是盧員外僕人。蒙兩位兄長。竭力提了起來。和衆豪傑。稱兄道弟。真是粉身難報。小弟有一段見識。因了衆人在此。不便說出。所以忍到今天。兩位兄長。只知忠國愛民。怎的不思。功高必危。又且在朝的。盡是奸佞小人。如高俅那廝。和俺素有仇恨。如今爲了祝永清夫婦。更是包藏禍心。險不可測。兩兄到任以後。怎保得定背後不來算計。一朝遭了毒手。那時兄弟已散。誰來相救。小弟想來。衆兄弟都可做官。二位兄長。却做不得。小弟不才。情愿終身跟隨。免了不測之災。宋江聽了道。賢弟的話。怕不是道理。奸臣們儘管在背後。暗算俺們。俺們只要忠國愛民。始終沒有錯處。他也奈何不得。况而生死由天。誰也作不來主。賢弟。你還是安心上任。盧俊義道。賢弟。你不知聖人入世之法。聖人入世。往往明知不可爲。而爲之。只以行道爲主。那顧自家性命。即使身遭橫禍。也是殺身成仁。賢弟。你還是安心上任。燕青見二人意志堅決。只得點頭稱是。三人當夜言定。次日離京赴任。到了次日。二人不見燕青。只見一個親隨。跑來道。燕將軍五更起身。留下一封信。出門去了。二人拆信看時。但見寫道。

辱弟燕青。書拜宋盧二兄麾下。昨日所言。不蒙嘉納。弟志在山野。決不愿仕。從此天涯海角。任弟閒游。兩兄

前途伏望珍重。

二人讀了。不勝嘆息。盧俊義道。衆兄弟。忠義有餘。學問不足。只有兄長。和俺二人。端的志同道合。宋江道。小可出身小吏。這學問二字。怎及賢弟淵博。賢弟。俺二人。今天要別了。賢弟到任以後。倘遇疑難的事兒。可差急足來往商量。盧俊義點頭。當下二人。互相珍重了一番。二人洒淚別去。這三十幾人。從此聚而復散。散於四方。如珠之脫線。如葉之離枝。不知何日。再得團聚。後傳自有交待。且說宋江。別了盧俊義。帶了親隨。先往山東。鄆城而來。不日到了鄆城。逕到宋家莊上。已見房屋一新。宋太公。由宋清。扶了出來。見了宋江。不由哈哈大笑。原來宋江。受了招安之後。卽把太公弟婦。以及姪子宋安平。都送回鄆城。宋家莊。宋清。是早幾天回來的。太公一生巴望。至今始遂。心中怎不歡喜。見了宋江。不由哈哈大笑。宋江跪下道。父親。孩兒今日回來。拜過了父親。不日卽住楚州。太公命宋江起來道。我兒。放膽前去。做官不比爲盜。爲父的。在家自然安心的多。但望你做一個好官。給你祖宗。爭口氣。爲父雖死。口眼都閉了。宋江聽了。淚如雨下。却恐老父看見。把頭別了過去。瞬息擺上酒來。却好安平。放學歸家。見了宋江。叫聲伯父。拜了下去。宋江大喜。一手扶起了道。賢姪。讀書回來了。快回來吃飯。那安平。年紀雖小。却甚懂禮數。卽去坐在下位。拿了酒壺。沙沙的。先在太公面前。斟滿了酒。再在宋江面前。斟了。又去父親宋清面前。也斟了。然後放下酒壺。宋江道。姪兒。怎不也喝杯兒。安平道。酒能亂性。先生常說。小孩子吃不得的。况有長輩在上。小姪怎敢放肆。宋江喜道。此兒長成。非

同小可。真是俺家門之幸。太公年老。喝了幾杯。自去睡了。宋江和宋清二人。傳杯遞盞。喝得十分起勁。宋江道。賢弟。那個徐官兒。可是還在鄆城。宋清道。那個徐槐麼。宋江道。正是。宋清道。他還在着做知縣。多承他屢次到我家。來看覷父親。前天聽得小弟回來。他曾特來拜望。小弟即日也去回拜了一次。小弟怕應酬。此後不會去過。宋江道。怎地時。俺須前去拜見他。酒罷。宋江帶一名親隨。拿了名帖。騎上了馬。逕往縣衙而來。一路行去。宋江多年不到鄆城。不覺又換了一般新人。來來往往的。宋江馬上看將去。一個也認不得。不覺已到了鄆城縣。正堂門口。跳下了馬。命親隨遞了名帖。投了進去。宋江立在衙門口。閒眺。却見遠遠地。有幾個書吏。探頭探腦。價看。宋江仔細看去。却是又不認識。猛聽得中門開處。頓時鼓樂齊鳴。由內衙出來。接着一隊隊執事人等。一齊排在堂上。最後乃是徐槐。烏紗圓領。藍袍黑靴。兩手抱胸。鞠躬如也。一路迎了出來。宋江見了。忙把衣冠一整。走了上去。口稱縣尊。別來無恙。徐槐見了。滿面堆下笑來。口稱不敢。元帥。虎駕光臨。晚生迎接來遲。當面請罪。說着拜了下去。宋江連忙扶住道。縣尊。是宋江父母之官。怎敢受此大禮。徐槐把宋江引入花廳。獻過了茶。徐槐道。那年冒犯虎威。幸勿介懷。宋江道。好說。這是縣尊。爲國除賊。理當如此。徐槐飛紅了臉道。元帥言重了。立命擺筵上來。宋江苦苦擋住了。又謝了。照看老父之恩。拜別出來。徐槐親送出了外衙。二人談笑而別。原來徐槐。本和黃文炳。一路的脚色。自從那年。征討梁山。失敗回來。曉得宋江利害。後來見了梁山。到處張貼佈告。泰州殷太守。果被梁山殺死。嚇得他魂不附體。從此不敢作威作福。虐害

百姓却做了一個好官。百姓頌聲載道。到處受人敬愛。比了從前。判若兩人。徐槐到此。方知做好官的味兒。端的心安神閒。快樂無比。因此反而暗暗感激宋江不已。上峯屢次要調任。却喫郟城百姓苦苦的留住了。所以至今未去。宋江同了親隨。回轉莊上。下了馬。進入屋內。太公還是睡着。宋江叫宋清。在家奉養老父。管教愛子。一一囑咐已了。到了次日。宋江拜別了太公。帶了伴當。逕往楚州上任去了。不日到了楚州。任上接見文武各官。接收了一應公務。正要安心辦事。忽然走進一個人來。叫聲大哥。淚如雨下。宋江大驚。正是天羅密布移步難。地網高張怎脫身。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飲酖酒忠臣完大節 殺欽差孝子歸漁鄉

王介評文。盧俊義之死。在燕青口中說出。其仇人則爲大名府之梁中書。而蔡京爲其利用者也。宋江聞其言。極口稱贊員外。譽爲完節。而與燕青飲酒之時。則頻頻揮淚。又恐被小乙哥所見。特背其首。以洒其淚。小乙見之。則淚滴酒杯中矣。寫來痛入骨。不忍卒讀。

宋江與燕青同遊楚州南門外之蓼兒洼山上。一見便知爲楚州屏障。深嘆大好軍事地。毫不防備。迨回衙後。卽着手設防固城矣。如此好官。普天下能有幾個。乃蔡童高趙等賊。毫不肯放過。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讀之令人髮指。

或曰。宋江忠則忠矣。惜其愚之不可及也。明知醜酒爲奸人所賜。既已對趙檀說穿矣。奈何不上朝見道君去耶。予曰。是未知宋江之心也。宋江不云乎。此身已許國。非復已所有。爲官一日。必受國家之法令。雖賜之醜酒寶劍。不敢不飲不刎也。醜酒雖假。謠書乃真。若不飲之。如何知其爲醜酒。則違上司之命令矣。違命令。則爲逆臣。宋江欲爲逆臣。何必受招安。爲國家東西奔走。殺賊平寇哉。此宋江雖明知之。而故飲之。且令李大哥同飲之也。男兒死耳。留得美名萬古。古今若是死法。能有幾人。岳武穆忠節偉功。千秋不泯。亦宋江之素志也。安得以愚忠目之哉。

吳用之死也。蓋蓄之已久。觀其下山以後。卽而意興索然。破猿臂而使朱仝。受官職不見其樂。逢宴席默而不言。可知也。宋江之志。與盧員外同在報國。吳用之志。在第一回中。業已吐盡。但望老住梁山。爲民除賊而已。但義氣至重。雅不欲拂宋江之意。其受招安也。實非其所愿。蓋逆料各人。無好結果也。故其志。與公孫勝相同而不同。今見宋盧皆死。人事已了。高懸柏枝。實早所算定在也。而花榮之死。實被吳用一激所致。初與吳用爭死。尙以吳用一半是憤語。一半是戲言。及見吳用。果然吊起。花榮親自所觀。欲救則不可。欲去則不忍。花榮在此一怒之下。不得不隨吳用以去矣。冤哉。

阮小七直爽痛快。不讓李逵。在杭州僞宮。一戴冠服。楊林早防有禍事在於後。今果被趙賊所中矣。

欽差來。小七去。按住老娘。返身奔回。早於整行李時算及矣。及聞欽差慢罵。小七乃大踏步進去。揪倒差差。一頓痛罵。只一刀。割下皇帝代表之頭顱。快哉七哥。讀者一肚皮悶氣。到此方出。

在望蒙下山。收拾祝永清夫婦。苟英弟兄。及任原等五人。或死或走。各極其妙。而阮小七回石碣村。打漁。引起後傳第一回。筆力千鈞。尤見奇妙。書尾一首詞。寫盡梁山始末。讀之浮一大白。

全書三十大回。自慮員外一夢起。直至阮小七還石碣村爲止。前後情節。貫串到底。無一回而不精采。讀之愛不釋手。余評之雖竟。愧未能盡其佳妙。實有餘恨也。

話說宋江衙內。忽然走進一人。抬頭一看。却是浪子燕青。看他淚流滿面。猛然心口亂跳道。賢弟。怎的這樣兒。燕青嗚咽道。員外不聽我言。果然殺身成仁了。宋江驚得目瞪口呆。燕青道。小弟那天。五更起來。單身出去。不知怎的。只是心驚肉跳。自去找個客棧。安身下來。却怎地睡得着。這心上。老是捨不下兩位兄長。睡到五更。真忍不住了。起了床。付了店錢。帶了拏箭。想回了來。恰好員外。方才動身。兄長已經走了。小弟見了。不敢上去。只是暗暗跟定了。也到了廬州。眼見一班官兒。迎接員外。進了衙去。小弟就在衙前。安了下來。豈知不到五天。即有聖旨下來。承皇上多方慰勉。還賜了一瓶御酒。員外接待了。天使飲過了御酒。待得天使去後。員外立時。臉色大變。腰痛難忍。不到片刻。立時死了。小弟打聽得。這個消息。嚇得魂飛天外。如飛奔進衙去。有人攔阻。小弟掙出詔書。他們不敢話說。小弟見員外屍身。明知中了毒物。即把小半瓶御酒。取來

驗視。豈知內有水銀。可憐員外。只做了五天官。果然殺身成仁了。當時衙內人員。見了半瓶酒內。和着水銀。個個搖頭嘆息。却是恐怕惹禍。把瓶丟得粉碎。一面申報上去。小弟敬了員外。送了葬往廬山上面。如飛奔來。報告兄長。宋江呆了半響。苦笑道。好員外。在河北是個豪傑。上梁山是個義士。招安後。做過大將。到今日。方是忠臣。爲人若此。可稱完節。賢弟。人生終有死。只怕不成仁。且收了悲痛。爲兄與你痛飲一場。同出城去。散悶。燕青只得收住了眼淚。和宋江二人。默默飲酒。宋江背了燕青。却是頻頻拭淚。燕青偷眼看見。忍不住。淚洒酒中。酒罷。宋江吩咐。備兩匹馬。同了燕青。一前一後。出得城來。宋江抬頭一看。却是南門外面。燕青用手一指。哥哥。那高山所在。四圍看去。盡是蓼兒水洼。俺們何不到那兒去散悶。宋江看去。果然有座山。四面圍着水。馬行得快。瞬息便到。但見那座山。生得峯巒秀麗。松柏叢叢。蒼翠欲滴。四面的水。邊上長着蘆葦。鳧兒對對。水上浮着。二人看了。活像一座小梁山。不覺好生歡喜。尋了一條山路。走了上去。只見山上。十分廣大。去俯視楚州城。歷歷如在目前。宋江道。這山。虎踞南門外面。的是楚州屏障。倘有賊人。來攻楚州。只要佔得此山。全城險要盡失。說罷。又在四面看了看。只見滿山長着花草。樹木。紅綠相映。隨風飛舞。還隔雜着幾株高入雲表的大松柏。松柏下面。蔽着幾墓古墳。宋江嘆道。大好軍事要地。却沒有分毫防備。一旦有事。怎的守城。賢弟。不要去了。替小可來守此山。搭一座營房。帶五百精兵。雖有千軍萬馬。也飛不進楚州城了。燕青謝道。小弟志不在此。伏請兄長原諒。宋江道。既然怎地。小可另派別人。二人遊了許久。回城而來。進了

衙署。宋江卽命人前往水滸山上。搭起幾座營房。派了一名宿將。前去駐守。燕青住了幾天。拜別宋江去了。那宋江在楚州做官。端的惜軍愛民。清廉不苟。閒下時。便是練兵講武。談忠說孝。不到半年。那楚州地方的百姓。人人被宋江感化的。知禮重義。勤儉耐勞。夜不閉戶。道不拾遺。不論老幼男女。一談起了宋安撫使。莫不肅然起敬。真是敬之如父母。愛之若師保。爲官如此。亦云賢矣。豈知平地禍起。那蔡京只爲大名府梁世傑。那年爲了盧俊義。梁山好漢。幾次大鬧大名府。結果。劫牢反獄。把盧俊義救去。梁中書經此一嚇。足足病了半年。險些丟却性命。痛定思痛。恨得盧俊義痛入骨髓。怎那盧俊義。雄踞梁山。他怎敢上去。捋虎鬚。後來受了招安。又是東征西戰。得不到機會。這次。見了戰事平定。梁山衆好漢。大半死亡。小半數。東西調開。他感覺大喜。忙去丈人蔡京那裏。日夜絮刮。務要盧俊義的命。蔡京被他擾不過。又看在女兒面上。只得答允下來。千方百計的。騙到了一瓶御酒。和了水銀。矯封詔書。待等盧俊義上了任。差了心腹。扮了欽差。急往廬州。堂堂皇皇的結果了盧俊義。他却上得朝去。淚流滿面的。奏說盧安撫。到任後急病身亡。道君見他。面有淚容。只道太帥爲國惜才。豈知他。這個淚兒。是用胡椒。辣出來的。可嘆國家。損了一員大將。却和太師嬌客。報了私仇。那宋江。一片政聲。傳遍了全國。可憐道君。深居皇宮。怎地明白。忽一天。去到李師師那裏。方才聽得人說起。楚州宋江。怎樣地爲官清正。惜軍愛民。百姓愛之如父母。道君聽了。心中大喜。回轉了朝。立召蔡太師。到來道。賞罰國之大典。你身爲首相。可知郡州官。誰賢誰不肖。怎不奏請賞懲。蔡京聽了。汗流背脊道。臣

正在暗查密訪。未明之前。不敢謊奏。道君道。楚州宋江。勤政愛民。你怎的不知。蔡京道。臣也曾耳聞。却待前往詳察。道君道。你可即去詳查。據實回奏。蔡太師。喏喏連聲。回到相府。即召童貫。高俅。二人到來。蔡京道。盧俊義已死。那宋江尚在楚州。甚得民心。皇上已知備細。深責老夫不奏。兩位有甚高見。高俅道。宋江等與俺們本有夙仇。只爲俺身被擒上山去。蒙他十分款待。一時扮不下臉。後來受了招安。討伐猿臂。可恨他收降俺的仇人。請託宿厭物。當殿力保。端的怨恨難消。如今他又市惠於民。果得皇上信任。太師。這厮若容在着俺們遲早。祿位難保。蔡京點頭。童貫道。雖要害他。只是毫無錯處。怎地入罪。只見背後趙檀出來道。恩相們在上。不是小將多嘴。這批強盜。端的後患無窮。蔡京道。怎見得。趙檀道。那時俺在杭州。去到僞宮裏去。恰見阮小七。頭戴平天冠。身穿龍袍。受着同黨跪拜。小將和王稟二人。親眼見來。這不是蓄意謀叛。是甚麼。童貫道。這却可以奏上一本。那宋江怎地設法擺佈他。還是太師。老謀深算。蔡京笑道。既然同心。這有何難。高俅道。怎不同心。請太師。趕急着手。蔡京聽罷。換了朝服。上得朝去。奏道。君道。臣聞得宋江。果然勤政愛民。實堪嘉獎。請聖上。賜若干獎品。待臣派一員使臣。捧了去。一面就可查考他的政蹟。道君聽奏大喜。即時發下錦袍一件。玉帶一條。御酒一瓶。獎詔一道。命太師。尅日派人。將了各物。前往楚州。那蔡京佈置好了。即派趙檀爲使。如飛的往楚州去了。宋江那日。忽見天使到來。疾忙排案迎接。聽了詔書。謝了聖恩。收過袍帶。取過御酒。趙檀道。天子念足下。爲官勤慎。特賜各物。請先把酒飲了。休負聖恩。宋江稱是。即把瓶蓋揭了開來。先把

瓶口。聞了聞。忽覺一股藥氣。猛然撲進鼻中。上冲腦門。宋江恍然大悟。卽把瓶蓋蓋上了。哈哈大笑道。趙將軍。這藥酒。可是聖上直接交給了將軍的。還是轉過那裏。再勞足下送來。趙檀嚇得面如土色。道。這這這御酒。端的皇上直接發下來的。宋江道。俺却不信。皇上決不爲無故。以醜酒賜人。俺只今日。和足下上京面聖去。嚇得趙檀。半嚮無言。宋江道。將軍休慌。俺豈是貪生怕死的人。且在這裏住幾天。待俺諸事了當。你去回京覆旨。說罷。把那瓶酒。鎖在櫥內。立命一個親隨。去到鎮江潤州。去請李逵到來。有事相商。那親隨如飛去了。宋江每日。陪了趙檀。飲酒遊玩。走到南門外。洼中山上。宋江指着軍營說道。這緊要所在。實乃楚州屏障。所以派兵駐此。將來小可調往他去。這裏千萬。不可無兵屯扎。趙檀稱是。二人回轉衙中。恰好李逵到來。見了宋江。緊上一步。抱着宋江道。大哥。想殺鐵牛了。說罷。放了手。兩只眼。直上直下的看宋江道。大哥。怎地辛苦。臉兒瘦了許多了。宋江道。小弟遠來不易。俺們飲酒談心。李逵見了趙檀道。大哥。道。斷。從那兒來。俺却有點面熟。宋江道。這也是小可朋友。說時。已擺了酒。三人坐了大飲。只見李逵皺着眉道。這酒兒好淡。喝了。毫不得勁兒。宋江道。啊呀。小可忘了。正端整了一瓶好酒。要請賢弟喝的。說罷。起身。自去取了來。沙沙的。倒了一杯。遞給李逵道。這酒好凶。弟弟但飲一杯。已足。李逵大喜。接過了一飲而盡。宋江不覺。下了幾點眼淚。李逵見了道。兄長。怎的下淚。小弟見了。怎喝得下。這幾碗酒。宋江不語。趙檀心中。好牛歡喜。宋江等。酒飯已罷。宋江道。賢弟。覺得怎麼樣。李逵道。這酒。果然好氣力。喝了有些頭痛。宋江道。怎地時。去到床上睡一睡。李逵

甚喜。宋江把李逵領到日己床上。叫李逵睡了。宋江却是默默地在房中坐着看他。只見李逵却是呼呼地熟睡。約摸候了個半時辰。猛見李逵坐了起來。兩眼如血。大叫一聲。恰如床上起了一個霹靂。條的腸斷氣絕。望後便倒。宋江上去。把李逵週身放直。即喚從人去街上。買了兩套殮服。一套給李逵穿了。又去辦了一口棺木。殮了李逵。宋江大哭一場。然後對了趙檀道。俺這個兄弟李逵。性如烈火。倘如小可。被朝廷以酖酒藥死。他得知了。必欲起兵報仇。那時。反上東京。你們難保祿位了。俺特地把他。先樂死了。待俺飲了這酒自盡。然後方得太平。說到這裏。哈哈笑道。趙將軍。回轉東京。去對私自下藥的說知。俺若將了藥酒。上東京去。這陰謀。立時敗了。只是俺。視死如歸。這藥酒。既然和詔書一齊下來。俺却不肯違旨不飲。若是這陰謀。用到俺幾個兄弟那裏去。哈哈。對不起。就要動起刀兵來了。宋江說了。走入帳房。寫了一張字條。把統身衣服脫了。換了殮服。戴上朝冠。披上禮服。把藥酒。倒了一丈青。對了趙檀。飲在肝內。把字條。在右手捏了。睡在床上。等死。衙內衆將。和內外上下人等。都敬宋江如父。那天見有天使到來。親見宋江。說破酒中有毒。不會飲得。後來李逵到來。忽然死了。都在竊竊私議。以爲宋江。叫李逵特來替死的。不料這日。宋江也死了。廳上廳下。大小將領。莫不痛哭失聲。都恨得趙檀。牙癢癢地。因是天使。却又不肯得罪。趙檀見宋江已死。一溜烟。回京去了。衆將把宋江手內的一張親筆手諭。取下來一看。只見寫道。

本使。早本爲盜。萬死猶輕。乃蒙朝廷招安。賜以厚爵。帝德深厚。粉身難報。今承御賜藥酒。本使安可不

飲有違帝旨。死後請辦薄棺一口。與潤州都統制李逵同葬南門外。蓼兒洼山上軍營之傍。死而有知。永護楚州。千秋萬古。安我楚民。使臣趙奉。上命來此。千萬不可得罪。此諭。

各官見了手諭。只得照辦。出殯之日。全城號哭。如喪考妣。男女老幼。爭來送葬。有哭死於墓傍者。楚人感宋江恩德。爲之立廟。春秋祭奠。香火至今不絕。宋江李逵死後。不久。傳到花榮耳內。頓時坐立不安。一時半信半疑。想了好一息。拿了些川資。結束好了。吩咐了下屬。騎一匹快馬。別了妻子。如飛的到吳用軍中而來。吳用見花榮到來。自然歡喜非凡。迎到裏面。吳用道。賢弟。衙門事忙。怎地有閒來此。花榮道。小弟有一件事。來和兄長商量。吳用道。甚麼事。花榮道。多聞大哥和李逵二人。被朝廷用酖酒藥死。不知真假如何。小弟不放心。來問問兄長。吳用大驚道。小生。只聞得盧員外。被酒中和了水銀。飲了。墮腰而死。怎的宋大哥也遭毒手。怕沒有這事。花榮道。有。沒有。俺們二人。同去楚州一走。便知端的了。吳用點頭。當下兩人。飲了幾杯酒。吳用也吩咐了。下屬。同了花榮。各上了馬。逕往楚州而來。不日到了楚州。恰好花榮眼快。見着一隻簇新祠宇。黑漆金字匾額上。明明的題着宋公祠。三個大字。花榮見了。不覺勒住了馬。呆了。吳用見着宋公祠。三字。明知大事不妙。不由心口亂跳。見祠門開着。祠內有人進出。吳用喚一聲花賢弟。俺們進祠去。問一問。花榮被吳用一言。提醒了。二人跳下了馬。走進祠內。巧遇一個老兒出來。花榮一揖道。老丈。借問一聲。這宋公祠的宋公是誰。那老兒見問。條的吊下淚來。道。客官。想是外路來的。怪道不知。這是俺們楚州的安撫使。宋

江。宋大夫可憐赤胆忠心。被奸臣矯詔藥死。楚民念宋公恩德。在此建祠享祭。那老兒說到這裏。忽見二人倒臥地上。老兒大驚。忙叫幾個壯漢扶了起來。半響方醒。花榮大哭道。不想果有此事。吳用淚流滿面。默默不語。老兒道。兩位是宋公的何人。得知了。怎地關切。花榮道。俺是花榮。他是吳用。都和宋公生死之交。老兒道。原來是二位將軍。失敬了。快請進內吃茶。二人上了神堂。同去拜過了神位。然後走到西廂房內。吃過了茶。吳用一伸手。拿出一百多兩花銀。三十多兩蒜條金。盡數交付老兒道。這金銀煩老丈收了。作爲宋公祠。那老丈收了。吳用問道。請問宋公之墓。葬在那裏。老兒道。不遠。就出了這座南門。有一座山上。四圍却是藜兒。注的便是。那座新墓。高高的。立着宋大夫石碑的。極易找得。二人謝了老兒。出了祠門。上了馬。一前一後。出了南門。瞬息上了山頂。果見宋江新墓。巍然高拱。傍邊附着李逵。也豎了一塊石碑。坟前兩枝柏樹。好似兩枝旗桿。高聳半天。二人一見宋墓。不覺大哭拜到。半響收淚。花榮咬一咬牙道。巨耐朝廷不明。動害忠良。兄長。俺們回去。召集了衆兄弟。反上東京。殺死了幾個賊人。爲大哥報這仇恨。吳用道。如何使得。大哥爲了。怕衆兄弟弄出事來。故而先把鐵牛藥死。俺們一反。不打緊。大哥泉下有知。豈不怨恨俺們。花榮道。照此說來。難道罷了不成。吳用嘆口氣道。小生今日一切看破。賢弟一人回去。小生要自盡於此。和大哥一路去了。花榮大驚道。兄長好笑。橫豎拚了一命。何不反了。出出這口鳥氣。吳用道。這反字。小生豈有不知。只是大哥一生忠名。被俺們累了。如何對得起他。小生好在。子然一身。毫無掛礙。死了。却也乾淨。花榮流淚道。既然怎

地。小弟和兄長一路去。吳用道：你如何死得？家中有嬌妻幼子，怎可丟了自盡？花榮道：家中資產頗足，儘可安然度日。兄長一死，小弟活在世上，也是活受罪。落得死了乾淨，比了衆兄弟死在沙場的，還得圖個全體。吳用再三相勸，花榮定要同死。吳用聽得軍營中有人說話，恐怕走將來，連忙解了腰帶，搭上柏樹，打個屍結。把頭伸了進去，把兩足用力一撐，立時把個身子吊了起來。花榮眼睜睜看着，一時間不知心中是酸是辣，不由自主的，也把腰帶解了下來，也和吳用一樣。在對面一枝柏樹上吊了，不到半個時辰，吳用、花榮兩道英魂，一齊和宋江等相會去了。可憐一個兒，足智多謀，妙算如神的軍師，一個兒，技擅穿楊，文武雙全的儒將，頓時結果在這兩株柏樹上面。說來真也可嘆。昔日威風，而今安在？行人過此，徒供憑吊。閒話休提。言歸正傳。二人死後，自有人來收殮，葬於宋江李逵墓側。這風聲漸漸傳了開來，早已傳到衆兄弟耳朵裏。有的痛哭失聲，有的拍案大怒，有的頻頻嘆息，有的辭官退避。端的一言難盡。只有蓋天郡阮小七聽得宋江、盧俊義、李逵三人被朝廷毒酒藥死，花榮、吳用雙雙吊死，不覺暴跳如雷，終日痛哭。老母勸着，只得收淚。心中只是怒氣勃勃。有一天，飲了幾杯酒，驀然想上心來，把拳頭使勁在案上一拍，道：俺端的是個呆鳥。每日裏氣忿忿地過將去，氣到幾時，才出那口鳥氣。說着，大踏步走進內室，向着母親大叫道：媽呀！小七氣破肚子了。兀那幾個賊，怎地輕易放過了他！小七要起兵，殺上東京，拿住賊子，碎屍萬段。出出這口無窮冤氣。我的媽，答允了小七，讓小七帶了本部，殺上去好嗎？那婆婆道：你老是這樣暴性兒。宋大哥吩咐你甚來，做官。

第一要忠心爲國。他肯飲鴆而死。正是忠臣行爲。你顛倒。敢做大逆不道的反叛起來。你可對得起。你那已死的好兄長麼。那婆婆說到這裏。頓時老淚縱橫。阮小七看得呆了。婆婆又道。我兒。要是定要反上東京。老身還是先自盡了。免得身首異處。被人罵聲教子無方。說罷。扶了拐杖。一側頭想撞了過去。嚇得阮小七魂不附體。忙把婆婆抱住了。雙膝跪地。大哭道。媽。孩子說着耍子。媽怎的認起真來。小七此後。只聽了媽的話行事。便了。婆婆聽了。不由破涕微笑道。你起來。老身中年守寡。千辛萬苦。養了你三兄弟。不爭小二小五。在杭州死了。此後只靠你一個。養老送終。一個打魚郎。做到了大官。老身悲痛之中。卻也幾分歡喜。你能聽娘的話。只要你忠心報國。愛民勤政。老身夢裏也得安心。阮小七。喏喏連聲。不敢有違。過了幾天。忽報有欽差到來。阮小七迎到裏面。那欽差大模大樣。昂然不禮。阮小七心中已有幾分憤怒。勉強接待着。只見那欽差捧出詔書。讀了。阮小七聽了。方知朝廷爲他在杭州僞宮內。穿戴了龍服帝冠。被趙檀奏了一本。本要治罪。姑念征戰有功。從輕削職爲民。阮小七心中十分忿怒。本待立時發作。又恐母親發怒。只得默默地忍耐着。立時收拾了行李。扶着母親上了馬。把行李縛上了馬背。那欽差見了阮小七。不睬不睬。好生沒趣。卻有一個書辦。看不過。備了一席酒。請那欽差。阮小七默默地去房內掛一口腰刀。手中提了條朴刀。大踏步。走出了衙。扶了娘。一路走去。約走了半里。不到路程。忽地叫聲。媽呀。小七有一件緊要物兒忘了。媽在此。略等一等。小七回去。捋了。就來說罷。把馬繩拴在路傍樹上。請娘坐在馬上。候着。小七別了母親。如飛回轉衙來。走

到外房看進去。却見欽差正同書辦飲酒談心。阮小七立定了脚步。聽着。忽聽欽差道。端的是強盜胚。懂得甚麼禮數。待俺回轉東京。慢慢地消遣他。書辦道。這個要請貴使原諒。他是一個直性漢子。又是員武將。只曉得上馬殺賊。那曉得送往迎來。欽差道。哼。俺是堂堂天使。就是天子代表。怎可如此怠慢。難道武將。可以不守王法的麼。阮小七聽了。一把無名火。飛高三千丈。怎按得住。挺了扑刀。大喝一聲。搶了進去。一伸手。把欽差揪了過來。圓睜虎目。大喝道。你這個腌臢潑才。仗了誰的勢力。敢到這裏來作威作福。你要消遣老爺。老爺今天。却先來消遣了你。那欽差嚇得魂不附體。只得叫着。好漢。好漢。饒了俺的狗命。俺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阮小七睜着眼道。誰稀罕這個烏官。老爺今天殺了你。替俺兄弟們出口氣。看你到那裏來找老爺。說時。擦一刀。割下了欽差頭來。書辦道。將軍殺了他。不打緊。却不害了別人。阮小七道。好漢做事。怎肯害人。俺只是不會寫字。你替我寫一張。是俺殺了這廝。待俺劃一個十字花押。便是。老大證據了。書辦只得寫着道。殺欽差者。蓋天郡都統制。阮小七也。寫了年月日。阮小七在自己名下。劃了十字。把筆一丟。如飛去了。這書辦。晦氣。費了多少手續。申詳上去。蔡京得知了。却是暗暗叫苦。不敢奏請拿辦。原來蔡京當時奏了上去。道君正在深痛宋江。死得不明不白。實在不忍。再把小七停職。蔡京沒法。只得矯詔行事。却不料。送却一條性命。且說阮小七。殺了欽差。出了衙署。飛步出來。暗暗叫聲快活。今天却出了一口鳥氣。却不可和媽說起。說起了。老人家。又要尋死覓活。一路想着。已到了娘的身邊。婆婆道。小七。怎地許久方來。小七道。爲是找

了許久。方找到。連累媽等了好久。說時。把馬繩解了。母子二人。一路行去。婆婆道。小七。還是回轉石碣村。仍舊打漁度日。休要吃酒惹禍。小七道。小七也是這樣想。話休絮繁。母子倆。宵行夜住。非止一日。忽見一座高山。擋住去路。猛聽得鑼聲響處。山腳邊跳出一條大漢。手挺大刀。巖巍巍當路站着。大喝道。曉事的。快留下。行李馬匹。休要惹俺性起。送你立時到西天去。阮小七一見。忙請母親不要慌。在山下看着。看小七去結果那廝。說吧。挺了扑刀。大吼一聲。撲奔上去。道。你是俺老爺的子孫。敢來祖宗面前捋虎鬚。那大漢大怒。招呼幾十個嘍囉。擁出森林。一齊圍了弄來。口中大叫。休吃那廝走了。阮小七大怒。一扑刀。截將去。那漢把刀隔過了。兩人力鬥不休。那婆婆坐在馬上。只是索落落。抖個不住。兩個鬥了四十多合。不分勝負。忽聽得鸞鈴響處。殺進一員女將。手起一鎗。把那大漢。戳在地上。再一鎗。結果了性命。阮小七抬頭一看。却是陳麗卿。不覺大喜道。阿呀。原來是陳家妹子。那般嘍囉。見大漢被殺。如飛逃了上去。只見祝永清也走了上來。和小七見過了禮。道。俺們到任。不滿二月。聞得宋大哥。盧員外。二人。冤死。心中好生氣悶。情愿把官去了。去上龍虎山修道。恰好欽差到來。說俺們要和宋大哥報仇。殺上東京。大逆不道。要拿俺二人進京論罪。迫得他一時性起。把欽差一劍斬了。因此出來投奔龍虎山去。發得誓。在山中。了此餘生。決不再出世了。阮小七道。俺也是同你們一樣。扶了老娘。回石碣村打魚去。祝永清聽了。忙同麗卿。走將去。在婆婆面前。行了禮兒。忽見山上。人喊馬嘶。一彪人馬。殺了下來。阮小七見了道。一起結果了他。挺了扑刀。如飛的迎將上去。祝永清

看去見前面二個好漢。騎了馬。下得山來。祝永清定了神。看得仔細。叫聲啊呀。小七哥。快不要動手。都是自己人。阮小七聽了。把刀放下。那二個好漢。在山上雄糾糾地奔下。猛見了祝永清。夫妻二人。不由大喜。滾鞍下馬。大叫道。原來是嫂子到來。怪道怎地了得。原來這二人。便是苟桓苟英。兄弟二人。自從猿臂逃下山來。經過這座望蒙山下。遇着那個被陳麗卿刺死的大漢。擎天柱任原。自從泰安。被燕青鬥跌撲打走了。在此剪徑。二個併一個。任原併不過。情愿請上山去。把位相讓。兄弟倆。權時在此安身。今天却巧遇着師兄祝永清。當下各人。盡說來蹤去跡。方始恍然大悟。祝永清把苟桓苟英。引着。一同向婆婆行過了禮。這六人。恰好是母子弟兄。夫妻。苟英請了各人。上山置酒款待。苟英道。俺兄弟二人。這樣地下去。終非了局。想和師兄。同上龍虎山去。不知可否。祝永清大喜道。可以。可以。那邊好個所在。且待仇人去了位。出來未遲。苟桓苟英。不覺大悅。酒罷。把金銀分散了。嚶囉。燒了寨棚。帶了行李。騎了馬。又揀一匹好馬。送給阮小七騎了。又把婆婆也扶上了。母子兄弟。夫妻六人。一同下了山來。到走半路上。祝永清四人。與阮小七母子。洒淚而別。直上龍虎山。和陳希真一同修道去了。從此生不見面。歿無消息。這阮小七母子二人。不日回轉石碣村。打漁奉母。曲盡孝道。却也安閒度日。不料過了幾時。又惹起了潑天大禍。迫得他母子二人。安身不得。離了石碣村。遠走高飛。却做出一番驚人事業來。諸君且住。在下這部水滸中傳。至此已畢。要曉得梁山泊。除了阮小七以外。還有三十多人。做些什麼事業。和怎生結局。請看水滸後傳。便知分曉了。正是。洒盡兩行血和淚。寫出千

古不平史。題念奴嬌一闕。以填書尾。

古往今來。問忠臣義士。若箇頭白。三尺龍泉。半熱血。但知誅佞殺賊。

埋沒山林。負屈含冤。抑鬱憑誰說。替天行道。斬盡神奸巨猾。

回想義忠堂前。斷金亭畔。浩氣貫白日。男兒七尺。誓許國。只待效死消息。北掃胡寇。南平漢逆功。成身遭殛。怒髮衝冠。告蒼天。天默默。

創時
作代

水滸中傳

實上
價下
一兩
元册

中華民國念九年三月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著作者 餘姚姜鴻飛

評者 四明王介

發行者 四明姜起渭

經售者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

山東路永樂里念七號

印刷者 生美印刷所

電話九二五一〇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772B

